目錄

[目錄 1](#_Toc442703140)

[編者序 6](#_Toc442703141)

[內容提要 8](#_Toc442703142)

[點校說明 9](#_Toc442703143)

[凡例八則 11](#_Toc442703144)

[〈卷一〉 14](#_Toc442703145)

[總論 15](#_Toc442703146)

[脈學源流 16](#_Toc442703147)

[定脈部位 18](#_Toc442703148)

[尺寸解 19](#_Toc442703149)

[六部脈解 20](#_Toc442703150)

[左心膻中肝膽腎小腸、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腸．辨 22](#_Toc442703151)

[定至數 23](#_Toc442703152)

[二十七脈名目 24](#_Toc442703153)

[有胃氣者生 26](#_Toc442703154)

[脈貴有神 27](#_Toc442703155)

[讀緩字法 28](#_Toc442703156)

[四時平脈 29](#_Toc442703157)

[浮、沉、遲、數四大綱 31](#_Toc442703158)

[浮 32](#_Toc442703159)

[沉 33](#_Toc442703160)

[遲 34](#_Toc442703161)

[數 35](#_Toc442703162)

[對待總論 37](#_Toc442703163)

[微與細對 38](#_Toc442703164)

[虛與實對 39](#_Toc442703165)

[長與短對 40](#_Toc442703166)

[弦與弱對 41](#_Toc442703167)

[滑與澀對 42](#_Toc442703168)

[芤與革對 43](#_Toc442703169)

[緊與散對 44](#_Toc442703170)

[濡與牢對 45](#_Toc442703171)

[洪與伏對 46](#_Toc442703172)

[結與促對 47](#_Toc442703173)

[動與代對 48](#_Toc442703174)

[奇經八脈 49](#_Toc442703175)

[臟腑說 52](#_Toc442703176)

[命門提要（詳後論中） 56](#_Toc442703177)

[三焦辨 57](#_Toc442703178)

[心包絡辨 59](#_Toc442703179)

[反關脈解 61](#_Toc442703180)

[七表八裏九道三餘脈辨 64](#_Toc442703181)

[七診辨 66](#_Toc442703182)

[九候解 67](#_Toc442703183)

[膻中解 68](#_Toc442703184)

[丹田解 70](#_Toc442703185)

[人迎氣口解 72](#_Toc442703186)

[衝陽太衝太溪解 73](#_Toc442703187)

[〈卷二〉 74](#_Toc442703188)

[男女尺脈異論 75](#_Toc442703189)

[癆證脈數論 77](#_Toc442703190)

[噎膈反胃脈緩論 80](#_Toc442703191)

[體肥脈虛中證論 82](#_Toc442703192)

[喘急脈論 85](#_Toc442703193)

[氣鼓脈弦數論 87](#_Toc442703194)

[血證有不必診脈、有必須診脈論 89](#_Toc442703195)

[咳嗽脈論 92](#_Toc442703196)

[泄證脈論 94](#_Toc442703197)

[水腫脈浮大沉細論 99](#_Toc442703198)

[偏正頭痛不問脈論 101](#_Toc442703199)

[心氣痛脈論 104](#_Toc442703200)

[腰痛脈論 107](#_Toc442703201)

[腳氣痛脈論 110](#_Toc442703202)

[消渴從脈分證論 112](#_Toc442703203)

[嘔吐脈論 114](#_Toc442703204)

[痿證不從脈論 116](#_Toc442703205)

[風痺脈論 118](#_Toc442703206)

[老痰不變脈論 121](#_Toc442703207)

[癇證脈論 123](#_Toc442703208)

[哮證脈亂無妨論 125](#_Toc442703209)

[〈卷三〉 126](#_Toc442703210)

[溫病脈論 127](#_Toc442703211)

[暑熱脈論 129](#_Toc442703212)

[痢證脈論 131](#_Toc442703213)

[瘧疾脈論 134](#_Toc442703214)

[傷風脈論 137](#_Toc442703215)

[傷寒脈論 140](#_Toc442703216)

[瘟疫脈論 149](#_Toc442703217)

[室女脈數反吉論 154](#_Toc442703218)

[月經脈論 155](#_Toc442703219)

[胎前全憑脈論 159](#_Toc442703220)

[產後不憑脈論 161](#_Toc442703221)

[小兒疳脈論 162](#_Toc442703222)

[疑病、詐病脈論 166](#_Toc442703223)

[平人脈歇止無妨論 167](#_Toc442703224)

[純陰脈證 168](#_Toc442703225)

[內外癰疽先變脈論 169](#_Toc442703226)

[摘平脈三不治證論 170](#_Toc442703227)

[死生章 172](#_Toc442703228)

[賦（以全求有眾皆生育為韻） 174](#_Toc442703229)

[後記 183](#_Toc442703230)

編者序

觀看坊間中醫古籍，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，台灣所出者，甚少，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，書籍的印行，皆以簡體字為多，因而簡體書籍，充斥於書市，書中所排的版面，也都仿西式的橫書，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。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，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，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，已不復見，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，況簡體有多字混用，如乾、干、幹，簡體字都是干，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，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。此外，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，要閱讀書籍，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，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，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。

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的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，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，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，最好是中醫師，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，能於診務之餘，空暇之時，願長時間犧牲，醉心於古籍，不旁涉俗務，又能精心點校，以使讀者在閱讀時，文理曉暢，無絲毫的阻礙。像這部份的工程，實在是浩大，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，望而卻步。

像我，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，性內向，不喜與人交遊，口中常言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心中所繫者，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，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，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，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，以供人下載閱讀，推廣中醫知識，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，更是醉心於此。然有諸多網友，喜歡書本的感覺。所以現在將此古籍，經由多次校正、句讀，做成直書，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，也可以印成書本。當然往後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，發布於世，敬請讀者拭目以待。

編者陳永諸敬上

內容提要

《三指禪》為清代名醫周學霆所撰的脈學專著，分三卷，論脈以緩脈為準，並以浮、沉、遲、數為四大綱，共列二十七脈，用對比的方法分析各種脈象不同之點。論述各病，能以脈診結合病因、病理、症候，決定治法和方藥，切於臨床實用。

此次以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年）初刻本為底本，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年）澹雅書局刊行本、湖南書局重刊本為校本，點校而成，可供中醫臨床、中西醫結合工作者及廣大的中醫藥愛好者參考。

點校說明

《三指禪》是一部脈學專著，係清代乾、嘉年間湖南省寶慶府名醫周學霆的傳世之作。

周學霆（一七七一-一八三九年），字荊威，自號夢覺道人，人稱周神仙，係湖南寶慶府邵陽縣三溪五都（今湖南省邵陽市新邵縣爽溪鄉庫里村）人。幼操舉子業，飽讀詩書，十三歲應童子試，名列前茅。未及弱冠，因病，棄儒從醫，以其淵博的儒學基礎，精研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、《傷寒雜病論》、《脈經》等醫學典籍，醫理精湛，常在家鄉或外出雲遊行醫，「用藥多奇中」。著有《醫學百問》、《外科便覽》、《三指禪》等多種醫學著作。

《三指禪》論脈，立緩為標，將緩脈列於二十七脈之首，其餘二十六脈為病脈，並採取陰陽對比的方法，一浮一沉，一虛一實，相互對待，陰陽表裡井然，寒熱虛實分明，與其他各種脈學著作比較起來，別開生面，耳目一新。各脈脈訣，五七韻語，語言優美，形象生動，讀來朗朗上口，易記易頌，實為罕見的脈學佳作。

一、此次以初刻本（一八二七年）為底本，光緒乙未冬(一八九五年）澹雅書局刊行本、湖南書局重刊本為校本，點校而成。

二、作者自注原為小字，現加（）號，以示區別。

三、本注釋對原著中的僻詞僻典，在注釋時，盡量註明出處，以便讀者查對。對個別查不到出處，而又難以注釋者，則存疑待考。

四、疑有訛誤的地方，為保留原著面貌，未予改動，只在注釋中加以說明。

限於注釋者學識淺薄，時間倉促，資料短缺，訛誤之處，在所難免，敬請讀者指正。

點校者

一九九○年十二月

凡例八則

●叔和《脈經》兵燹之餘，無復睹其全本，五代迄今，千有餘年，脈訣迭出，盡失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原文。是編取緩字為平脈，以定病脈，根柢《內經》，以平人定病脈之諦。其餘陰陽對待，恰好安置二十七脈。一奇一偶，配合天成。

●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詞旨深邃，非後學所能蠡測管窺，是編一字一句，悉宗經文。編中相為表裡，六部脈位，三焦包絡，極力將經文闡發明晰，以辨宋、明改攛之非。

●生人性發為情，情莫著於欣戚，而修仙修佛之基，以身為本，即皆寓於膻中、丹田中，從未有疏明其義如數掌上羅紋者。是編暢發《內經》未發之旨，透寫世人難寫之情，而金液還丹之說，可知其非是外來。

●論證首列男女異尺，剖別陰陽之蘊，即《周易》上卷首乾坤，下卷首咸恆之義。

●論證自癆至咳嗽篇，溯源先天主宰，以通元之妙手，寫濟世之婆心。語語自聖經出，卻語語從心坎中出，醫見之為醫，元見之為元。

●論證自泄至哮喘篇，發揮後天功用，飲食勞役，病有四百四種，立論難於悉備，而大端卻已概括無遺。

●論證自春溫至溫疫篇，所有外感諸證，率根據於四序乘除，五行衰旺之理，經經緯史，抉漢分章。是儒家吐屬，是醫家經論，是草元家用，令人把玩不盡。

●論證自室女以後，凡雜證亦略見一斑，可引伸而觸類，無得以掛漏議之。其所著之方，皆道人四十餘年之經驗，因統名之曰「經驗方」。

以上八則，實道人得手應心，有功世道之作，特為表出，用公諸同志云。

【兵燹】燹，音顯，野火。兵燹，指因戰亂所遭受的焚燒破壞等災害。

【蠡測管窺】即「以蠡（瓠瓢）測海，以管窺豹」的縮寫。比喻見識短淺，看不見事物的全貌。

【丹田】此處是指道家所指的男子精室、女子胞宮內，魂精氣之處。

【上卷首乾坤，下卷首咸恆】乾坤咸恆，都是《周易》的卦名。《周易》分為上下兩卷，上卷以乾、坤兩卦開始，代表天地。下卷以咸、恆兩卦開始，代表夫婦男女。只有天地相通，夫婦相交，才能化生萬物。

【元】通「玄」。清代避聖祖（玄燁）諱，改「玄」作「元」。玄學，是魏晉時期的一種哲學思潮，主要是用老莊思想糅合儒家精義，以代替衰微的兩漢經學。此處是指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道家學派。

【四序乘除，五行衰旺】四序乘除，指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一年四季交相更替。五行衰旺，指一年中的氣候變化總是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熱相互消長變化的。

【草元家】即道家。

〈卷一〉

總論

醫理無窮，脈學難曉，會心人一旦豁然，全憑禪悟。余未及冠，因病棄儒，留心醫學，研究諸書，並無一字之師，獨於脈，稍得異人指示，提一緩字，而融會之，全身脈證，於瞬息間，盡歸三指之下，距今四十餘年。所過通都大邑，探取病情，無一不驗。今不敢以自私，立為主腦，對以陰陽，注釋多本古人體裁，實非臆造，就正同學，幸其教我。

脈學源流

軒轅使伶倫截嶰谷之竹，作黃鐘律管，以候天地之節氣。使岐伯取氣口作脈，以候人之動氣。黃鐘之數九分，氣口之數亦九分，律管具而寸之數始形。故脈之動也，陽浮九分，陰得一寸，合於黃鐘。黃鐘者，氣之先兆，能測天地之節候。氣口者，脈之要會，能知人命之死生。本律管以定脈，軒岐之微蘊，誠有未易窺測者。越人著《難經》，推明十變。叔和撰《脈經》，演成十卷，而脈始得燦明於世。迄五代高陽生《脈訣》出，士大夫多議之，由是才人傑士，咸馳驟於筆墨之間，各據其理，各抒其見，而真訣幾幾乎晦矣。齊．褚澄論脈，女子陰逆，自上生下，左寸為受命之根，心肺脈診於兩尺，倒裝五臟，謬妄已極。趙維宗論脈，心肺在上，為浮為陽。肝腎在下，為沉為陰。脾居中州，半浮半沉，半陰半陽。意義膚淺，更屬無稽。吳草廬宗《內經》取之於氣口，未盡《內經》之奧。朱考享推《內經》，求之於遍身，未達《內經》之專。若二李者（瀕湖、士材）將前人所流傳之脈，依樣畫葫蘆，演成詩句，字字曉暢。叔和而後，幸有傳人，究未得平脈訣，醫無權度，殊失《內經》以平人定脈之旨。是編，揆之前哲，雖則別開生面，實亦不過發明《內經》及《難經》、《脈經》之義云爾。

【伶倫】古樂官，相傳黃帝時樂官名伶倫。

【嶰谷之竹】嶰，音械。嶰谷，兩山之間的澗谷。嶰谷之竹，生長於兩山之間深谷中的竹子。

【黃鐘律管】黃鐘，十二律中的第一律。律管，古代吹奏十二音律的竹管。此處以黃鐘代指十二音律。

【氣口】即寸口。因寸口可以候全身氣之盛衰，故又稱為「氣口」。

【黃鐘之數九分】黃鐘為陽律之始，陽數以九為極，故黃鐘律管的長度為九寸，每寸九分，共八十一分。

【氣口之數亦九分】《難經》認為，從腕關節到肘關節（屈側面）共長一尺一寸（以「同身寸」計），以關為界，從肘中的尺澤穴到關部長一尺，為尺部。從魚際到關部長一寸，為寸部。實際診脈不需要這樣的長度，尺部僅取一尺中的一寸，寸部僅取一寸中的九分，故曰「氣口之數亦九分」。

【平脈訣】正常無病脈象的真諦，精奧所在。

定脈部位

晦庵朱子跋郭長陽醫書云「予嘗謂古人之於脈，其察之，固非一道矣。然今世通行，惟寸、關、尺之法為最要，且其說具於《難經》之首篇，則亦非憑空結撰也。故郭公此書，備載其語，而並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。夫《難經》蔓乎尚已，至於丁德用之法則，余竊意『診者之指有肥瘠，病者之臂有長短，以是相求，或未為定論也』。蓋嘗考經之所以分尺寸者，皆自關而前卻。是則所謂關者，必有一定之處，亦若魚際、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。然考諸書，皆無的論，惟《千金方》內，以為寸口之處，其骨自高，而關尺由是而卻取焉。則其言之先後，位之進退，若與經文相合。獨俗間所傳《脈訣》，五七韻語，其詞淺陋，非叔和本書明甚，乃能直指高骨為關，而分其前後，以為尺寸陰陽之位，似得《難經》本旨。余非精於道者，不能有以正也，姑附於此，以俟明者而折衷焉」。按《內經》十八卷，即《三墳》古書，既未經孔子刪定，復未經朱子集注，醫喙爭鳴，互相排詆，分門別戶，莫知適從。獨指高骨為關，以定尺寸，得朱子之跋，而脈之部位始得其準。

【晦庵朱子】即南宋哲學家、教育家朱熹，字元晦，號晦庵，徽州婺源（今屬江西）人。曾任祕書閣修撰等職。廣注典籍，對經學、史學、文學、樂律以至自然科學有不同程度的貢獻。

尺寸解

高骨為關，從關至魚際得一寸（脈浮九分），而寸以名。從關至尺澤得一尺（脈見一寸），而尺以名。以關為間隔，而尺寸不得混為一家。合寸、關、尺為三部，其解最為直捷，不得曲為分晰。

六部脈解

六部之脈，候之寸、關、尺，出於〈脈要精微篇〉。左寸以候心，左關以候肝，左尺以候腎。右寸以候肺，右關以候脾，右尺以候命門，以明六部各有所屬。究之候脈，分而不分，不分而分，則得訣矣。《脈經》曰「春弦夏洪秋似毛，冬石依經分節氣。婀婀緩若春楊柳，此是脾家居四季」，假如春脈弦，豈有肝脈弦而餘脈不弦之理乎？弦則俱弦，不過言春乃肝氣主事，非謂獨候之左關。但得浮洪，即屬心火，不必定拘左寸。但得短澀，即屬肺金，不必定拘右寸。但得沉細，即屬腎水，不必定拘左尺。但得和緩，即屬脾土，不必定拘右關。五臟之脈分，五臟之部不分也。是以傷寒之脈，仲景一書曰浮、曰緊、曰長、曰弦、曰沉、曰微、曰伏、曰代，但統分脈之浮、緊、長、弦、沉、微、伏、代，並未專指何經。內傷之脈，叔和一書，失血宜沉細，不宜浮緊。水證宜浮大，不宜沉伏。上氣宜浮滑，不宜沉數。腹痛宜沉伏，不宜浮洪。消渴宜數大，不宜虛細。咳嗽宜浮緩，不宜細數。但分脈之宜與不宜，亦不必辨其何臟，此其明白可證者也。要須知先天一點真陽之火，潛於水中，寄居兩尺，在右火用事，水為之涵。火生土，是為脾土，居右關。土生金，是為肺金，居右寸。在左水用事，火為之溫。水生木，是為肝木，居左關。木生火，是為心火，居左寸。自無而生有，由下而生上，各有其位而不可易者。《難經》曰「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之死生吉凶」，寸口者，手太陰之動脈。《內經》曰「心脈滿大，癇瘛筋攣。肝脈小急，癇瘛筋攣。腎脈小急，肝脈小急，心脈小急，不鼓皆為瘕。腎肝並沉為石水，並浮為風水」，此又於部分之間，而別有會心者。分而不分，不分而分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

【〈脈要精微篇〉】《內經素問》中的篇名。

【婀婀】亦作「婀娜」。草木茂盛貌。

【先天一點真陽之火】指命門之火，源於先天，潛藏於腎水之中，與腎水相倚而不相離。

【自無而生有】「無生有」，屬於哲學范疇。「有」，指事物的存在，如有形、有名、實有等。「無」，指事物的不存在，如無形、無名、虛無等。老子提出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的觀點，把「無」看作是產生「有」的精神本源。這裡是指無形的先天真陽之氣推動有形的後天五脈六腑，產生正常的生理變化。

【癇瘛筋攣】指驚、癇、抽搐，肢體強急拘攣一類的病症。

【石水】水氣病的一種。《金匱要略》〈水氣病脈症並治〉云「石水其脈自沉，外證腹滿，不喘」，石水乃陰寒凝結下焦所致，故脈沉，腹滿而不喘。

【風水】水氣病的一種。《金匱要略》〈水氣病脈症並治〉云「風水其脈自浮，外證骨節疼痛、惡風」，風水多由風邪襲表，肺失宣肅，水道不利所致，故除浮腫之外，尚有脈浮、身痛等表證。

左心膻中肝膽腎小腸、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腸．辨

天下之理，有不必辨者，有必欲辨者。不必辨而辨，則其理晦。必欲辨而不辨，則其理亦晦。心與小腸相表裡，肝與膽相表裡，腎與膀胱相表裡，肺與大腸相表裡，脾與胃相表裡，形質既已相配，氣脈自然相通。而以為大小腸之在下，不得候之於上，相為表裡，則可。同居其部，則不可。易為左心膻中肝膽腎小腸，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腸，亦思氣類相感，有不見其端倪者。琥珀拾芥，懸空亦起。磁石吸鐵，隔礙潛通。而何論大小腸之在下，心肺之在上也乎？且胸中膻中，間不能寸，小腸丙火，何得與腎水同居，大腸庚金，何得與命門同宿乎？此則不必為之穿鑿而辨者也。而有不得不辨者，左腎以藏水，右腎以藏火，既已力辨其非，何以兩腎俱藏水，列諸左右，獨候之左尺，有是理乎？不知兩腎皆藏水，即皆藏火，不過左以水為主，右以火為主耳。吾為之正其名曰「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，右肺大腸脾胃腎命門」。

【左腎以藏水，右腎以藏火】《難經》〈三十六難〉說「腎兩者，非皆腎也。其左者為腎，右者為命門」，由於腎為主水之臟，命門為元陽之宅，故有「左腎以藏水（元陰），右腎以藏火（元陽）」的說法。

定至數

持脈之初，先看至數。欲知至數，先平己之呼吸，以己之呼吸，定人之呼吸，未嘗不同。蓋人之五臟不可見，所可見者，脈而已。呼出於心肺，心一至，肺一至。吸入於肝腎，肝一至，腎一至。一呼一吸，脈來四至，名一息。脾脈不見者，以土旺於四季也。是為平脈。惟是邪擾於中，斯脈不得其正耳。亦有平人脈來五至而無病者。

二十七脈名目

微、細、弦、弱、濡、牢、浮、沉、虛、實、滑、澀、洪、伏、緩、遲、數、長、短、芤、革、結、促、緊、散、動、代。

訣以緩為極平脈，餘二十六為病脈。定清緩脈，方可定諸病脈。精熟緩脈，即可以知諸病脈。脈之有緩，猶權度之有定平星也。

緩（和緩也。張太素曰「應指和緩，往來甚勻」，楊元操曰「如初春楊柳舞風之象」。）

四至調和百脈通，渾涵元氣此身中。

消融宿疾千般苦，保合先天一點紅。

露顆圓勻宜夜月，柳條搖曳趁春風。

欲求極好為權度，緩字醫家第一功。

不浮不沉，恰在中取。不遲不數，正好四至。欣欣然、悠悠然、洋洋然，從容柔順，圓淨分明。微於緩者，即為微。細於緩者，即為細。虛實長短、弦弱滑澀，無不皆然。至於芤革緊散、濡牢洪伏、促結動代，以緩為權度，尤其顯而易見者也。

【先天一點紅】指先天一點真陽之氣，是生命的原動力。

【欣欣然】草木茂盛貌。此處用以形容緩脈（正常的脈象）之來，不強不弱，均勻和緩，生機蓬勃。

【悠悠然】遙遠、長久、悠閑自在的意思。此處用以形容緩脈之來，從容和緩，不疾不徐，長遠有根。

【洋洋然】舒緩貌。此處用以形容緩脈之來，從容舒緩，毫無躁急或澀滯之象。

有胃氣者生

四時之脈，和緩為宗，緩即為有胃氣也。萬物皆生於土，久病而稍帶一緩字，是為有胃氣，其生可預卜耳。

統六脈而言，不得獨診右關。

脈貴有神

無病之脈，不求神而神在，緩即為有神也。方書乃以有力訓之，豈知有力，未必遂為有神，而有神正不定在有力。精熟緩字，自知所別裁。

讀緩字法

焚香跌坐，靜氣凝神，將緩字口誦之，心維之，手摩之，反覆而詳玩之，久之，緩歸指上。以此權度諸脈，瞭如指掌。

四時平脈

天地之氣，分寄四時，化生萬物，故春木、夏火、秋金、冬水，皆乘其令以分司，獨土則通旺於四季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蓋言平也。人得天地之氣以生，而脈即與之為比附。春為肝木，脈弦。夏為心火，脈洪。秋為肺金，脈毛。冬為腎水，脈石。惟胃氣屬土，其脈從容和緩，散佈於弦洪毛石，以默運於春夏秋冬，渾淪元氣，流暢貫通，生生不已，平孰甚焉。如春肝宜弦，弦而緩者，若風颭柳梢，抑揚宛轉。夏心宜洪，洪而緩者，若活火烹茶，薰灼舒徐。秋肺宜毛，毛而緩者，若揀金砂礫，漸次披搜。冬腎宜石，石而緩者，若水澤腹堅，徐形縐透。四季脾胃用事，厥脈宜緩，不問可知，此平脈所以獲生也。蓋平者，和也，所以和其脈，使無急躁也。平者，準也，所以準其脈，使無偏勝也。以緩平之，而後四時之脈，得其平耳。夫緩即胃氣，原秉天生地成，與諸脈互相主輔，而不可須臾離焉者，經所云「春弦、夏洪、秋毛、冬石，皆以胃氣為本」，誠得診脈之大宗也。惜醫不知察，囫圇讀過，毫無心得。未知有胃氣者，為平為生。無胃氣者，為病為死。遂使一成不易之理，徒蓄千載莫破之疑。余因揭而論定，以著是編。

【揀金砂礫，漸次披搜】義同「披砂揀金」，比喻毛脈的脈象，好比細心地從砂石中挑選黃金。

【水澤腹堅，徐形縐透】水澤腹堅，語出《禮記》〈月令〉「季冬之月，…冰方盛，水澤腹堅」。腹，厚也，喻水澤結冰很厚。縐，細葛布或絲織物。此處用以形容冬季脈象稍沉（石），有如水澤結了很厚的冰和用布袋裝滿水，用於慢慢按壓的感覺。

【天生地成】語出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的五行生成數理。天地代表陰陽，將五行各賦與數字，稱為生。生數加五，稱為成。天為陽，奇數。地為陰，偶數。如「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。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。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。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。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」，形成一陰一陽，陰生於陽，陽成於陰，天地生成之道。

浮、沉、遲、數四大綱

立緩為標，言平脈，即統該乎弦、洪、毛、石。提病脈，先分著於浮、數、遲、沉。而二十二脈之旁見側出者，無不寓於其中，舉其綱而目自見。

浮

《脈經曰》「舉之有餘，按之不足」。

崔氏曰「如水上漂木，主表」。

浮從水面悟輕舟，總被風寒先痛頭。裡病而浮精血脫，藥非無效病難瘳。

浮緊傷寒，浮虛傷暑，浮數傷風，浮遲傷濕，亦有裡病而浮者。浮而雲騰蜃起，多屬陰虛。浮而綿軟蔥空，半由失血。浮而月蕩星搖，預知精敗。浮而羽鎩毛散，可卜神消。

【瘳】音抽，病愈。病難瘳，病難以治愈。

【雲騰蜃起】蜃，音慎，大蛤蟆。此處用雲騰蜃起形容陰虛不能斂陽，陽氣外浮之脈，浮數而無力，狀如蜃氣縹緲之象。

【綿軟蔥空】此處用以形容失血之脈，由於陰血驟虛，虛陽外浮，脈搏出現浮大而按之虛軟無力，中空而軟，如按棉絮、蔥管之象。

【月蕩星搖】此處用以形容精血虧敗，陽氣失其歸藏，脈搏出現虛浮而動搖不定之象。

【羽鎩毛散】羽，羽毛。鎩，傷殘。此處用以形容精神散亂，神氣消亡，無根之陽外越，脈搏出現虛浮散亂，狀如羽毛因傷殘而紛紛摧落散亂之象。

沉

《脈經》曰「重手按至筋骨乃得」。

楊氏曰「如石沉水底，主裡」。

沉居筋骨有無疴，著骨推筋仔細摩。有病而沉兼別脈，沉而無病世人多。

沉遲痼冷，沉數內熱，沉滑痰積，沉緊冷痛，多有無病脈沉者。沉居命脈悠長，足徵壽考。沉居腎脈恬靜，咸頌仁人。沉居關脈調勻，允稱秀士。沉居寸脈圓活，定是名姝。

【疴】病的意思。

【命脈】候命門部位的脈，即寸口部位右尺部的脈。

【壽考】考，老的意思。壽考，長壽。

【腎脈】寸口左尺部候腎處的脈。

【秀士】《禮記》〈王制〉曰「命鄉論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選士」，鄭玄注「秀士，鄉大夫所考，有德行道藝者」，明清亦稱秀才為秀士。

【名姝】姝，美女。名姝，著名的美女。

遲

《脈經》曰「一息三至，去來極慢」，遲為陽不勝陰，脈來不及。

遲惟三至欲亡陽，好與醫家仔細詳。總是沉寒侵臟腑，只宜溫藥不宜涼。

浮遲表寒，沉遲裡寒，有力積寒，無力虛寒，未有無寒脈遲者。遲為內病壅閼，溫養陽剛。遲為外病浸凌，溫消陰翳。遲為緩病纏綿，溫補元氣。遲為急病馳驟，溫散客邪。

【壅閼】水流閼阻。

【陰翳】翳，遮蔽，引伸為晦暗。陰翳，陰寒蔽塞鬱積。

【客邪】外感病邪的統稱。

數

《脈經》曰「一息常數六至」。

《素問》曰「脈流薄疾」，數為陰不勝陽。

數脈為陽至倍三，脈中數脈實難諳。而今始識諸般數，囑咐醫人莫亂探。

五行之中，金木水土，各居其一，惟火則有二。而推其火之類，不特本經之火。海枯被火，則為腎火。榆能生火，則為肝火。石可取火，則為肺火。壤內藏火，則為脾火。不止有二，而有六矣。而充其火之盡，不特當時之火。風熱而熾，則為風火。寒鬱而熱，則為寒火。暑傷而溫，則為暑火。濕積而蒸，則為濕火。燥過而枯，則為燥火。是內有六，外亦有六矣。而窮其火之變，不獨五運六氣之火，又有無根之火，痰結之火，血燥之火，莫可名狀、莫可紀極之火。綜此以觀，無病不有火，無火不脈數，無藥不可以治數。君火而數，芩連固為折火之正敵。相火而數，桂附亦為歸火之靈丹。脾倦生火，數非參耆莫療。肝盛生火，數惟柴芍可除。數緣腎虛，兩地滋陰，不必降火。數由肺損，二冬泄熱，即以清金。解痰火之數，惟恃法夏。潤血燥之數，須用當歸。傷風發熱，可以去風，即可以治數，防風、羌活。傷寒發熱，於焉去寒，即於焉治數，麻黃、桂枝。療暑熱之數脈，焦朮、川烏，極為妙品。調濕熱之數脈，蒼朮、黃柏，實有神功。阿膠養秋燥之金，脈數自減。元參泄無根之火，脈數以除。區別內外，分析經絡，以脈證病，以病證脈，斯得之矣。安得有心人，與之談數脈哉！

【脈流薄疾】「薄」通「迫」。脈流薄疾，血脈流行，急迫迅速。

【海枯被火】海枯水乾而生熱。此處用以形容腎水不足，虛火內生。

【壤內藏火】蘊藏於脾胃內的火。

【莫可紀極】沒有終極和限度。

對待總論

人之一身，不離陰陽，而見之於脈，亦不離陰陽。浮、沉、遲、數，陰陽相配之大者也，舉其餘而對待訓之。事以相形而易明，理以對勘而互見。

微與細對

微為陽弱欲絕，細乃陰虛至極，二脈實醫家剖別陰陽關鍵，最宜分曉，故繼浮、沉、遲、數後，舉以為對，以冠諸脈。

【微】

微脈有如無，難容一吸呼。陽微將欲絕，峻補莫踟躕。

（輕診猶見，重按全無。黃耆白朮，益氣歸元。附片乾薑，回陽返本。）

【細】

細脈一絲牽，餘音不絕然。真陰將失守，加數斷難痊。

（舉之極微，按之不絕。天麥二冬，清金生水。生熟兩地，滋陰養陽。）

【回陽返本】中醫治療方法之一，用以救治汗出不止，四肢厥逆，氣息微弱，脈微欲絕等陽氣將脫的病症。多用附子、乾薑等大辛大熱之藥，使欲脫之陽返歸命門，故稱回陽返本。

虛與實對

二脈舉按皆得，而剛柔異質。實為邪氣實，虛乃本氣虛。

【虛】

虛脈大而鬆，遲柔力少充。多因傷暑毒，亦或血虛空。

（遲大而軟，按之無力。按《脈經》言「隱指豁空」，非是。諸脈中，惟芤、革二脈言空，以虛脈而言空，能別乎革，難別乎芤。瀕湖曰「脈虛身熱，為傷暑，亦主血虛」。）

【實】

實脈大而圓，依稀隱帶弦。三焦由熱鬱，夜靜語猶顛。

（浮沉皆得，長大帶弦。按《脈經》言「應指幅幅然」，非是。幅幅，堅實貌，乃牢緊脈，非實脈也。傷寒胃實譫語，或傷食氣痛。）

【顛】通「癲」。指語言、神志錯亂。

【幅幅然】幅，音璧。本意為鬱結，引伸為堅實。

長與短對

寸、關、尺為脈本位，長則過乎本位，短則不及本位。欲辨長短，先明本位。

【長】

長脈怕繩牽，柔和乃十全。迢迢過本位，氣理病將痊。

（【按】長而牽繩，陽明熱鬱。長而柔和，病將解矣。朱氏曰「不大不小，迢迢自若」，言平脈也。經曰「心脈長，神強氣壯。腎脈長，蒂固根深」。）

【短】

短脈部無餘，猶疑動宛如。酒傷神欲散，食宿氣難舒。

（【按】短與動為鄰，形與動實別。動則圓轉如豆，短則濡滯而艱。瀕湖曰「短而滑數酒傷神」，楊氏曰「短脈為陰中伏陽，三焦氣壅，宿食不消」。）

弦與弱對

脈而弦，脈之有力者也，雄姿猛態，可以舉百鈞。脈而弱，脈之無力也，纖質柔容，不能舉一羽。

同一弦也，在肝經則瀉之攻之。在膽經則和之解之。

【弦】

弦脈似張弓，肝經並膽宮。疝癥瘕瘧，像與傷寒同。

（《素問》曰「脈端直以長」，《刊誤》曰「從中直過，挺然指下」。按弦屬肝膽經。疝癥瘕瘧，肝膽經病。肝膽經有泄無補。）

【弱】

弱脈按來柔，柔沉不見浮。形枯精自減，急治可全瘳。

（《脈經》曰「極軟而沉，按之乃得，舉手無有」，弱宜分滑澀。脈弱以滑，是有胃氣，清秀人多有此脈。脈弱而澀，是為病脈。）

滑與澀對

脈之往來，一則流利，一則艱滯，滑澀形狀，對面看來便見。

【滑】

滑脈走如珠，往來極流利。氣虛多生痰，女得反為吉。

（沈薇垣曰「滑主痰飲，浮滑風痰，沉滑食痰，滑數痰火，亦有嘔吐、蓄血、宿食而脈滑者」。萬氏云「脈尺數關滑而寸盛，為有胎」。）

【澀】

澀脈往來艱，參差應指端。只緣精血少，時熱或純寒。

（《脈經》云「澀脈細而遲，往來艱，短而散，或一止復來」，《素問》云「參伍不調」，按血不流通，故脈往來艱滯。）

【參伍不調】參伍，交互錯雜。參伍不調，指脈搏雜亂。

芤與革對

同一中空，而虛實分焉。虛而空者為芤，實而空者為革。悟透實與虛，旁通芤與革。

【芤】

芤字訓慈蔥，中央總是空。醫家持擬脈，血脫滿江紅。

（戴同父曰「營行脈中，脈與血為形。芤脈中空，血脫之象也」。）

【革】

革脈惟旁實，形同按鼓皮。勞傷神恍惚，夢破五更遺。

（【按】革主亡精，芤主亡血。《脈經》言「均為失血之候」，混淆莫別。不過革亦有亡血者。）

【持擬】持，把握。擬，度量，考慮。此處指醫生把握病人的脈搏而再三度量、考慮。

【夢破五更遺】指夢遺、失精、滑精等病症。

緊與散對

鬆緊聚散，物理之常。散即鬆之極者也，緊即聚之極者也。緊如轉索，散似飛花。緊散相反，形容如生。

【緊】

緊脈彈人手，形如轉索然。熱為寒所束，溫散藥居先。

（諸緊為寒為痛。人迎緊甚，傷於寒。氣口緊甚，傷於食。腹痛尺緊，中惡浮緊，咳嗽沉緊，皆主死證。按浮緊宜散，沉緊宜溫。）

【散】

散脈最難醫，本離少所依。往來至無定，一片楊花飛。

（柳氏云「無統紀，無拘束，至數不齊，或來多去少，或去多來少，渙散不收」。）

濡與牢對

浮之輕者為濡，平沙面雨霏千點。沉之重者為牢，錦匣裡綿裹一針。

【濡】

濡脈按須輕，萍浮水面生。平人多損壽，莫作病人評。

（《脈經》曰「濡脈極軟而浮，如帛在水中，輕手乃得，按之無有」。按濡主血虛之病，又主傷濕，平人不宜見此脈。瀕湖曰「平人若見似無根」。）

【牢】

牢脈實而堅，常居沉伏邊。疝猶可治，失血命難延。

（《脈經》曰「似沉似伏，實大弦長」，仲景曰「寒則牢堅」，有牢固之象。按牢長屬肝，疝肝病，實病見實脈，可治。扁鵲曰「失血脈，脈宜沉細，反浮大而牢者，死」，虛病見實脈也。）

洪與伏對

浮之最著者為洪，水面上波翻浪湧。沉之至隱者為伏，石腳下跡遁蹤潛。

【洪】

洪脈脹兼嘔，陰虛火上浮。應時惟夏月，來盛去悠悠。

（經曰「諸腹脹大，皆屬於熱」。嘔，初起為寒，鬱則為熱。經曰「諸逆上衝，皆屬於火」。陰虛陽盛，脈多洪。惟夏日應時。瀕湖曰「拍拍而浮是洪脈」，《素問》曰「來盛去衰」。）

【伏】

伏脈證宜分，傷寒釀汗深。浮沉俱不得，著骨始能尋。

（傷寒一手伏，曰單伏。兩手伏，曰雙伏。乃火邪內鬱，不得發越，陽極似陰，故脈伏，必大汗而解。又有夾陰傷寒，先有伏陰在內，外復感寒，陰盛陽衰，四肢厥逆，六脈沉伏，須投薑、附，灸關元，脈乃出。按二證極宜分。）

【拍拍而浮】形容洪脈的脈象好象洪水拍擊堤岸，波濤洶涌，來盛去衰。

【單伏】一隻手的脈搏沉伏不見。

【夾陰傷寒】傷寒患者在病中因性交而使病勢加重者。

結與促對

遲而一止為結，數而一止為促。遲為寒結，則寒之極矣。數為熱促，則熱之至矣。

【結】

結脈遲中止，陽微一片寒。諸般陰積證，溫補或平安。

（越人曰「結甚則積甚，結微則積微。浮結內有積病，沉結內有積聚」。）

【促】

促脈形同數，須從一止看。陰衰陽獨甚，泄熱只宜寒。

（瀕湖曰「三焦鬱火炎炎盛，進必無生退有生」。按促只宜泄熱除蒸，誤用溫補，立見危殆。）

動與代對

動則獨勝為陽，代則中止為陰。動代變遷，陰陽迭見。

【動】

動脈陰陽搏，專司痛與驚。當關一豆轉，尺寸不分明。

（《脈經》曰「動乃數脈見於關，上下無頭無尾，如豆大，厥厥動搖」。仲景曰「陰陽相搏名曰動。陽動則汗出，陰動則發熱」。瀕湖曰「動脈專司痛與驚，汗因陽動熱因陰。」）

【代】

代脈動中看，遲遲止復還。平人多不利，惟有養胎間。

（結促止無常數，或二動一止，或三五動一止即來。代脈之止有常數，必依數而止，還入尺中，良久方來。滑伯仁曰「若無病羸瘦，脈代者危」，有病而氣不能續者，代為病脈。傷寒心悸脈代者，復脈湯主之。妊娠脈代者，其胎百日。代之生死，不可不辨。）

【厥厥動搖】「厥」，通「蹶」，頓也。厥厥動搖，頓頓而搖動。

奇經八脈

本來督任一身中，尋得仙源有路通。剖別陰陽維蹺界，調衝運帶鼎爐紅。

八脈者，督脈、任脈、陽維、陰維、陽蹺、陰蹺、衝脈、帶脈是也。以其不拘於經，故曰「奇」。督、任、衝起於會陰穴，一源而三脈。督脈由長強穴貫脊上行，過巔頂，至齦交而止，為陽脈之總督，故曰「陽脈之海」。任脈上行臍腹，過咽喉，至承漿而止，為陰脈之承任，故曰「陰脈之海」。陽維起於諸陽之會，由外踝之金門穴，而上行於衛分。陰維起於諸陰之會，由內踝之築賓穴，而上行於營分。夫人身之經絡繁密，二脈能於陰交陽會之間，加一緊縛，舉綱齊目，而陰陽斯得維持之力。陽蹺之脈，起於足跟，循外踝，上行於身之左右。陰蹺之脈，起於足跟，循內踝，上行於身之左右，所以使機關之蹺捷也。衝脈前行於腹，後行於背，上行於頭，下行於足，凡筋骨脾肉，無處不到，十二經絡上下之衝要，故曰「十二經絡之海」。帶脈橫圍於腰，狀如束帶，所以總束諸脈。醫家知乎八脈，則十二經、十五絡之旨得矣。修煉家知乎八脈，則龍虎升降、元牝幽微之竅妙，於此入其門矣。養生者無事之暇，撮起督脈，循尾閭，夾脊雙關，上行腦頂，下通乎任，循環無端，終而復始，久久調息，二脈貫通如一脈矣。人身元陽之氣，自下而生者，亦自下而竭。督任相聯，轉運不已，有其生之，斷難竭之，而壽有不穩固者乎？鹿顧尾閭，能通督脈。龜納鼻息，能通任脈。二物俱得長壽，有明徵矣。提督而上行也，陰陽維蹺，隨督而升。通任而下行也，陰陽維蹺，隨任而降。一升一降，陰陽維蹺，亦得為之疏暢。由是從會陰穴起，上至天，下至淵，所以運其衝也。從季肋穴起，左轉三十六，右回三十六，所以運其帶也。第見營衛和而顏色日以滋潤，機關利而手足日以輕捷。三百六十骨節，節節光瑩，八萬四千毛竅，竅竅亨通。血不蹇澀，氣不停滯，六淫不得而干之，七情不得而傷之。卻病延年之方，未有過於此者。何必采商山之芝，貯盤銅之露，而後永其壽乎！從知紫府長生訣，盡在奇經八脈中。

（《參同契》曰「北方河車，即此法也。循而習之，疏經暢脈，可以養生。進而求之，還精攝氣，可以延年。神而明之，進火退符，可以奪丹」。仙經所傳，抽鉛添汞，降龍伏虎，擒鳥捉兔，霏雪產蓮，無不寓於其中。淺者得之為淺，深者得之為深。）

【脾肉】「脾」疑為「皮」之誤。

【龍虎升降】道家用語。龍虎，指水火、鉛汞之類，實質上是指精與氣。《周易參同契考異》「水火、龍虎、鉛汞之屬，只是互換其名，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」。龍虎升降，指水火、精氣的升降，也就是陰陽的升降。

【元牝幽微】元，指萬物的本源，此處代表陽。牝，鳥獸雌性的稱為牝，此處代表陰。幽微，深奧。元牝幽微，指陰陽之間運動變化的深奧道理。

【銅盤之露】漢武帝好神仙，於建章宮建承露盤，高二十丈，大七圍，以銅為之，上有仙人掌托承露盤以承甘露，和玉屑服之，認為可以延年益壽。

【紫府】神仙居住的洞府。

臟腑說

人身，一太極也。靜而生陰，則為五臟。動而生陽，則為五腑。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。吸門內氣管所繫，手太陰肺、手少陰心，居於膈上。足太陰脾、足厥陰肝、足少陰腎，居於腹下。臟數五，其形象地，靜而得方。食管所繫，足陽明胃、手太陽小腸、手陽明大腸，一路貫通。足太陽膀胱（有下口而無上口）、足少陽膽（有上口而無下口），兩腑對照。腑數五，其氣象天，動而行健。手少陽三焦、手厥陰心包絡，有經無形。以五臟位置言，離為心火，居南。坎為腎水，居北。坤為脾土，居中。肝不全居左，而震為肝木，居左，氣自行於左。肺本不居右，而兌為肺金，居右，氣自行於右。以五腑位置言，初以胃統納水穀，次以小腸分清水穀，於是大腸消其穀，膀胱滲其水，膽則司其事。以陰陽匹配言，心與小腸合，丁丙共宗。肺與大腸合，辛庚一本。脾與胃合，己戊伴居。肝與膽合，乙甲同體。腎與膀胱合，癸壬並源。包絡與三焦合，營衛相親。以陰陽交媾言，三陰從天降，手太陰肺、手少陰心、手厥陰心包絡，列之於上。三陽從地升，手陽明大腸、手太陽小腸、手少陽三焦，列之於下。其中脾陰胃陽、肝陰膽陽、腎陰膀胱陽，更迭相濟。以臟腑經絡言，手之三陰，從胸走手（手太陰肺，從中府而走手大指之少商；手少陰心，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；手厥陰心包絡，從天泉而走中指之中衝）。手之三陽，從手走頭（手陽明大腸，從手大指商陽，而走頭之迎香。手太陽小腸，從手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；手少陽三焦，從手四指關衝，而走頭之絲竹）。所以肺、心、包絡、大小腸、三焦，皆稱之曰手。足之三陽，從頭走足（足太陽膀胱，從頭睛明，而走足小指之至陰。足陽明胃，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。足少陽膽，從頭瞳子髎而走足四指之竅陰）。足之三陰，從足走腹（足太陰脾，從足大指隱白，而走腹之大包。足少陰腎，從足心湧泉，而走腹之俞府。足厥陰肝，從足大指大敦，而走腹之期門）。所以膀胱、胃、膽、脾、腎、肝，皆稱之曰足。以陰陽多少言，太陰、太陽為正，少陰、少陽次之，厥陰（陰盡也）、陽明（並左右之陽，兩陽合明也）又次之（本王啟元《內經注》）。肺、脾得正陰之氣，以太陰稱。心、腎屬少陰，包絡與肝，則厥陰矣。受陰氣，以是為差。膀胱、小腸，得正陽之氣，以太陽稱。三焦與膽，屬少陽，胃與大腸，則陽明矣。受陽氣，以是為差。以臟腑功用言，主宰一身者心，而小腸為受盛之官。宣佈萬事者肺，而大腸為傳導之官。謀勝千里者肝，而膽為決斷之官。頤養四體者脾，而胃為倉廩之官。精貫百骸者腎，而膀胱為津液之官。三焦為氣之父，包絡為血之母。夫一臟一腑，五臟而稱六腑者，以三焦屬腑，故言六腑。然三焦屬腑，而稱六腑，包絡屬臟，宜亦可稱六臟。由斯而論，言六腑，必言六臟。言五臟，只可言五腑，以合天地之數。何必參差其說，而言五臟六腑哉！縷陳臟腑，燦然可考，而有不離乎臟腑，亦不雜乎臟腑，非形象之可繪，言語之可傳者，妙在元關一竅。

【丁丙共宗】丙丁屬火，丙為陽火，丁為陰火。心與小腸表裡相合，心為丁火屬陰，小腸為丙火屬陽，故曰「丁丙共宗」。

【辛庚一本】辛庚屬金，庚為陽金，辛為陰金。肺與大腸表裡相合，肺為辛金屬陰，大腸為庚金屬陽，故曰「辛庚一本」。

【己戊伴居】己戊屬土，戊為陽土，己為陰土。脾與胃表裡相合，脾為己土屬陰，胃為戊土屬陽，故曰「己戊伴居」。

【乙甲同體】乙甲屬木，甲為陽木，乙為陰木。肝與膽表裡相合，肝為乙木屬陰，膽為甲木屬陽，故曰「乙甲同體」。

【癸壬並源】癸壬屬水，壬為陽水，癸為陰水。腎與膀胱表裡相合，腎為癸水屬陰，膀胱為壬水屬陽，故曰「癸壬並源」。

【營衛相親】心包絡主營，三焦主衛，兩者表裡相合，故曰「營衛相親」。

【三陰從天降】根據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，坤屬陰為地，乾屬陽為天。乾之上爻下降與坤交而為兌，乾之中爻下降與坤交而為離，乾之初爻下降與坤交而為巽。兌、離、巽三卦皆屬陰，故曰「三陰從天（乾）降」。

【三陽從地升】根據文王後天八卦排列次序圖，乾為陽為天，坤為陰為地。坤之初爻上與乾交而為震，坤之中爻上與乾交而為坎，坤之上爻上與乾交而為艮。震、坎、艮三卦皆屬陽，故曰「三陽從地（坤）升」。

【以合天地之數】天地生成之數，見於《易》〈繫辭傳．上〉「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」。奇數為天為陽，主生。偶數為地為陰，主成。天地生成之數各有五。人體臟為陰為地，腑為陽為天。臟數五，合於地之成數，六腑中除去三焦，亦有五，合於天之生數。只有五臟五腑方合於天地生成之數。

【元關一竅】指心包絡。道人認為，心是有形之君，心包絡是無形之主。天下惟無形者，其用最神。參見後〈心包絡辨〉。

命門提要（詳後論中）

人身以命門為本，而論命門者，不一其處。為此坎為水，一言盡之。蓋坎陰包乎陽，一言水而火在其中，如必象坎之形，兩邊一畫為陰，中間一畫為陽，則拘矣。獨不聞畫前原有《易》乎？

【坎為水】坎，坎卦（☵）。坎卦屬水，故曰「坎為水」。

【坎陰包乎陽】《周易》的卦爻是由「」、「」兩種符號組成的。其中「」為陰爻，「」為陽爻。坎卦上下兩陰爻，中間一陽爻，故曰「陰坎包乎陽」。

三焦辨

《難經》注三焦，一則曰「有名無形，與手厥陰相表裡」，再則曰「有名無形，其經屬手少陽」，詞旨極為明白。叔和定《脈經》，因之以立論，可謂善於祖述矣。辨《脈訣》者，不求甚解，以為明有其經，又曰無其形，自相矛盾，為此不經之談。而有為之原者，《脈訣》出於六朝高陽生假名偽撰，叔和《脈經》中決不為此語。不知叔和實根於《難經》，《脈訣》亦未背乎叔和，辨之者憒憒，而辨原之者亦冥冥。而原讀《難經》者，將三焦對諸臟腑讀之，渙然冰釋矣。腎之形如豇豆，而三焦之形何似？脾之形如馬蹄，而三焦之形何類？心之形如蓮苞，而三焦之形何若？肺六葉而形如華蓋，肝七葉而形如甲拆，三焦亦有葉可數，形可擬乎？五臟無不皆然。經則起於關衝，終於絲竹空，凡二十三穴，左右四十六穴，豈不有名無形，而行經於上、中、下乎？究其源，濫觴於宋儒，將高陽生一辟，龐安常倡其端而指其瑕，戴同父和其說而辨其謬。厥後一派名流，俱以耳讀書而不以心讀書，凡《脈訣》之本於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，微詞奧旨，有難曉者，概歸於高陽生之僭擬。高陽生陽受其貶，陰實受其褒。夫高陽生立七表、八裏、九道之目，而遺數脈，其罪實無可逃。其餘不過文不雅訓，薦紳先生難言之，而乃於詞之曉暢者，亦謂高陽生杜撰，高陽生不應受如是之誣。學未深造而輕議古人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考三焦之功用，乃人身最關要之腑，如天地之三元總領五臟、六腑、營衛、經絡之氣，而為諸氣之宗。以其資生於腎，與腎合氣，腎為元氣之正，三焦為元氣之別，並命門而居，候脈者，亦候之右尺，可謂深知經脈者。余謂不然，上焦主內而不出，其治為膻中。中焦主腐熟水穀、其治在臍旁。下焦主出而不內，其治在臍下一寸。既平列上、中、下三焦，候脈自宜候寸、關、尺三部。

【憒憒】糊塗。

【華蓋】帝王的車蓋。心為君主之官，而肺覆蓋於心之上，故將肺比喩為華蓋。

【甲拆】古時戰士用的鎧甲，多用皮革或金屬製成。

【僭擬】僭，超越本分。擬，起草，擬稿。僭擬，假冒別人的名義所撰的文稿或著作。

【七表】指浮、芤、滑、實、弦、緊、洪、等七種偏於表、熱、實的脈象。

【八裏】指微、沉、緩、澀、遲、伏、濡、弱等八種偏於裡、虛、寒的脈象。

【九道】指長、短、虛、促、結、代、牢、動、細九種介於表裡之間的脈象。

【薦紳先生】「薦紳」，同「縉紳」、「搢紳」。舊時高級官吏服稱薦紳。薦紳先生，指官宦人員。

【三元】指天、地、人，又稱「三才」。

心包絡辨

《靈蘭秘典》稱心為君主，〈二十五難〉稱包絡為心主。蓋心主有形之君，包絡是無形之主。柱下史云「常有欲以觀其徼，常無欲以觀其妙」（徼，如游徼之徼。中邊洞徹，無所不周。惟朕兆甫萌，端倪乍露，乃能灼見其真，故必於常有時觀之。妙，如元妙之妙。宇宙洪荒，無所不包，惟機關未啟，意念未興，始可洞徹其質，故必於常無時觀之。亦彷彿無名天下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之言。後世梁王份對高祖曰「陛下應萬物為有體，至理為無」，蓋暗合此意耳）是也。宋、元《脈訣》，不知仿自何人，因包絡動則喜笑不止，與十二官內膻中喜樂出焉相吻合，遂以包絡即膻中。亦思膻中為臣使之官，君臣大義，名分森然，何以止知讀下一句而不知讀上一句乎？且將包絡繪其圖於簡編，獨不聞心主與三焦相表裡，俱有名無形，何以能知著《脈訣》，而不知讀《難經》乎？包絡之經，雖起膻中，以無職統眾職，尊卑原是攸分。心有形，心主無形，天下惟無形者，其用最神。所以君主無為，心主用事，空空洞洞之中（天至地，八萬四千里，空空洞洞。人心至腎，八寸四分，空空洞洞），總視心主何如耳。心主泰然，志氣日以清明，義理日以昭著。仰無所跼於天之高，俯無所蹐於地之厚。率性而行，夢寐亦形其暢適於以想見。簞瓢陋巷之回，春風沂水之點焉。心主憒然，物慾莫辭其憧擾，精神莫定其從違。未嘗臨深，而若臨淵將隕。未嘗登高，而若登山將崩。任情而動，宴安亦露其張皇於以想見。因石據藜之象，噍殺嘽緩之音焉。余用是而知天地之道，其猶橐籥乎？無底曰橐，有竅曰籥，中間一竅，無人摸著，指心包絡也。解悟此竅璇璣，立躋天仙地位。其候脈也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（《傳燈錄》「五祖弘忍大師欲求法嗣，令寺僧各述一偈，時有上座神秀者，眾所宗仰，於壁上書曰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』。六祖慧能，時為行者，聞之則曰『美則美矣，了則未了』。至夜潛書一偈於秀偈旁曰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』，五祖見之，嗣遂定」）。有非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之所及者，請讀無字之經（《梵典》「南土遺使詣西竺取經，國王將經秘函給使者，還至中途，開視書中，並無一字，因復至西竺，國王笑曰『吾念南土至誠，不憚跋涉，故將上乘無字經給發，豈知止知讀有字之經，不知讀無字之經』，故南土所傳，皆有字下乘經」）。

【〈二十五難〉】《難經》是一本用問答體裁寫成的古典醫著。共有八十一難，即八十一個問答，二十五難是其中之一。

【柱下史】官名，相當於御史，因其所掌及待立恆在殿柱之下，故稱柱下史。老子李聃曾為此官，此處即指老子。

反關脈解

寸口為脈之大會，診家於此候吉凶死生。間有脈不行於寸口，由肺列缺穴斜刺臂側，入大腸陽谿穴而上食指者，名曰「反關」，非絕無僅有之脈也。人，一小天地也，盍觀於天乎？日至為天之大經，七政為緯（七政，日月五星也。二十八宿，左轉為經。七政右旋而行，為緯）。周行於天而遲留伏逆，凌犯交食（五星與日三合會則遲，與日對衝或與日隔宮遇則留，與日同度則伏，逆亦在對衝隔宮。凡星不循常度，亂入次舍為凌犯。交食，即日月蝕也），甘石氏（古之掌天文之官，如《周禮》馮相保章之類）可得而推之。若夫數應謫見，偏無侵蝕之愆（《禮記》「陽教不修，謫見於天，日為之食。陰教不修，謫見於天，月為之食」，食即相侵相蝕也。數應然而竟不然者，或有他善之舉，以宥其小懲，或有悔禍之機，以俟其速改。抑勢之巧中其偶耳）。官設眡祲，果驗宿離之忒（《周禮》「眡祲掌十輝之法，以觀妖祥，辨吉凶。若陰陽變為祲，赤烏成象，鐫而橫刺，監而抱珥，蔽而晝闇，蒙而光瞢，白虹彌貫，雲氣敘列，朝隮日上，雜氣可想」。《月令》「宿離不貸，宿星躔之，離星過舍」。貸與忒同。設官如是，而天象如是者，抑勢之會逢其適耳）。與夫景客孛彗（景星，德星也。太平之世，則景星見。又《天官書》「天晴則景星見，客星無常次」，《漢書》「子陵與光武共臥，以足加帝腹。次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座」，孛彗，妖星也。《春秋》「昭十七年冬，有孛星入於大辰」。注：孛，孛星也。《爾雅》「彗星為攙搶」，注亦謂之孛。又《漢書》文穎註「孛星光芒短，其光四出，蓬蓬孛孛也。彗星光芒長，參參如掃彗也」，二星似少異），徵休徵咎應時而見，則勢之適然者。甘石氏雖然洞悉其微，而究莫能彌縫其闕，又不觀於地乎？東向為水之大會，決汝漢而排淮泗，順其性而導之，因其壅而疏之，禹之行其所無事也。至若弱水入於流沙，反為導水之始。黑水入於南海，實據東流之先，雖禹亦不得強使之東。但得安瀾有慶，亦不必定歸之於東矣。人得天地之氣以生，脈會於寸口者，得天地之正者也。脈反其關者，得天地之偏也。然偏也，非病也，均之得氣以生也。其三部定位，於寸口無異。

【宿離之忒】宿、離均是星名。忒，差錯。宿離不忒，指星宿的變化與觀測到的天象變化是一致的，沒有差錯。

【景客孛彗】景，景星，祥瑞有德之星。客，客星，指天空中新出現的星。明代《觀象玩占》「客星，非常之星，其出也無恆時，其居也無定所，忽見忽沒，或行或止，不可推算，寓於星辰之間，如客，故謂之客星」。孛，星芒四出掃射的現象，因此作為彗星為別稱。彗，彗星，我國古代稱妖星，通常也叫掃帚星。

【徵休徵咎】徵，徵兆。休，吉慶。咎，災禍。徵休徵咎，吉慶和災禍的徵兆。

【弱水】古水名。凡水道由於水淺或當地人民不習慣造船而不通舟楫，只用皮筏交通的，古人往往認為是水弱不能勝舟，因稱弱水。輾轉傳聞，遂有力不勝芥或不勝鴻毛之說。古籍所載弱水甚多。

【黑水】古水名。《書》〈禹貢〉「導黑水，至於三危，入於南海」，此處指雍州的黑水河。

七表八裏九道三餘脈辨

浮、沉、遲、數，脈之綱領，《素問》、《脈經》皆為正脈。《脈訣》立七表、八裏、九道之目，而遺數脈，不辨而知其不可宗。然體裁既變乎古而明其謬，意義自當分析於今而折其衷。天地未辟，老陰、老陽用事。天地既辟，少陰、少陽用事。少陽之數七，七主天，天有七政，居地之表。少陰之數八，八主地，地有八極（《淮南子》「九州之外，乃有八寅。八寅之外，乃有八紘。八紘之之外，乃有八極」）。居天之裡，陽常有餘，陰常不足（天包乎地，男強於女。牡健於牝，雄矯於雌），經曰「能知七損八益，則足以治病者」，此也。天地之數，始於一而終於九，故天有九天、九星、九道之名（九星，即貪狼、巨門、祿存、文曲、廉貞、武曲、破軍、左輔、右弼。九道，青道二、白道二、赤道二、黑道二、合黃道而為九也。九天，《周子》「一為宗動天，二為恆天，以下七政各一重天」，又《太元經》「一中天、二羨天、三從天、四更天、五粹天、六廓天、七減天、八沈天、九成天」），地則有九州、九野、九河之號。黃帝因天之象以畫地之形，廣輪錯綜，無少畸零。《易》曰「地道無成而代有終」，其是之謂乎？期三百有六，旬有六日，合氣盈朔虛以置閏，而後歲功成焉。人，一小天地也，七表以法天，八裏以法地，九道以法天地之九數，補三脈以象歸奇之閏。《脈訣》分類之義，想當然耳。今舉為對待，配以陰陽，一物不離乎陰陽，以陰陽該之，而七表、八裏、九道，余三無不寓於其中，以俟千秋百歲，自有論定之者。

【老陰、老陽】根據《河圖》生成之數，偶數為陰，陰主退，由八至六而陰已極，故六為老陰。奇數為陽，陽主進，九為陽數之極，故九為老陽。

【少陰、少陽】老陰六由八發展而來，故八為少陰。老陽九由七發展而來，故七為少陽。

【八極】最邊遠的地方，即八方極遠之地。

【七損八益】語出《素問》〈陰陽應象大論〉。所謂七損，即《素問》〈上古天真論〉中所說的女子七七中的五七、六七、七七為三損。男子，八八中的五八、六八、七八、八八為四損，合為七損。損有衰損之意。八益，即女子一七至四七為四益，男子一八至四八為四益，合為八益。益，增長盛壯的意思。具體內容參見《素問》〈上古天真論〉。這是馬王堆醫書未問世之前之註解。馬王堆醫書問世之後，在《養生方》卷二中載有「七提」、「八益」的具體內容。七提，一曰閉，二曰洩，三曰渴，四曰勿，五曰煩，六曰絕，七曰弗。八益，一曰治氣，二曰致沫，三曰智時，四曰和沫，五曰畜氣，六曰竊氣，七曰守羸，八曰定頃。

七診辨

《脈經》曰「七診者，一靜其心，存其神也。二忘外意，無思慮也。三均呼吸，定其氣也。四輕指於皮膚之間，探其腑脈也。五稍重指於肌肉之際，取其胃氣也。六再重指於骨上，取其臟脈也。七詳察脈之往來也」。據《脈經》所說，指臨時言。以余訣之，用功不在臨時，而在平時。平居一室之中，內以養己，恬靜虛無，一存其神，二忘其慮，三均其呼吸。沉潛於脈理之場，從容於脈理之圃。將心所存之神，意所忘之慮，鼻所出入之呼吸，盡附指頭。不以心所存之神為存，而以指所存之神為存。不以意所忘之慮為忘，而以指所忘之慮為忘。不以鼻所出入之呼吸為呼吸，而以指所出入之呼吸為呼吸。以之探臟腑，取胃氣，察脈之往來，無論燕居間暇，即造次之時，顛沛之際，得之於手，應之於心矣！蓋手中有脈，而後可以診他人之脈。若平時未及揣摩，徒事口耳之學，臨時從七診分晰，心中了了，指下難明。況醫常倉卒，病值危急，又何以盡七診之法，而一無遺漏也乎？

【沉潛】深沉穩伏，潛心探索而不浮躁。

【燕居間暇】燕居，同「宴居」，閑居的意思。燕居間暇，指閑居無事而悠閑自得。

九候解

寸、關、尺為三部，一部各有浮、中、沉三候。輕手得之，曰舉，候浮脈也。重手取之，曰按，候沉脈也。不輕不重，委屈求之，曰尋，候中脈也。三而三之為九也。浮以候表，頭面皮毛外感之病也。沉以候裡，臟腑骨髓內傷之病也。中以候中，中者，無過不及，非表非裡，至數從容，無病可議。古帝王傳心之要，所為以一中括天地之道而立斯人身心性命之宗者，此也。古人以之為心傳，吾人亦以之徵心得。蓋中與和通，謂其和緩而不鄰於躁也。中與庸近，謂其平庸而不涉於偏也。其見諸脈，胃氣居中，則生機之應也。定之以中，而浮沉朗若觀火，三部九候無不瞭然。

膻中解

兩乳中間，氣聚之海，名曰膻中，無經絡而有其官。經曰「膻中者，臣使之官，喜樂出焉」，余讀經文而穆然思、恍然悟，人自墜地以來，未逢笑口，先試啼聲。知識甫開，端倪迸露，漸漸客氣侵淫，本來流動充滿之氣，無復中存。百歲光陰，總是牽愁之歲月。半生閱歷，哪尋極樂之寰區。所以生、病、老、死、苦，不能脫其輪迴矣。如是我聞，觀自在菩薩，心平氣和，理直氣壯。慈燈普照（王勃《普悲寺碑》「宣佛鏡於無方，演慈燈於已絕」），統五蘊以俱空（《涅槃經》「五蘊胥空」，即六入之類）。智炬長明（梁簡文帝《菩提樹頌序》「智燈智炬之光，照虛空於莫限」），馭十方而胥淨（唐太宗《聖教序》「宏濟萬品，典御十方」）。破煩惱網以慧劍（《維摩經》「以智慧劍，破煩惱網」），生安穩想於化城（《法華經》「法華道師於險道中化作一城，疲極之眾，生安穩想）」。廣大乾坤，逍遙世界。舒長日月，容納須彌（《維摩詰經》「以須彌之高廣，納芥子中而不迫窄」。崑崙山，西方曰「須彌山」）。若夫情根不斷，憾種難翻。荊棘叢中，無非苦戚。葛藟籐裡，絕少安閑。鼻觀壅木樨之香（《羅湖野錄》「黃魯直從晦堂和尚游，時暑退涼生，秋香滿院。晦堂曰『聞木樨香乎』？公曰『聞』，晦堂曰『吾無隱乎爾』，公欣然領解」），心期迷梅子之熟（《傳燈錄》「大梅和尚曰『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』，馬祖曰『梅子熟也』」）。杳無妙葉（梁簡文帝《元圃講頌》「樹葳蕤於妙葉」），哪發空花（葉昭明太子詩「意樹發空花」）。然則滌偏氣於往來，高懸明鏡。涵元氣於夙夜，永保靈犀（義山詩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）。雲蕊函開，便為清福之地。月苗杯舉，別有浩洞之天（陸龜蒙《道室詩》「月苗杯舉有三洞，雲蕊函開叩九章」）。克效臣使之司，允稱喜樂之國。

【梅子之熟】喻指修行已達到了徹悟的境界。

丹田解

臍下有丹田，有活見之處，而不可以分寸計。人之動氣，根於兩腎，生於丹田。氣足內藏，鼻息微細。氣虛上奔，鼻息喘促。無氣有氣，有氣無氣，以此為辨。而名為丹田者，則非醫家所能通曉。余與梯雲道人（姓謝，字際洛，新化人。甫八歲，病狂，所言皆蓬萊海島之事，十四歲方瘳。十五歲發蒙，越明年，游泮。一動一靜，無不以聖賢自規）、了悟山人（姓劉，諱宗因，字群占，號濟南，邵陽人。天生一種慈詳愷惻之性，日以普渡眾生為念。鬢髮雪白，滿面紅光。夢覺道人游湘，寄書未至，預對家人白之。有「可知息息相通處，未見瑤函先見形」之句），同考道於梅城雷公洞（在城南九十里，洞窈而深，巨石摩霄，塞口一水衝破。夢覺道人循口壁鑿開，為新邵通衢，約一里許。正居洞中間，傍溪獻一大巖，生成考道之所。基砥而塏爽，頂鍋而風藏。門面奇花異草，四時馣。壁腳方床圓几，百竅玲瓏。不寒不暑，常在二八月天氣，有爐有灶，包含億萬劫金光）。忽一朝，謝子微笑曰「吾今知臍下為丹田，乃藏丹之所也。昨宵漏永，寶鼎濃濃。光透簾幃，奪得金精一點。恍兮惚兮，活見於臍下矣」，余曰「水中之鉛，經火一煉，化而為丹。些子機關，只可自知，余亦將有得，不堪持贈君爾」，時劉子猶未悟也。謝子靈根夙植，仙骨珊珊，雅有逸鶴閑鷗之致，聞道獨早，三人參究原理，得益於謝者居多，厥後劉亦勇於上進。一痕曉月東方露（坎戊，月精。曉月露者，藥苗生也），窮取生身未有時（天地未有時，先有貞元會合之真氣，而後有天地。生身未有時，先有貞元會合之真氣，而後有生身。曉月露，追取先有之真氣，歸於生身），其所得更有過於余與謝者。桃花夙有約，同泛武陵槎（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「武陵人，捕魚為業。緣溪而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夾岸，數百步中無雜樹，行到源頭，山有小口，彷彿若有光。捨船從口入，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裳，悉如外人，黃髮垂髫，怡然自樂。自云『先世避秦人亂，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』，遂與外人間隔」）。

【梅城】現時新化縣。

【漏永】漏，古代滴水計時的儀器。漏永，指漏盡天將亮的時刻。

【金精】古代方士用黃金燒煉成的金液。

【水中之鉛】此處指汞（水銀），古時煉丹的主要原料。

【靈根夙植】聰明智慧是先天生就的。

人迎氣口解

左手關前一分為人迎，右手關前一分為氣口。《脈經》曰「人迎緊盛傷於風寒，氣口緊盛傷於飲食」，夫前一分，即左右寸也。左寸本以候心，心非受風寒之所，而以為緊盛傷於風寒。右寸本以候肺，肺非積飲食之區，而以為緊盛傷於飲食。輾轉思維，不得其解。乃今於天地運行而知之矣。天左旋，風寒為天之邪，人迎之而病，邪氛脅逼，畏風惡寒，亦見於左之上部。地無旋，地之氣右旋，人身之氣亦從右始，是以右之上部不名寸口而名氣口。一部各分天、地、人三候，上部之地屬陽明胃經，主消納五穀，內傷飲食亦先見於右之上部。以其本位而言，則曰「心與肺」。以其受邪而言，則曰「人迎氣口」。

【人迎】其部位有二：➀指左手寸部，即文中所說的左手關前一分。➁古代醫家又有以兩側頸總動脈搏動處為人迎而作為切脈部位的。

【氣口】有兩種說法：➀指切脈的部位，即寸口部，又稱為氣口。➁指右手寸部脈，即文中所說的右手關前一分為氣口。

【天左旋】根據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，乾為天，居正南方，自左至右旋轉，依次與坤（地）相交。

【地之氣右旋】根據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，坤為地，居正北方，自右至左依次與乾（天）相交。

衝陽太衝太溪解

人之兩手為見脈之所，而不知兩足尤為樹脈之根。衝陽動脈在足跗上五寸陷中，屬陽明胃經。太衝動脈在足大指本節後三寸陷中，屬厥陰肝經。太溪動脈在足踝後跟骨間，屬少陰腎經。病當危殆，寸、關、尺三部俱無，須向三脈診之。如往來息均，尚有可生之路。試觀小兒二、三歲時，好赤足，八歲好趨，十歲好走，陽氣從下而生也。五十足漸畏冷，六十步履維艱，陽氣從下而耗也。兩足無脈，縱兩手無恙，其命不能久留。兩手無脈，而兩足有脈，調治得宜，亦可挽轉生機。一心應變，宏敷濟眾之仁。萬象回春，允副好生之德。

【衝陽】又名「趺陽脈」，屬足陽明胃經的動脈，即足背動脈。它的位置相當於「衝陽穴」，故名。是古代的九候診法的脈診部位之一，是診察胃氣的重要動脈。

〈卷二〉

男女尺脈異論

男女異質，尺脈攸分。卜壽夭於目前，溫犀易辨（《晉書》「溫嶠過牛渚磯，深不可測，遂燃犀角照之。須臾見水族，奇形異狀，或乘車馬著赤衣者。嶠至夜夢人謂『日與君幽明相隔，何若乃爾』」），定榮枯於指下，秦鏡難逃（《西京雜記》「秦始皇有方鏡，照見心膽」）。男脈尺藏，抱樸守真，德壽之耇。歸神斂氣，福祿之翁。若浮洪而短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。碌碌蓬廬，終日待株林之兔（《列子》「野人有遇一兔走觸株林而死，輒拾以歸，其後守株以待兔」）。悠悠歲月，無路看長安之花（孟郊詩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）。而且每多斯疾之呼，膏肓莫治。定有夫人之慟，命數難延。女脈尺盛，雅秀彬彬，芝香玉砌，精光炯炯，桃熟瑤池。若隱伏而微，其禍又不可勝言者。郊禖無靈，空履大人之跡。螟蛉有子，徒聞像我之聲。而且獅子吼於河東，乞憐處士（《東坡集》「陳季常佞佛，妻柳氏性悍，客至常聞垢聲。東坡戲之曰『龍邱居士亦可憐，談空說法夜不眠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』」。按：獅子吼，梵書名佛聲震，小說自息，猶獅子吼，群獸皆藏）。犢車乘於洛邑，見戲相臣（《妬記》「洛中王導，妻曹夫人性妬，導憚之，乃別營館居妾。夫人知之，率婢持刀尋討，導恐，飛轡出門，左手攀車欄，右手提塵尾，以柄打牛。司徒蔡謨戲曰『朝廷欲加公九錫』，導弗之覺，但謙退而已。謨曰『不聞餘物，惟有短轅、犢車、長柄塵尾』，導大怒」）。

【抱樸守真】樸，少私寡慾，樸素無華。真，真元之氣。抱樸守真，此處謂男子尺脈沉靜，為不失其本真之意。

【德壽之耇】耇，音苟，壽的意思。德壽之耇，是有德有壽的老人。

【蓬廬】猶言茅舍，泛指簡陋的房屋。

【夫人之慟】夫人，古代稱公候王孫貴戚，凡官居三品以上者之妻，皆稱夫人。其後逐步引作婦人的尊稱。慟，大哭，哀痛之至。

【桃熟瑤池】桃，蟠桃，古代神話中的仙桃，三千年一生熟。瑤池，古代傳說中崑崙山上的池名，西王母所居的地方。每當蟠桃熟了，西王母在瑤池設蟠桃會，宴請各路神仙。此處謂女子長壽，猶俗稱「壽如王母」。

【郊禖】古人求子之祭，也指求子所祭的人。因其祠在郊外，故稱郊禖。

【螟蛉】《詩》〈小雅．小宛〉「螟蛉有子，蜾嬴負之」。蜾嬴常捕螟蛉餵它的幼蟲，古人錯認為蜾嬴養螟蛉為子，因而把「螟蛉」作為養子的代稱。

【獅子吼於河東】即河東獅吼，形容妻子強悍，丈夫惧內，猶如獅子一吼，群獸皆藏。

癆證脈數論

病證最苦者莫如癆。《脈經》註「脈數不治」，而未註明所以脈數，所以不可治之故。天一生水，天一，奇數，陽也，而生水則為陰矣。陰陽同宮，是一是二，解人當自分明。《難經》注「左腎以藏水，右腎以藏命門」，固為傳寫之訛，即方書謂「兩腎一般無二樣，中間一點是元陽」，亦是隔膜之談。蓋陰生於陽，陽藏於陰，誠有分之而無可分者。人自地一聲以來，有此水即隱此火，而窮通壽夭，皆決之於此。《入藥鏡》云（崔公希範著）「惟有水鄉一味鉛」，是也（乾坤交媾罷，破乾為離，破坤為坎。鉛為金丹之母，八石之祖，先天一點乾金，走入坎水中，化而為鉛。由乾陽來，是為真火）。水足而火之藏於水中者，韜光匿采，而六脈得以平和」。水虛而火之見於水中者，煥彩閃光，而六脈何能安靜？水之包涵乎火，夫固有一滴之不可虧者。病而名癆，癆者，牢也，牢固難解之辭也。或曰「取其勞苦、勞役、勞頓之義」。吾則曰「勞字從火，相火一煽，君火隨之而熾，二火爭焰而癆焉。蓋一勺之水，煎熬殆盡，火無所附麗，飛越於上。犯營則逼血妄行，克金則咳嗽不已，灼津液則飲食變為痰涎，蝕肌肉則形骸為之骨立。一身之內，純是火為之猖獗，脈之所以數也。精竭神枯，脈之所以細而數也」。夫性命之理，至為微妙。性藏於心，命藏於腎，命即指此火也。有水，火可以引之歸元。無水，火亦無所歸宿（龍雷之火，潛於水中，得溫暖則藏。水冷則火升，咽痛、唇裂、口渴、面赤，投以桂附，溫其窟宅而招之，火自歸乎原位。《本草》所以有能此引火歸原之語，世醫不察，概施之無水並邪火之證。人之死於非命者，無冤可訴。揆厥由來，禍肇於《景岳》、《醫貫》、《薛氏醫案》諸書，流毒二百餘年。天心仁愛斯民，亦有悔禍之機，自《慎疾芻言》、《醫學匯參》書出，而吳越之風息。自如是我聞，喚醒世人書出，而燕趙之風息，惟荊楚何辜，此風猶自盛行）。直至焰消灰燼，命亦於此盡失。其可治乎？其不可治乎？惟願同學君子，遇證之自內出者，稍見脈過，其止即以醇靜甘寒之品養之（百合、熟地、枇杷葉、梨汁、童便、麥冬、桑皮、地骨皮之類。經驗加味地黃湯：熟地、淮藥、棗皮、澤瀉、雲苓、生地黃、麥冬、丹皮。百合固金湯：生地、熟地、百合、麥冬、芍藥、秦歸、貝母、元參、桔梗、甘草），無使至於數也，誠濟世之慈航也。然則，問此火離乎本位，出沒無端，隱顯莫測，可確指其僑寓於何處乎？余應之曰「分明香在梅花上，尋到梅花香又無（拈花示眾）」。（余著是稿，殊觸當日隱憾也。年十三應童子試，見賞宗工，曾拔前茅。旅館風霜，歸患水腫，誤服桂附，幾瀕於危。忽江西來一老醫，姓聶，名廣達，以乳蒸黃連服之而愈。究中桂附傷，隨即吐血、咳嗽、潮熱等證作矣。一室之中，調養五載，博采醫書，折衷一是，惟日服甘寒之品，身體漸次復元，醫亦稍得門徑。本欲理吾舊業，以紹箕裘，而且夜求治者，接踵攪心，因將手澤庋之高閣。迨尋五十年前夢，雲散天空一道人）

【天一生水，天一奇數陽也】根據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水火生成數，「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，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…」。天為陽，奇數，主生；地為陰，偶數，主成，此處指先天一點真陽，化而為精，陰陽相合，新的生命開始了，故曰「天一生水，天一奇數陽也，生水則為陰矣」。

【二腎一般無二樣，中間一點是元陽】指明．趙獻可等醫家，所主張七節之旁，中有小心，是為命門相火之學說。

【地】，音義同墮。地，出生的意思。

【勞字從火】指繁寫體「勞」，當頭兩個「火」字。寓君、相二火爭焰而成癆之意。

【性藏於心，命藏於腎】性指精神意識思維活動，中醫稱為「神」，心藏神，故曰「性藏於心」。命指生命的基礎、本源，和推動生命活動的真元之氣，中醫稱為「命門之火」，命火藏於腎，故曰「命藏於腎」。

【盡失】根據上下語氣，此處的「失」，應為「矣」。

噎膈反胃脈緩論

余得一「緩」字訣，以決病之死生吉凶。凡遇噎膈反胃，脈未有不緩者，其將何以決之？余用是三思焉。因其脈之緩，而知其脾無恙焉，腎無恙焉，心、肝、肺無恙焉。惟是一眚之累，居於要地，遂積成莫療之疴。即其脈以思其證，繩以理而溯其源，經曰「金木者，生成之終始（《河圖》「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」，即乾元大生，坤元廣生之綱領，故水火之功用亦足以維繫乎天象地輿。至土以五十居中，寄旺於四時。尤其彰明較著者，惟天三生甲木，地八乙成之，乃滋生之始事。所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者，此也。地四生辛金，天九庚成之，乃集成之終事，所謂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」者，此也。故木氣司權，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朮蔥龍而可悅。金氣司權，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」）。物之化，從乎生；物之成，從乎殺。生殺之機，猶權衡之不可輕重也。人生百年，一大春秋耳。年當杖鄉杖國，正值秋月之天，由是陽明之庚金，其氣化為燥，由下衝上，衝於闌門、幽門，謂之反胃，朝食暮吐或隔宿方吐。衝於賁門謂之膈，即食即吐。衝於吸門謂之噎，食難下嚥。燥之所衝，門遂為之枯槁，葉黃禾熟之候，縱日暄風動，露滋雨潤，而欲轉其青焉，抑已難矣。經曰「三陽結（手陽明大腸、足太陽膀胱、手太陽小腸），謂之膈」，不獨指陽明經，亦思三陽同居下位，豈有一陽結（陽明金燥），而二陽不隨之而結者乎（膀胱與小腸津液，隨之而枯）？所以吐沫、刺痛、羊糞，總由於燥結然耳。東垣通幽湯（秦歸身、升麻、桃仁、紅花、炙草一錢，生地、熟地五分）其理最為深邃，存其方可矣。丹溪禁辛燥（丁香、白蔻、砂仁、半夏、陳皮之類），雖其義極為曉暢，存其語可矣。若喻嘉言、李士材於是證，一則商其補脾補腎，未悟其脈。一則酌其下氣墜痰，未達其證。然則，此證無可治乎？曰「非也」，年未登五十，燥非其時，或為醇酒所傷，或為煎熬所中，以潤燥為主（牛羊乳、童便、蘆根、韭菜汁、陳酒、茅根之類。經驗方：酒大黃、桃仁、歸尾，煉蜜為丸，茅根汁湯送下），兼用四子之書，多有得愈者。悟到秋來金戀木，翻然方見艷陽天（後天坎離用事，升居乾坤之位，於是八卦各易其位。震木居離火之位，震為蒼龍，龍從火裡出。兌金居坎水之位，兌為白虎，虎向水中生。龍躍虎騰，金木交並，木之欣欣向榮者，不畏金而反愛金，雖歷夏而秋，常在春三、二月之天）。

（司馬石渭中，端方正直，同硯兩載，來往數十年如一日也。年近五旬，酷嗜濃味魚腥，胸間隱隱作痛，食入即吐。人到知心，刻期取效。心轉疑惑，覺古所傳之方，一無可用，乃會丹溪之意，日服蘆根湯而愈。游湘未悟，於今三年，是夜援筆成論，頓興我以暮雲春樹之感）

【一眚之累】眚，疾苦，災禍。一眚之累，一種疾苦的拖累。

【四子】指金元四大家，即劉完素、張子和、李東垣，朱丹溪。

體肥脈虛中證論

氣為陽，血為陰，陰陽配偶不參差，五臟調和脈斯正。惟是體格豐隆，一線之微陽，不足以敵碩膚之陰軀。居恆服溫補性味，殊覺相宜，寒涼性味，一滴逆口。由是氣虛，是以脈虛耳。蓋嘗論之，氣，無形者也。血，有形者也。有形者，全賴無形者為之運用，而後足得以行，手得以握，耳得以聰，目得以明，鼻得以聞其香臭，口得以知其五味。雖然，尤有進無形者，能運有形，而不知更有無形者，為之主宰。無形者，方得宣佈於四肢，充塞於五臟六腑。無形者何？真氣是也（以其所運而言，曰「真氣」。以其所居而言，曰「穀神」。《道德經》「穀神不死，是謂元牝。元牝之門，是為天地之根」。手足耳目口鼻，皆根竅於元牝。元竅一閉，耳非不孔竅玲瓏，而不能聽。目非不黑白分明，而不能視。鼻非不呼吸出入，而不聞香臭。口非不咀嚼珍蔬，而不知五味。手足非不血光紅潤，而不握不行）。今為陰血所壓，無形者餒矣。無形者餒，則有形者亦餒矣。古今卒中之證，大半患於體肥之人，職是故耳。方書所載中證，許多言說，徒事喧嘩。一言以蔽之曰「氣脫」。其卒然而斃者，真氣脫也。其斃復甦者，真氣猶存。凡氣一時不足以勝形體之任，其手足不用不仁者，元竅閉也。元竅閉，調治得宜（脈虛、脈芤、脈遲經驗方：黃耆、人參、焦朮、附片、秦歸、撫芎、苡米、薑棗引。脈洪、脈數、脈細經驗方：熟地、人參、枸杞、秦歸、苡米、丹皮、麥冬、五味。如初中半身不遂，不省人事，筋急拘攣，口角喎斜，語言蹇澀，脈弦而數，則以風論，小續命湯：防風一錢二分，桂枝、麻黃、杏仁、川芎、白芍、人參、甘草、黃芩、防己八分，附片四分），輕者亦有全愈，重者或茍延歲月。調治失宜，真氣亦不能久留。知幾之士見其體肥脈虛，時常培養元陽（經驗方：附片、乾薑、人參、黃耆、焦朮、肉桂、秦歸、炙草、薑棗引。鹿茸桂附丸：附片、肉桂、鹿茸、熟地、淮藥、丹皮、棗皮、澤瀉、茯苓），庶有裨焉。有形四大皆假合（《潛確內書》「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也。地無堅性，水性不住，風性無礙，火假緣生」。《釋典》「骨肉為地，涕唾津液為水，煖氣為火，骨節轉運為風」。達者謂之「幻身」。古佛偈「假借四大以為身」），無形中有主人翁（《性命圭旨》「主人翁，姓金，號元晶，自虛無中來，居杳冥之鄉」）。

岐伯曰「中風大法有四，一曰偏枯，半身不遂也。二曰風痱，身無疼痛，四肢不收。三曰風癔，奄忽不知人也。四曰風痺，諸痺類風狀也」。夫曰「風痺」，真風也。所謂「偏枯、風痱、風癔」者，以其舌強口喑，卒倒無知，形似乎風，因以風名。詳究其義，實與風毫不相涉。就其證而言之，手撒，脾氣絕矣。口開，心氣絕矣。鼻鼾，肺氣絕矣。目閉，肝氣絕矣。遺溺，腎氣絕矣。汗出如珠，髮直如麻，面赤如妝，真陽鼓散於外矣。抉其精而窮其奧，總歸宿於腎元。蓋腎為性命之根，如止見一二經，尚未傷及於腎，急相其腎之水虧火虧，培之補之，而受傷之臟，自復其初。朱丹溪以為痰則生火，火則生風，固屬捕風捉影。李東垣以為本氣自病，將風字塗抹，其於是證，亦似有得，究未窺其底蘊。河間以為將息失宜，心火暴甚，而著地黃引子（熟地、棗皮、巴戟、附片、肉桂、蓯蓉、茯苓、麥冬、五味、石斛、菖蒲、遠志），可謂抉出疾源矣。顧腎水火同宮，有痰涎上湧，水不足者。有面赤煩渴，火不足者。地黃引子僅足補其火，趙養葵又補明水不足者，用地黃湯滋其水。庶岐伯不言之蘊，得以闡明於世。治是證者，慎勿存一風字於胸中，斯得之矣。

【中證】即中風證。

【知幾之士】知道事物發生變化的隱微因素和蹟兆的人。

喘急脈論

《脈經》曰「上氣喘急候何經，手足溫暖脈滑生。若得沉澀肢逆冷，必然歸死命須傾」，試申論之，人之所賴以生者，元氣、宗氣，而其所以生者，則真氣也。統一身而言，則為元氣。元氣充足，呼吸自循常度，如涉虛怯，陰陽之氣亂矣。經曰「陰爭於內，陽擾於外，魄汗未藏，四逆而起，起則熏肺，使人喘息」，體猶溫暖，脈多虛滑，人參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（獨參湯。經驗方：黃耆一兩，秦歸三錢，薑棗引），喘息自止。據中焦而言，則為宗氣，宗氣轉運升降，自無窒礙，如沾痰滯，陽明之氣鬱矣。經曰「邪客於陽明之絡，令人氣滿，胸中喘息」，體雖溫暖，脈則弦滑，法夏和胃而燥痰（四七湯：人參、肉桂、法夏、炙草、薑棗引），喘急隨除。至於先天一點真元之氣，是為真氣，至無而含至有，至虛而統至實。鼓蕩於太虛者，雷也。而其所以默運乎鼓蕩者，非雷也，真氣也。吹噓乎萬物者，風也。而其所以驅使乎吹噓者，非風也，真氣也。外護於表，內行於裡，周流一身者，氣也。而所為主宰以周流者，非氣也，真氣也。釋氏調氣以悟空，調此氣也。老氏煉氣以歸真，煉此氣也。儒者養氣以為聖為賢，養此氣也。釋氏謂之真如（錢起贈懷素詩「醉裡得真如」，劉禹錫詩「心會真如不讀經」），老氏謂之綿綿（《道德經》「綿綿若存」）。儒者謂之浩然。其為氣也，天地得之，萬古不老，生人守之，壽算常存。人而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醉以入房，真氣散矣。真氣散，一身之元氣、宗氣，以致營氣、衛氣、中氣、胃氣，一齊奔上，為喘為急，肢之所以逆冷，脈之所以沉澀也，而命有不傾焉者乎？彼水腫之喘，以水腫論。風寒之喘，以風寒論。哮證之喘，以哮證論。熱病之喘，以熱病論。經中言喘，層見迭出，各有其本，單言喘者，止有數條。撇開各證方言喘，尋到源頭始見醫。

【無何有之鄉】《莊子》〈道遙游〉「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漠之野」。無何有，猶無有。原指什麼東西都沒有的地方，後以指空虛烏有的境界。此處指人參能挽回元氣於若有若無，將散將失之際。

【至無而含至有，至虛而統至實】「無」、「有」、「虛」、「實」，哲學範疇。參見〈心包絡辨〉注。

【釋氏】即釋迦牟尼，佛教的創始人。

【歸真】真，本源。歸真，還其本原之意。

【真如】佛教認為用語言、思維等表達事物的真相，總不免有所增減，不能恰到好處。要表示其真實，只能用「照那樣子」的「如」字來作形容。此處用以指真元之氣。

【綿綿】謂人體真元之氣連綿不斷。

【浩然】即「浩然之氣」。

氣鼓脈弦數論

醫學中，劉、李、朱、張而下，瓣香敬祝者，汪子訒庵，獨於氣鼓證，列之濕門中，殊不謂然，究其源，方書俱然，不自訒庵始。余考其證，是氣也，當列於氣門。氣以類而方明，病雖難而易治。夫氣之功用，全賴脾土為之轉運（氣分氣與炁，土分有無形。脾屬土，有形者也，有形之土運氣。脾藏意，意亦屬土，無形者也，無形之土運炁。有形之土，以藥補之。無形之土，以心養之。二者得兼，而土斯健矣）。土旺而氣乃周流四體，土衰而氣遂停滯中州，貫注軀殼，充盈腠理，鬱而為熱，氣鼓成焉，經曰「諸脹腹大，皆屬於熱」是也。其為證也，四肢日見瘦羸，肚腹日見脹滿，任人揉按，痛癢不關。稍進糧，飽悶難受。脾愈虛，肝益肆其侮。氣愈積，熱益張其威。脈之弦且數，其所由來者，有明徵矣。治是證者，當青筋未大見，臍心未大突，缺盆未大滿之時，重用黃連，以解其熱。清金以制肝盛，培土不受肝邪（經驗方：人參、黃連、焦朮、麥冬、青皮、肉桂、炙草）。藥固有維持之力，尤宜卻鹹味，斷妄想，存神靜慮，以養無形之土，不治氣而氣自宣通，多有得安者。其名不一，曰單脹，以其獨脹於腹也。曰「鼓脹」，以其中空無物也。曰「蠱脹」，若蟲食物而中空也。曰「熱脹」，由熱而脹也。曰「氣脹」，由氣而脹也。統名之曰「氣鼓」也。彼水脹、寒脹，列於濕門，宜也，原與此證毫不相涉。東垣一代偉人，中滿分消丸（厚朴一兩，枳實、黃連、黃芩、法夏五錢，陳皮、知母、澤瀉三錢，茯苓、砂仁、乾薑二錢，人參、白朮、甘草、豬苓一錢，蒸餅為丸），亦尚未晰分也。

【汪子訒庵】即清初醫學家汪昂，號訒庵，著有《醫方集解》、《湯頭歌訣》等書。

【糧】，「餱」的異體字。糧，乾糧，此處泛指食物。

【蠱脹】單腹脹大，多由蟲毒結聚於腹部產生的鼓脹。

血證有不必診脈、有必須診脈論

失血之證有四，從齒失者，曰「齒衄」。從鼻失者，曰「鼻衄」。從咽失者，曰「嘔血」。從喉失者，曰「咳血」、曰「咯血」、曰「吐血」、曰「唾血」。失血則一，而輕重攸分。最輕者齒衄，足陽明胃脈循鼻，入上齒，手陽明脈上頸，貫頰，入下齒，二經熱盛，其循經之血從齒溢出。血路一通，即無熱，亦時常而來，於體無傷，不必以藥治者也。稍輕者鼻衄。凡經之上於頭者皆下通於鼻，少陽之脈上抵頭角，太陽之脈上額，交顛，陽明之脈上至額顱。其血之循於經者，隨氣周流，走而不守，三經為熱所逼，血即從鼻而漏。以童便引熱下行，茅根清胃降火，其血立止。至於漏血過多而無休者，則不責之血熱，而責之氣虛。有形血，一時所不能滋。幾希之氣，速當挽回，急用參耆補氣以督血（經驗方：黃耆一兩、秦歸三錢，薑棗引），補氣以攝血，補氣以生血。雖氣息奄奄，亦可回生。彼傷寒鼻衄，名曰紅汗，熱隨血解，不必止血，亦不必再發汗。瘟疫鼻衄，名曰外潰，毒從血減，不必止血，亦不必再議下。經絡分明，見其證，即可以用其藥也。稍重者嘔血，即在胃腑矣。貯積日久，鬱而上嘔，多則盈盆盈碗，聚則成塊成堆。或一月一嘔，或間月一嘔，或周年一嘔。未嘔之先，鬱悶難安。已嘔之後，神清氣爽，但得血路通利，有嘔至耄耋而無傷者。以恐血阻吸門（急備方：用紙捻刺鼻中，得嚏則通），登時至斃，方書積案，從未有發明其義者。蓋胃為五臟六腑之海，血易為之聚，人而飲食煎熬，停留瘀血，結成窠臼，久則相生相養，習以為常，如蟻之有穴，魚之有淵，生生不已。補之，愈足以滋其黨。涼之，徒足以塞其路。輾轉圖維，惟三七、鬱金，以破負固之城。淮膝、大黃，以開下行之路（懸擬方：三七、鬱金、牛膝、大黃、歸尾、桃仁、枳實，煉蜜為丸）。掃除而蕩滌之，庶有瘳焉。常見山居之民，採草藥以治血，遇是證得愈者居多，草藥之性，無非破血之品，有明徵矣。最重者吐血、咳血、咯血、唾血。致病之衅，原不一端。發病之源，總歸五臟。臟者，藏也，所以藏其血以養神、養魂、養魄、養意、養精與志也。心不主血，則神為之消散。脾不統血，則意為之惝恍。肝肺不歸血，則魂魄為之飄蕩。腎不貯血，則精志為之梏亡。一滴之血，性命隨之，全憑脈息以決吉凶。脈而虛弱，火猶未發，歸脾湯（人參、白朮、茯苓、棗仁、龍眼肉、黃耆、秦歸、遠志、木香、炙草、薑棗引）、養營湯（人參、白朮、黃耆、炙草、陳皮、肉桂、秦歸、熟地、五味、茯苓、遠志、酒芍、薑棗引），俱能奏效。脈而洪數則內火熾矣，火愈熾而血愈亡，血愈亡而陰愈虛，故曰「陽邪之甚，害必歸陰」。當此之時，寒涼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，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真陰，惟以寒滋其陰而養其陽（同〈癆傷論〉），血或歸其位耳。又有一種，五臟為內寒所侵，血不安位而妄行者，脈虛而遲，非附子、乾薑，不足以祛其寒而溫其經（經驗方：附片、乾薑、黃耆、白朮、秦歸、炙草、建元、南棗引），此百中僅見一二者。至於外寒犯乎五臟，擾血逆上者。脈浮而緊，惟麻黃人參芍藥湯（桂枝五分，麻黃、黃耆、甘草、白芍一錢，人參、麥冬三錢，五味五粒，當歸五分），可以攻其寒而安其血。此亦血證之常事，甚無足怪。所以五臟之血，必診脈而後能決也。綜而計之，譬之軍伍，齒衄、鼻衄，巡哨之士卒也。嘔血，護衛之士卒也。咳、吐、咯、唾之血，則守營之士卒也。巡哨之士卒可失，即護衛之士卒可失，而守營之士卒，斷不可失者也。經四十載之推求，而血證瞭解，閱千百人之性命，而血路敢詳。

（司馬劉芹藻，忽患失血，氣喘，脈虛而遲，重用附子、乾薑，黃耆，立愈。由是留心醫學，講解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）

【幾希】很少，很微小。

【紅汗】傷寒，太陽病，脈浮緊，發熱身無汗者，當汗出而愈。也有在鼻衄後自愈者，此種鼻衄，被稱為紅汗。

【惝恍】迷迷糊糊，不清楚。

【梏亡】因受束縛而致喪失。

咳嗽脈論

癆證咳嗽，以癆為本，不在咳嗽論。其餘咳嗽，但得病源縷晰，無脈不可以治。欲達病源，先分內外。外感咳嗽，專責之於肺。風寒之來，先入皮毛，皮毛者，肺之合也，風寒鬱於肺則咳嗽，肺竅得通，則咳嗽止焉，故古有「外感咳嗽則輕」之語。其脈浮而大，散之以蔥白，通之以紫蘇（參蘇飲：人參、紫蘇、葛根、前胡、法夏、茯苓、陳皮、甘草、枳殼、桔梗、木香、蔥白）。至於內傷，經曰「五臟皆令人咳，不獨肺」，然也，而要不離乎肺，其本經咳嗽也，金生在巳，形寒金冷，傷其生氣，喘息有音，甚則唾血，其脈短而遲，補之以波蔻，溫之以砂仁（經驗方：人參、焦朮、雲苓、法夏、陳皮、波蔻、砂仁、炙草、薑棗引）。其心臟咳嗽也，火甚克金，喉中隱隱如梗狀，甚則咽腫，喉痺，其脈浮而洪，涼之以黃芩，瀉之以山梔（經驗方：生地、赤茯苓、山梔、生甘草、黃芩、桔梗、麥冬、燈芯引）。其脾臟咳嗽也，土不生金，隱隱痛引肩背，甚則不可動，其脈濡而弱，培之以黃耆，燥之以白朮（經驗方：人參、秦歸、黃耆、焦朮、法夏、陳皮、雲苓、炙草、薑大棗引）。其肝臟咳嗽也，木燥火發，金被火傷，兩脅下痛，甚則不可以轉，其脈沉而弦，制之以鱉甲，和之以柴胡（熟地、鱉甲、秦歸、柴胡、酒芍、炙草）。其腎臟咳嗽也，火動水虧，金少水涵，腰背相引而痛，甚則咳涎，其脈沉而細，滋之以熟地，堅之以黃柏（知柏地黃湯：熟地、淮藥、棗皮、知母、丹皮、澤瀉、茯苓、黃柏）。久咳不已，移於五腑，病則纏綿難愈，治法仍歸五臟。彼無痰乾咳，火鬱於肺，一言盡之，升提肺氣（甘桔湯：桔梗、甘草），生其津液（八仙長壽丹：熟地、淮藥、棗皮、麥冬、澤瀉、茯苓、丹皮、五味子），斯得之矣。據經分證，即證分脈，憑脈用藥，夫固有歷歷不爽者。經曰「秋傷於濕，冬必咳嗽」，經之所言者，主氣也，四之氣土，正在秋初當權。喻嘉言以為「濕」字疑「燥」字之誤，只知歲氣之燥，而不知主氣之濕。經曰「脾苦濕」，未聞心、肺、肝、腎苦濕。河間〈咳嗽〉之篇，以為濕在脾，可也，而必分其濕在心、在肺、在肝、在腎，何也？丹溪論咳嗽，有風、有寒、有痰、有火、有癆、有虛、有鬱、有肺脹，庶乎近之。降至景岳，所論外感咳嗽，大半內傷之方居多，所談內傷咳嗽，止知「陰虛」一語，雖所重者腎元，四臟亦在內傷之列，何以曾不之及？內傷外感四字，尚未解透耶（自內而出者，喜、怒、憂、思、悲、恐、驚及房勞、飲食所傷為內傷。自外而入者，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及瘟疫、痢病所感為外感）。夫無痰不作咳，無嗽不有痰，一言咳嗽而痰在其中，《內經》所以有飲無痰，飲留腸胃，不咳不嗽者。自漢儒添一「痰」字，方書遂將咳嗽與痰，別為兩門。究竟扯東拽西，兩無分別，書之所以日益支離也。

【四之氣土，正在秋初當權】中醫關於五臟分主四時的說法有二。一曰脾旺於四季，即每季的最末十八天歸脾所主。二曰脾土長夏，即夏末秋初之時由脾所主。故有「秋傷於濕，冬生咳嗽」和「四之氣土，正在秋初當權」之說。

泄證脈論

《難經》訓泄有五，「胃泄」，飲食不化。「脾泄」，腹脹嘔吐。所謂「大腸泄」者，食已窘迫，可該脾泄論。所謂「小腸泄」者，便血腹痛。「大瘕泄」者，數至圊而不便，宜以痢門論，則泄止可言脾胃二經。診其脈數，而邪之自外來者，屬胃，其氣化而為熱，輕則黃連厚腸，佐以利水和胃之品（經驗方：焦朮、雲苓、桂枝、黃連、澤瀉、豬苓、車前、苡米）。至於完穀不化，則泄之甚者也，須芒硝、大黃（經驗方：芒硝、大黃、銀花、炙草、薑棗引），滌其邪而泄自止。診其脈遲，而虛之由內生者，屬脾，其氣積而為寒，輕則焦朮和中，佐以燥濕補脾之味（經驗方：黃耆、白朮、雲苓、蓮肉、法夏、訶子、陳皮、苡米、薑棗引）。至於脹滿嘔逆，則泄之劇者也，必附片、乾薑（經驗方：黃耆、附片、乾薑、焦朮、肉桂、蓮肉、炙甘草、生薑大棗引。嘗與道人分別是證，知其隨手輒驗者，有由來矣），溫其寒而泄乃除。夫泄，顯而小者也，以其泄天妙趣而言，則為水先（混沌之初，衝漠無朕，先天一團氤氳之氣，降而為水，猶未見其昭著。漸至昭著而生火，猶未有其形質。漸有形質而生木，猶未至於堅實。漸至堅實而生金，土則隨行而生。郭璞《葬經》「泄天妙趣水居先」。《河圖》之數，天一生水）。以其承天時行而言，則土為重（坤承天之施，奉以行之。時未至，不敢先時以立始。時既至，不敢後時以墮功。坤道之所以順也。然載萬物者坤，含萬物者坤，非有坤以承天，則天亦將虛於所施，故曰「厚德至靜，無成有終」，可知配天之功用者，惟坤土獨也。正許氏《說文》，重字從土，是以土為重之義）。脾為己土，胃為戊土，一動一靜，一陰一陽，互相為用，所以十二官中，各司一職，獨脾胃統司倉廩之官。以其物之資始而論，惟恃動氣（戰乎乾，戰即鼓蕩之意，謂資始也。楊子云「太初者，氣之始。太素者，質之始。稟乾之始，出而為動」）。以其物之資生而論，全仗穀氣（致役於坤，役即「孳」字之意，謂資生也。《淮南子》云「毛蟲則橫生，倮蟲則縱生」，萃坤之生養而歸穀）。脾主消穀，胃主納穀，一表一裡，一剛一柔，還相為質。所以五行寶內，但養一臟，惟脾胃實養性命之寶。至哉坤元，厥惟脾胃。擬七斗以摩霄（上頂心，心有七竅），高懸西北。斷六鰲以立極（下臨六腑），美盡東南。富媼（《漢書》後上富媼）敷文，宅中葉裳元之吉。媒婆（方書脾為媒婆）踐約，婚媾迨冰至之辰。卜操柄之有歸（《說卦傳》「坤為柄」），應差豎亥（《史記》〈天宮書〉「豎亥步經，大章行緯」）。占括囊之無咎，穩塞夷庚（《左傳》「以塞夷庚」，謂要道也）。像推吝嗇，義取含章，後得無患乎。先迷方外，必根據直內。以故胃與脾合，馬之所以稱牝也。脾與胃分，龍之所以戰野也。調理得宜，百體從茲而安。調理失宜，百病從茲而起。夫泄，顯而小者也。

【該】通「賅」，包括的意思。

【大瘕泄】古病名，出《難經》〈五十七難〉。證見大便頻數難下，裡急後重，或有陰莖中痛，相當於後世之痢疾。

【圊】廁所。

【脾為己土，胃為戊土】古人以十天干配五臟五腑，陽干配腑，陰干配臟。戊己屬土，戊為陽干，胃為陽土，故胃為戊土。己為陰干，脾為陰土，故脾為己土。

【動氣】指陰陽二氣的運動而化生萬物。

【至哉坤元】語見《周易》〈坤．彖〉「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」。坤元，指坤是大地功能的開始，生成萬物的根元。至哉，是贊美之詞，「至」是至高，至大的意思，相當於「多麼高大啊！坤元」。

【七斗】北斗七星。此處代指心之七竅。

【六鰲】鰲，傳說中的海中大龜，一說大鰲。此處代指六腑。

【富媼】媼，婦人。大地屬陰，長養萬物，猶如富有的婦人。

【裳元之吉】見〈坤卦．六五爻辭〉「黃裳，元吉」。黃是土，亦即大地的顏色，也是中央的顏色。六五在坤卦上卦的中位，因而以黃色象徵。六是陰，而處於奇數的陽位，並不正，所以用裳比擬。裳是裝飾性的下衣，此處比擬為謙遜的態度。六五居中而不得正，但由於態度謙遜，因而還是最吉祥的。

【冰至之辰】古人成婚，多在陰陽交會之二月，而迎親之前，必先請期，請期多在正月中，此時冰猶未消溶，故稱確定婚期為冰至之辰，媒人為冰人。

【操柄】見《周易》〈說卦傳．第十一章〉「坤為地…為柄」，是說坤象徵地，地操縱萬物，如同萬物之柄。

【括囊無咎】語見《周易》〈坤．六四爻辭〉「括囊，無咎，無譽」，括囊，是將口袋收緊，象徵處於危險的地位。因坤之六四，雖是陰爻居陰位，卻是上卦的最下位，得正而不得中，過於陰柔，仍然處於危險的位置，應當收斂，謹言慎行，才能避免災禍。

【穩塞夷庚】夷庚，車馬可以通行的平坦大道。穩塞夷庚，謂穩穩塞住往來之要道也。因脾胃居於中焦，為上下交往的交通要道，故謂之塞夷庚。

【含章】含章可貞，見《周易》〈坤．六三爻辭〉「含章可貞，或從王事，無成有終」。章，是美麗的文彩，必須含而不露，才能保持純正。

【先迷方外】語見《周易》〈坤．文言〉「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」。方外，指大地。義，指正義。此指六二，不要為大地之方，即廣大所迷惑，應當以正義的準則，為外在行為的規範。他的德行，就不會孤立，就不會迷失於方外。

【直內】即內心正直。

【馬之所以稱牝也】牝馬，母馬也。脾屬陰，胃屬陽，脾與胃相合，象徵陰陽相交，納化相濟，升降相因，能發揮正常的生理功能，好比母馬與大地同類，具有在大地奔馳的無限能力，而且性情柔順祥和。此處以易理說明脾胃相互合作的重要作用。

【龍之所以戰野也】「龍戰於野」見《周易》〈坤．上六爻辭〉「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」。坤之上六，陰旺盛到極點，陰極反陽，不能不與陽爭，陰陽相爭，兩敗俱傷。《易經》用兩條龍在野外戰鬥，流著黑黃色的血來象徵。此處用以說明脾胃不相合而相爭所帶來的嚴重後果。

水腫脈浮大沉細論

《脈經》曰「水腫之脈，浮大易愈，沉細難痊」。余謂醫不細揣脈與證，斯已難矣。果脈清證確，浮大固可十全，沉細未必難痊。余少時曾患水腫而回生者，欲知水腫幽明路，說法何妨我現身。人生飲入於胃，氣化之妙，全憑脾、肺、腎三經。脾專運用之職，肺擅通調之官，腎司熏蒸之用，而後雲興雨施，滲入膀胱。三經失權，其氣不化，蓄諸中州，橫流四肢，泛溢皮膚，一身之中，無非水為之灌注矣。以其脈之沉細者言之，脈而沉細，病愈深而侵入臟矣。即脈之沉細分證之陰陽，其為陰水腫也，形寒傷肺，濕寒侵脾，虛寒埋腎，大便溏瀉，小便清利，脈則沉細而遲，補土以溫金，實脾湯（焦朮、茯苓、炙草、厚朴、肉桂、草蔻、木瓜、木香、附片、乾薑、大棗引），實開斯世之福。壯水兼補火，腎氣湯（熟地、茯苓、山藥、丹皮、棗皮、淮膝、車前子、附子、肉桂、澤瀉），能挽造化之窮。其為陽水腫也，火盛克金，熱鬱侮土，燥過枯水，大便堅硬，小便黃赤，脈則沉細而數，石膏友麥冬（經驗方：石膏、麥冬、粳米、炙草、大棗、生薑。），本草中足稱治水之橇（《史記》〈夏紀〉「禹治水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」。橇，履器之有齒者，今之木屐仿之）。黃連伴黃柏（經驗方：黃連、苡米、黃柏、車前、肉桂三分，知母、炙草），醫方內大是分水之犀（《抱朴子》「犀角一尺以上者，刻為魚形，銜以入水，水即分開」）。余嘗閱是證，陰陽俱厥，有令人不可測度。陽水之厥，更有十倍於陰水者。陰水誤以陽治，先或聲啞而死。陽水誤以陰治，定是吐血而亡。至於脈之浮大，邪猶在表，病之最淺者也。水蓄膀胱，五皮飲（五加皮、地骨皮、茯苓皮、大腹皮、生薑皮），可潔清淨之府。水行肌表，越婢湯（石膏八錢，麻黃六錢，大棗一二枚，炙草三錢，生薑三錢），足開鬼門之關。其朝寬暮急，暮寬朝急者，水隨氣之升降也，何必曰「陰虛陽虧」。上氣喘促，夜臥難安者，水淫肺之葉孔也，何必曰「子胎母宮」。曰「風水」，曰「石水」，曰「皮水」，多其水名。曰「濕腫」，曰「血腫」，曰「風腫」，總是水腫。揣摩脈證，辨別臟腑，沉細浮大，有何難易之分？酌理準情，無非從前所有之語。披肝瀝膽，儘是劫後餘生之言。其於是證，煞吃苦辛矣。愁成白髮三千丈，歷盡洪濤十八灘。

人但知浮大為陽，沉細為陰，而不知沉細中有遲數，即有陰陽。治之之法，相去甚懸。世之患是證者，多為藥餌所誤，惜不早得是而讀之也。

偏正頭痛不問脈論

醫有不知其病而不能治者，亦有明知其病而不能治者。有莫解其病而莫能療者，亦有瞭解其病而仍莫能療者。與哮癇相頡頏，而深藏之固更甚於哮癇者，正頭風一證。或數日一發，或數月一發。其發也，突如其來，不因邪觸。其止也，詘然而止，非藉藥醫。揣其痛之根，不越風毒之客於髓海焉。六經皆有頭痛，三陽之經上於頭，隨其經而醫之，藥到而痛自除。痛居經絡不到之處，羌活、防風，無所施其勇。升麻、乾葛，無所竭其力。柴胡、黃芩不能消其事而逐其邪。三陰亦令人頭痛，或痰壅於胸膈（太陰），或氣逆於腦頂（少陰），或冷逼乎督脈（厥陰）。而痛不關於痰氣與風，南星、半夏燥其痰。麻黃、附片溫其經。吳萸、乾薑去其寒。燥者自燥，溫者自溫，去者自去，而痛者自痛也。本草臚陳，空對神農而數典；萬書案積，莫向仲景而問建。抑又聞之劍閣之危險，四面拒敵，而偏以縋入之（鄧艾破蜀至陰平，山勢險絕，軍士不得過，以縋入之）。逼陽之深，固萬夫莫當，而偏以老克之（《左傳》「逼陽城小而固，晉．荀偃、伐逼陽，入於逼陽，請於荀罃曰『水潦將降，懼不能歸，請班師』。荀罃曰『牽帥老夫，以至於此，七日不克，必爾乎，取之五月庚寅』。荀偃、帥卒攻逼陽，親受矢石，甲午滅之」）。閱方書鼻淵，稱為腦漏，腦可漏之出，亦可注之入，以口服藥而經不通者，以鼻注藥而竅自通。在揀其解毒去風，性味之平正者，淡淡注之（白菊、陳茶煎湯冷注。一方，皂角、細辛，研細末，吹鼻得嚏則解），而痛自漸漸減炙。以鼻代口，休防郢人之堊（《莊子》「郢人鼻端有堊，使匠石斫之，匠石運斤成風，堊去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改容」）。追風拔毒，何假華佗之刀（華佗字元化，漢末沛國譙人。通五經，精方脈，能刳骨療疾，為外科之祖。有《青囊書》，惜乎無存）。然此法肇自前人萊菔汁注鼻之方，特取而變化之者。至於偏頭風痛，丹溪以為左屬風、屬火，多血虛。右屬熱、屬痰，多氣虛，用之未必大驗。究其根，亦是風毒傍於腦海之旁，病之去路，多從目出而解。同邑石光南所傳淡婆婆一方（淡婆婆根為君，天麻、京子為臣，川芎、白芷為佐，菊花、當歸、木賊為使，黑豆百粒為引。註：淡婆婆為板藍根，京子即是蔓荊子），初起者用之屢效，殊不可解，錄之以備急用。一種手三陽之脈受風寒，伏留而不去者，名「厥頭痛」。入連在腦者，名「真頭痛」。其受邪與正頭風無異，而其來也速，其死也速，更有甚於偏正頭風者，古無救方，質諸海內名公，不知家亦藏有秘方否？

石光南家累千金，廣為結納高人異士，過其地者，輒館於書齋，所得多醫書未傳之秘方。淡婆婆，又名淡親家母，未考其性，但嘗其味，亦屬平淡，草藥肆購之。

【頡頏】鳥飛上下貌。《詩》〈邶風．燕燕〉「燕燕於飛，頡之頏之」，引申為不相上下或相抗衡的意思。

【正頭風】又名正頭痛，與偏頭痛相對而言。

【臚陳】陳列的意思。

【堊】音餓，白色土。郢人之堊，見《莊子》〈徐無鬼〉「郢人堊慢（墁）其鼻端若蠅翼」，郢人用白土塗抹於鼻端。

【淡婆婆】為馬鞭草科赭桐屬植物大青木，別名路邊青、鴨公青，以根葉入藥。

心氣痛脈論

古傳心痛有九，循其名而責其實，纖毫難溷（混）。一曰「蟲」，凡痛脈多伏，今反洪數者，蟲也。厥名曰蛔，長寸許，首尾通紅，踞於心窩子，吮血吸精，傷心之患，莫慘於是。以雄黃、檳榔、白礬為丸，殺之而痛自除。二曰「疰」，疰者，自上注下也，令人沉沉默默，心中隱隱作病，甚有疰至滅門戶而莫名其病者。脈則乍短乍長，乍澀乍細，非尋常藥餌所能療，惟蘇合丸（麝香、沉香、丁香、檀香、香附、蓽茇、白朮、訶子、硃砂、青木香、烏犀角各二兩，薰陸香、龍腦各一兩，安息香二兩，另為末，用無灰酒熬膏，上為末，用安息香膏加煉蜜為丸，每兩十九，蠟包裹，溫水化服）、阿魏膏（楂肉、膽星、法夏、麥芽、神麴、黃連、連翹、阿魏、蔞仁、貝母、風化硝、枯碱、蘿蔔子、胡黃連，上為末，薑湯浸，蒸餅為丸。相其本體之強弱寒熱，體強而熱，阿魏丸。體弱而寒，蘇合丸），庶可以治。三曰「風」，風得火而益熾，火得風而愈威。風而入於心，則痛之猝者也。其脈浮緊而數，以白菊、白礬為君，侯氏黑風散（白菊五錢，白礬錢半，防風、白朮、桔梗八分，人參、茯苓、秦歸、川芎、乾薑、細辛、牡蠣三分，共為末，溫酒調），可采也。四曰「悸」，有觸而驚曰驚，無觸而驚曰悸，悸而至於痛，則悸之甚者也。其脈虛而滑，加乳香、沒藥為使，李氏養心湯（黃耆、茯苓、秦歸、川芎、法夏、甘草、柏子仁、棗仁、遠志、五味、人參、肉桂、乳香、沒藥、薑棗引），盍用之。五曰「食」，食入於胃，停滯未化，攻衝作痛，其脈短而澀，平胃散（蒼朮、厚朴、陳皮、炙草），洵為對證之方。六曰「飲」，飲入於胃，攻注無常，激射作痛，其脈濡而遲，五苓散（豬苓、茯苓、焦朮、澤瀉、肉桂）實為導水之劑。七曰「冷」，寒氣犯於絳宮，脈則或遲或結，吳萸、川椒、砂仁、木香，止痛書，何難共證（經驗方：木香、砂仁、肉桂，等分為末，每服五分）。八曰「熱」，火氣鬱於胸膈，脈則或數或促，生地、梔子、黃連、苦楝，除痛藥，確有明文（經驗方：黑梔仁一兩，乾薑一錢五分，炙草一錢五分）。九曰「去來痛」，經脈周流，有礙則痛，過其所礙而旋止，巡至所礙而復發。氣充血足，何礙之有，不必診脈，補之可也（經驗方：黃耆、焦朮、肉桂、秦歸、法夏、陳皮、茯苓、炙草、薑棗引）。顧同是心氣痛也，以蟲之傷人最酷者，居首。以疰之傷人最隱者，居二。以風之傷人最速者，居三。以悸之介在可以傷，可以無傷者，居四。以飲、食之不輕傷人者，居五六。以寒、熱之恆有者，居七八。以去來痛之人皆知而能治者，居九。想古人位置之宜，亦大費躊躇矣。然名則列之有九，而義實本之於經。曰「蟲痛」者，經言「蛔蛕心腹痛」也。曰「疰痛」者，如飛屍、遁屍之類也。曰「風痛」者，經言「肝心痛」也。曰「悸痛」者，手少陰之脈，起於心中也。曰「食痛、飲痛」者，足太陰之脈，其支上膈注心中也。曰「冷痛」者，寒氣客於背俞，注於心也。曰「熱痛」者，寒氣客於經脈，與熱相薄也。曰「去來痛」者，經言「氣不宣通」也。要皆非真心痛也，若真心痛，手足冷至節，旦發夕死，夕發朝亡，彼醫家所傳之方，大半言「止冷痛」。本草所注之性，間有「止熱痛」之語。夫冷熱之痛，病之最淺而最易辨者，諸書尚且聚訟，何況痛之至隱而至僻者乎？領會《靈》、《素》微詞，才是醫家學問。變化本草訓語，方知用藥權衡。

【疰】通「注」，有灌注和久住之意，主要指結核病。也指其他一些具有傳染性和病程長的慢性病。

【絳宮】古氣功書解剖名詞。膻中穴之後，即心君所在位置為「絳宮」。

【真心痛】病名。《靈樞》〈厥病〉「真心痛，手足青至節，旦發夕死，夕發旦死」，即心前區有劇烈的難以忍受的陣發性絞痛，並向肩臂放散，可有呼吸困難、閉氣、汗出淋漓、四肢厥冷、紫紺等現象。多為重症心絞痛、心肌梗塞、肺梗塞而伴有休克者。

腰痛脈論

〈脈要精微論〉曰「腰者，腎之府，轉移不能，腎將憊矣」，〈經脈篇〉曰「足少陰之別，名曰大鐘，實則閉癃，虛則腰痛」，〈刺腰痛篇〉曰「足太陽脈，令人腰痛」，〈刺瘧論〉曰「足太陽之瘧，令人腰痛」，細考《內景傳圖》，腰為腎經所居之地，膀胱經所過之區，腰痛止此二經。彼足厥陰、足陽明、足少陽經，本不行腰，而言腰痛者，牽引而痛也。方書所辨，未嘗分別其經。世醫所治，止及「腎虛」一語。夫腎與膀胱，一表一裡，邪之自外來者，盡屬太陽之腑。痛之自內生者，總歸少陰一經。診其脈之沉細者，而知其痛在少陰焉。時痛時止者，房勞耗其精也（熟地、淮藥、棗皮、澤瀉、粉丹、茯苓、杜仲、牛膝）。枕衾燦爛，心迷解語之花（唐《天寶遺事》「大液池千葉蓮盛開，帝與妃子共賞，謂左右曰『爭似此解語花』」）。雲雨蒼茫，神醉遊仙之夢（《高唐賦「昔者，先王嘗游高唐，怠而晝寢，夢見一婦人曰『妾巫山之女也，為高唐之客，聞君游高唐，願薦枕席』」）。時痛時熱者，濃味熬其水也（熟地、淮藥、棗皮、茯苓、澤瀉、丹皮、黃柏、知母）。山筍湖蒲，總無下箸之處（《晉書》「何曾日食萬錢，對案尚無下箸處」）。膾鯉炰鱉，翻為適口之資。痛著不移者，閃挫竭其力也（經驗方：熟地、丹皮、秦歸、杜仲、續斷、淮膝、桃仁）。重舉千鈞，自詡扛鼎之力（《漢書》「項羽力能扛鼎」）。奇經百驗，空傳刮骨之文（見華佗注）。填骨髓而補真陰，為少陰之主藥，厥惟地黃，調和補瀉，燮理陰陽，實為護國之臣。診其脈之浮緊者，而知其痛在太陽焉。刺痛背肉者，風淫於腎俞穴也（經驗方：麻黃、獨活、細辛、防風、秦歸、酒芍、生地）。傴僂而行，偏銘考父之鼎（《左傳》正考父之鼎，銘曰「一命而傴，再命而僂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」）。痀瘻在望，也承丈人之蜩（《莊子》「仲尼適楚，出於林中，見痀瘻者承蜩，猶掇之也，顧謂弟子曰『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，其痀瘻丈人之謂乎』」。註「痀瘻，曲背。承蜩，以竿粘蜩」）。鬱痛畏冷者，寒客於氣海俞也（經驗方：麻黃、附子、細辛、秦歸、炙草）。閑坐淒涼，濫廁楚宮之女（楚王愛細腰，宮女多有不食以求瘦其腰者）。幽居涬冷，空披齊國之紈（梁簡文帝啟魯縞齊紈，藉新香而受彩。梁元帝謝賫錦，啟鮮潔齊紈，聲高趙轂）。病重難移者，濕著於藏精所也（經驗方：麻黃、蒼朮、杜仲、淮膝、焦朮、秦歸、茯苓、苡米、炙草）。舉止維艱，已作支離之態。（《莊子》「支離疏者，頤隱於齊（臍），肩高於項，會撮指天，五管（官）在上，兩脾在脅」。註「支離，駝子。疏，人名。會撮，髮髻」）。屈伸莫遂，且無輾轉之嫌。調血脈而通關竅，為太陽之主藥，實為麻黃，驅逐客邪，通行經絡，允推先鋒之將。少陰不輕痛，太陽之痛居多，所以《內經》麻黃之證特詳。今人所治，動曰「地黃證」，盍取《內經》而細玩之也乎？

【游仙之夢】即傳說楚襄王游高唐，夢見巫山神女事。

【濃味熬其水】指嗜食膏梁厚味、辛辣煎炒之品，致体內陽熱偏盛，煎熬腎水。

【燮理陰陽】燮，音謝。燮理陰陽，調理陰陽的意思。

【痀瘻】音義同「佝僂」，駝背之狀。

【蜩】音條，即蟬。

【幽居涬冷】幽居，深居。涬冷，清冷。即深居，感受自然清冷之氣。

【齊國之紈】齊地出產的白細絹。

腳氣痛脈論

諸痛忌補，腳氣痛尤甚，名曰「壅疾」。壅者，濕氣堵截經絡之謂，顧其名可以思其義。有為寒濕壅者，人跡板橋（溫庭筠詩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），身歷冰霜之慘。江深草閣（杜甫詩「五月江深草閣寒」），泥多滑澾之侵。冷淒之氣，下注為濕，浸淫筋骨，晝夜憎寒作痛，其脈濡而遲。非蒼朮、加皮，不足以燥勞筋之濕。非乾薑、附子，不足以祛切骨之寒（經驗方：蒼朮、加皮、羌活、防風、防己、附片、乾薑、秦歸、苡米、木瓜、炙草、大棗）。有為濕熱壅者，餐瓜嗜果，惟貪口腹之甘，旨酒嘉餚，不顧肺腸之腐。薰蒸之氣，下流為濕，煎熬陰血，臨夜發熱而痛，其脈濡而數。惟淮通、蘇梗，庶可以疏閉塞之經。惟黃柏、麥冬，庶可以清蘊隆之熱（經驗方：淮通、蘇梗、黃柏、麥冬、生赤皮、秦歸、羌活、防風、苡米、木瓜、炙草）。有為風濕壅者，濕鬱為熱，熱則生風。其痛也，走注無常，輒肆其毒，中於踝，腫則載塗若跣（《書》〈說命〉「若跣，弗視地，厥足用傷」）。中於脛，伸則刲痛如刀。中於膝，形則蓋大如鶴，其脈濡浮而數。必也大黃、芒硝退其火，而風斯息。防風、羌活散其風，而濕乃除（經驗方：大黃、芒硝、羌活、防風、秦歸、生地、牛膝、淮通、炙草、薑棗引）。斯三者，本非廢疾，而多致成廢疾者，補誤之也。跛倚以為容（《禮記》「有司跛倚以臨祭」），許多書齋秀士。蹣跚不自便（《史記》「子苦蹣跚」，言足欲進而趑趄也），偏及繡閣名姝。究其受害之由，無非流俗所尚溫補醫者之所為也。外有一種蜷縮枯細，不腫而痛，名曰「乾腳氣痛」，有潤血清燥之方。又有一種足跟作痛，焮腫而紅，名曰「陰虛腳痛」，有補腎養營之劑。驗其證，或腫或痛。審其脈，為澀為細，可考而知，與濕有大不相侔者。治是證者，勿藉口斯二證而任意補之也可。

【滑澾】澾，音達。滑澾，滑溜的意思。

【載塗若跣】塗，通「途」，道路。跣，赤腳。載塗若跣，即好像赤著腳在路上行走，步履蹣跚樣。

【刲痛如刀】刲，刀割。即疼痛得好像刀割一樣。

消渴從脈分證論

經曰「二陽結（足陽明胃，手陽明大腸），謂之消」，同一結也，而氣分、血分判焉（病在氣分則渴，病在血分則不渴。消渴以渴為主而判氣血，血分亦有渴者）。氣分結者，病發於陽。血分結者，病發於陰。二證相反，如同冰炭。其發於陽也，陽明被火煎熬，時引冷水自救，脈浮洪而數。其發於陰也，陽明無水涵濡，時引熱水自救，脈沉弱而遲。發於陽者，石膏、黃連，可以折狂妄之火（石膏、知母、炙草、黃連、粳米），人所共知。發於陰者，其理最為微妙，非三折其肱，殊難領會。人之灌溉一身，全賴兩腎中之水火（津液發源於華池，湧於廉泉，為甘露、為瓊漿，以養百骸。華池，兩腎中先天之祖竅，水火朕兆處。廉泉，舌下二穴名），猶之甑乘於釜，釜中水足，釜底火盛，而甑自水氣交流，倘水涸火熄，而甑反乾枯縫裂，血分之渴，作如是觀。當此舌黑腸枯之時，非重用熟地，不足以滋其水。非重用附桂，不足以益其火（八味湯：肉桂、附子、熟地、山藥、棗皮、澤瀉、丹皮、雲苓），火熾水騰，而渴自止。余嘗治是證，發於陽者，十居二三，發於陰者，十居七八，用桂附多至數斤而愈者。彼本草所注，無非治氣分之品，而治血分之藥性，不注於本草，方實始於仲景，至喻嘉言而昌明其說。上消如是，中下消可類推矣（胃熱多食善饑為中消，腎熱渴而小便有膏為下消。治法仍分氣血。下消小便甜者難治，水生於甘而死於鹹，小便本鹹而反甘，是脾氣下陷腎中，土克水而生氣泄也）。昔漢武帝患是證，仲景進桂附八味湯，服之而愈，因賜相如服之不效。或曰「相如之渴，發於氣分」，或曰「相如為房勞所傷，非草木之精華所能療」，武帝不賜方而賜以金莖露一杯（李商隱詩「侍臣最有相如渴，不賜金莖露一杯」），庶幾愈焉，未可知也。

【三折其肱】即「三折肱」，比喻醫生的知識和經驗豐富，語出《左傳．定公十三年》「三折肱，知為良醫」。

【仲景進桂附八味湯】張仲景為東漢末年（約公元一五零-二一九年）著名醫學家，而漢武帝劉徹為西漢皇帝（前一五六-前八七年），仲景比漢武帝遲出生約三百年，怎會為漢武帝治病呢？此處有誤。

【金莖露】金莖，是漢武帝所造承露盤的銅柱。用金莖托承露盤所承的露珠稱為「金莖露」。

嘔吐脈論

嘔吐之證，一曰「寒」，一曰「熱」，一曰「虛」。寒則脈遲，熱則脈數，虛則脈虛，即其脈可以分其證。最易治者，寒。陽明為消磨五穀之所，喜溫而惡寒，一自寒犯於內，兩相齟齬，食入即吐，不食亦嘔。彼法夏、丁香、白蔻、砂仁，本草所注，一派止嘔定吐之品，非不神效，不如一碗生薑湯，而其效更速者，經所謂「寒氣客於腸胃，厥逆上出，故痛而嘔」是也。最誤治者，熱（寒涼燥烈之性，功過參半焉者也。丹溪滋腎水而清濕熱，原補前賢所未備，乃效顰者，肆行寒涼，人之死於寒涼者，非丹溪之罪，實不善讀書者之罪。有明諸儒救寒涼之弊，多為過激之言，二百年中，寒涼之風，一變為燥烈之火，人之死乾燥烈者，什倍於寒涼。遇是證，彼曰宜熱，此曰宜熱，且曰某書某書，鑿鑿有憑，又安知證屬熱乎哉）。寒之不已，鬱而為熱，醫不知其熱，仍以辛熱治其寒，愈嘔愈熱，愈熱愈吐，彼麥冬、蘆根，止嘔定吐，書有明文，尚不知用，何況石膏之大涼大寒乎（經驗方：石膏、麥冬、粳米、炙草）？不知石膏為止嘔定吐之上品，本草未注其性，《內經》實有其文。經曰「諸逆上衝，皆屬於火。諸嘔吐酸，暴注下迫，皆屬於熱」，是也。最好治者，虛。不專責之胃，而兼責之脾，脾具坤靜之德，而有乾健之運。虛難轉輸，逆而嘔吐，調理脾胃，乃醫家之長策，理中湯（人參、焦朮、乾薑、附子、炙草、大棗）、六君子湯（人參、焦朮、法半夏、茯苓、陳皮、炙草），皆能奏效。經曰「足太陰之脈，挾咽，連舌本，是動則病舌本強，食則嘔」，是也。夫嘔吐，病之最淺者也。噎膈，病之至深者也，極為易辨。嘔吐，其來也猝。噎膈，其來也緩。嘔吐，得食則吐，不食亦有欲嘔之狀。噎膈，食入方吐，不食不嘔。嘔吐，或寒，或熱，或虛，外見寒熱與虛之形。噎膈，不食亦與平人一般。嘔吐不論年之老幼，噎膈多得之老人。嘔吐，脈有遲、有數、有虛。噎膈，脈緩。方書所論嘔吐，牽扯噎膈之文，噎膈半是嘔吐之方，有何疑似之難辨而茫無定見也。昔在湘中，壺碟會友，一老醫曰「吾治噎膈，得愈數人」，覈其藥，曰「附子理中湯」，考其證，乃脾虛之嘔吐者。又一老醫曰「吾治噎膈，得愈數人」，覈其藥，曰「黃連法夏湯」，考其證，乃胃熱之嘔吐者。諺云「藥能醫假病，人多得假名」，其即二老之謂歟！至於老人氣鯁，時嘗嘔吐，不可概以嘔吐論，亦不可遽以噎膈論，蓋津少氣虛，難以傳送，古人刻鳩於杖，祝其無噎者，此也。孕婦嘔吐，法夏不犯禁例，且能安胎，《準繩》已詳言之。更有婦人，天癸來時，為風寒所襲，傳送肺經，血凝於肺，食入即嘔，一載有餘，醫家以尋常治嘔吐之法治之，或寒或熱，俱不見效，只以桔梗、紅花諸藥，去瘀生新，數劑而愈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
【刻鳩於杖】刻鳩形於枴杖上。《後漢書》〈儀禮志〉中「仲秋之月，縣道案戶比民。年始七十者，授之以玉杖，餔之糜粥。八十、九十，禮有加賜，玉杖長（九）尺，端以鳩鳥為飾。鳩者，不噎之鳥也。欲老人不噎」。

痿證不從脈論

《內經》〈痿論〉與〈痺論〉、〈風論〉，分為三篇，病原不同，治法亦異。方書多雜見於〈風痺論〉中，將經文混淆，後學迷離莫辨。按四體縱馳曰痿（經曰「肺熱葉焦，則皮毛虛竭急薄，著則生痿躄」，又曰「帶脈不引，故足不用」。經之所言者，止痿於足耳，而分筋、肉、骨、脈痿。道人治之而愈者，則不止於足，而有頭痿、腰痿、手痿、一身俱痿。其論形體枯澤，亦與經論稍有差池，而其治法，仍不外乎經義，不過於潤燥活血隊中，少加桂為之嚮導。篇中所論，以所見言），與風相近而實相遠，不仁不用，究非瘓非癱（《正字通》「癱瘓，四體麻痺，筋脈拘急」。按諸醫書，發於左為癱，發於右為瘓，男多發左，女多發右），不痛不腫，實非瘛非瘲（筋急而縮為瘛，筋馳而緩為瘲，伸縮不己為瘛瘲。按：瘲，馳之瘲，外見風證）。有即發即愈者，有歷一二日方愈而復發者，有周年半載而不愈者。語言依然爽朗，神氣依然清明，飲食形體依然不變不減，令醫有莫知所適從者。考本草所注，黃柏、蒼朮為治痿之要藥，醫多不解，不敢輕用，而以為脾主四肢，純以補脾溫脾之品治之，致痿成終身者，比比矣。間亦有幸用而獲效者，第知病之愈而不知病之所以愈，盍讀《內經》而恍然焉。經曰「治痿獨取陽明」，陽明主潤宗筋，為濕熱所傷，宗筋不潤，弛而不能束骨，發而為痿。蒼朮陡健陽明經，黃柏清熱而堅骨，藥到病除，而後嘆古人，名為二妙，實有妙不可言者。夫病源不清，見其方而不敢用其藥。病源既清，推其類可以盡其餘。麥冬能治痿者（經驗方：麥冬，粳米煮粥），濕熱蒸肺，肺葉焦而難以宣佈。乾地能治痿者（經驗方：乾地黃四兩，黃柏一兩，知母一兩，肉桂一錢，煉蜜為丸），濕熱傷血，血脈涸而不能養筋。本草所注，可以清熱而涼血者，皆可以治痿也。病自我識，方自我立（書傳古方，為後人之法程。明君臣之義，補瀉之理，非謂即以其方治病，南北之水土不同，古今之時勢不同，年齒之老幼不同，冬夏之寒燠不同，賦稟之厚薄不同，氣質之清濁不同，境遇之順逆不同，是在為醫者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有是證必有是方），即不用黃柏、蒼朮可，即倍黃柏、蒼朮亦可。其或兼風、兼痺、兼虛，雜用治風、治痺、補虛，有何不可？至於脈，置之勿論可也。

風痺脈論

病有明醫能治，草醫能治，而大醫不能治者，風痺也。痺者，閉也，謂兼寒濕閉塞經絡而痛也。《內經》所以有風勝、寒勝、濕勝之分，而有行痺、痛痺、著痺之語。診其脈浮緊而弦，要歸於風，病發肝經，殃及肢體。中於骨則伸而不屈，中於筋則屈而不伸，中於血則凝澀而不流通。治之之法，羌活、防風疏其風。紫蘇、青皮行其滯。加皮、黃柏堅其骨。苡米、木瓜舒其筋。蒼朮、防己燥其濕。松節、茄根散其寒。人參、白朮補其氣。生地、秦歸活其血。有雜合之證，斯有雜合之方（經驗方：羌活、防風、石膏、側柏葉、黃松節、苡米、木瓜、秦歸、炙草、生地黃）。倘鬱而為熱，脈數無論，又當大泄其熱。閉而積寒，脈遲不來，又當重溫其經。所謂明醫者，黑籍除名，丹經注字，儒、釋、道心歸一貫，天、地、人理統三才，名山考道，面壁九年，勝地棲身，足濯萬里。其於是證，外有以燭照五運六氣之淫邪，內有以洞鑒五臟六腑之亢害。用風藥為君，有用至數斤而愈者。用大黃泄熱，有用至數觔而愈者。用附子溫經，有用至數觔而愈者。大醫見之而咋舌，草醫見之而傾心也。草醫何以敢與明醫抗衡哉？是證經驗之方，有用之一世者，有用之二世者，有用之三世者，奇貨可居，匪伊朝夕矣。採藥於深山虎穴（《漢書》「班超曰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』」）、蠶叢（《成都記》「蠶叢氏，蜀君也」。李白詩「見說蠶叢路，崎嶇不易行」），不辭登陟。教子於密室雅塗（盧仝詩「忽來案上翻墨汁，塗抹滿書如老雅」）、蚓跡（唐太宗《王羲之傳》論肖子，云「擅名江表，然無丈夫氣，行行若潔春蚓，字字如綰秋蛇」），大費躊躇。購米市鹽，信是傳家之寶。枕流漱石（晉．孫楚欲隱居，誤云「枕流漱石」，王濟曰「流可枕，石可漱乎？」楚曰「枕流欲洗其耳，漱石欲礪其齒」），希圖待聘之珍。想其附耳低言，吾祖如是，而屢效焉。吾父如是，而屢效焉。吾身如是，而屢效焉。一卷之書，不從理解得之，不從藥性得之，而從經驗得之，乃知巖谷生苗，必非無故。舉凡玉女（《爾雅注》「似葛，蔓生有節，江東呼用龍尾，亦謂之虎葛，細葉赤莖」）睽姑（《爾雅注》「鉤也，一名王瓜，實如瓝瓜，正赤味苦」），雞頭鴨腳（洛陽《伽蘭記》「生筋狗骨之木，雞頭鴨腳之草，亦悉備焉」），無非逐風燥濕祛寒之品，妙手所得，適與是證相當，而與明醫吻合，所以大醫見草醫而驚訝，明醫見草醫而肅然起敬也。世之所稱大醫者，我知之矣，非醫大也，補大之也。補何以大？藥大而醫亦大耳。其出門也，衣輕策肥，揚鞭周道，意氣可謂都矣。其診脈也，凝神閉目，兀坐終朝，經營可謂苦矣。其開方也，咀筆濡毫，沉吟半晌，心思可謂專矣。及閱其所撰之單，黃耆、白朮、附子、乾薑，詎知熱得補而益烈，寒濕得補而益凝，輾轉糾纏，釀成不用，可勝悼嘆。蓋嘗微窺底蘊，其素所挾持者然也。咄咄逼人，獨會醫門之捷徑。揚揚得意，別開海上之奇方。原未夢見何者為脾胃？何者為命門？開口不曰「脾胃土敗」，便曰「命門火衰」。本草千百味，約之不滿十味。古籍千百方，算來止用兩方。何分內外之傷，概歸一補。不論陰陽之證，總是一溫。《靈樞》、《素問》，一筆可勾。《湯液》（本草名，伊尹著）、《難經》，百年難學。漢、唐、宋、元之書，許多闡發。張、朱、劉、李之論，徒事鋪張。從來醫書萬言，記得僅有三言。人心七竅，剖開全無一竅。彼冬蟲語冰（《莊子》「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」），徒知有寒，不知有熱。方諸春蛙坐井（《莊子》「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墟也」，韓愈〈原道篇〉「坐井而觀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」），不知有石（與實同音），止知有墟（與虛同音）。可惜英雄將相，枉罹非辜。劇憐才子佳人，空傷不祿。午夜雞鳴，不作回頭之想。半生馬跡，悉是撓舌之方（結撓其舌而不能飲食，不能言語）。大醫所以見明醫，引身而避。草醫見大醫，而羞與之為伍也。噫！明醫不世有，草醫不敢用，大醫之流毒，宜乎眾矣！

【枕流漱石】又作「漱石枕流」。《世說新語》〈排調〉「孫子荊年少時，欲隱，語王武子『當枕石漱流』，誤曰『漱石枕流』，王曰『流可枕，石可漱乎』？孫曰『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。所以漱石，欲礪其齒』」，後以「漱石枕流」指士大夫的隱居生活。

老痰不變脈論

天下怪怪奇奇之證，診其脈，依然圓靜和平者，老痰也。夫痰之名不一，其源亦不一，皆足以變脈，惟老痰隱伏於腸胃迥薄之處，不關五臟，不傷六腑，故脈不變。但年積久而作祟，以余所親自閱歷，怪證百出者言之。有耳初聞蟬嘒聲，次聞風雨聲，久之聞雷霆聲者。有目初見房屋欹斜，次見山川崩裂，後見平地沉陷者。有喜聞吉祥語，如言鄉會試擢，詞林點狀元，則神完氣足，手舞足蹈。倘聞言凶事，如疾病災難，死喪之類，則氣絕神消而死者。有自覺一條蟲，由頭走至背，自背走至胸，若痛若癢，手莫可支者。有日見一個白鼠，由壁走上樑，由樑走地下，呼人打鼠者。有日見一個白貓兒，時走堂前，時伏書案，獅子尾，毛長寸許，潤澤豐滿，性馴可愛，招人觀玩者。有旦晝安靜，無異平人，夜不上床，時寐時寤，語言支吾，欲兩三人陪坐以待旦者。有日則舉動如常，飲食如舊，臨夜病證百出，莫可名言，呻吟床褥，直到天明者。有靜坐一室，只許妻兒相見，若見他人，心驚膽怯，無地躲避者。有見物與平人無二，及見小兒，止數寸高，大人不過尺許者。有神充氣足，到晚自揣必死，將家事一一分咐妻兒輩，漸漸神消氣餒，儼然死去，醒則仍復其元，或數日一發，一月一發者。有睡至半月方醒，醒則氣體強健，飲食倍進，不過兩三日後，睡如初者。有一月方食，氣血不減，精神少衰者。皆竊取王隱居滾痰丸治之而全愈者也（滾痰丸：青礞石一兩，沉香五錢，酒大黃、酒黃芩各八兩，上將礞石打碎，用焰硝一兩，同入瓦罐內，鹽泥固濟，曬乾，火煅，石色如金為度，研末合諸藥，水丸，臨臥時每服二錢五分，生薑送下）。惜隱君制其方，未言及於脈，醫無所據，不敢輕用。吾邑蔣渭浦（諱熊藻）著《九門奇方書》，以痰門居首，獨推此方，實為隱君之功臣。亦未會通乎脈，止可一人用之，而不可與眾人共用，遂使其書其方，庋之閣上，不大盛傳。茍知以脈證病，用滾痰丸，直行無所事耳。世之患怪怪奇奇之證者，一旦值此而沉疴頓除，王隱君濟世之婆心，得以闡明於世，即吾邑蔣渭浦創書之美意，亦幸當代之有傳人矣。

【蟬嘒】嘒，音誨，鳴聲。蟬嘒，蟬鳴聲。

癇證脈論

諸癇病發，卒倒抽掣，叫吼吐涎。因其聲之似，而有豬癇、馬癇、羊癇、牛癇、雞癇之分。溯其源，卒倒無知者，痰迷心竅也。搐搦抽掣者，風入肝經也。名雖不一，不外心肝二經。經曰「脈滑大，久自已。脈堅小，死不治」，有得之胎前者，兒在母腹，其母猝然受驚，痰氣逼入心肝，與本來氣血搏見成窠，此不可治者也。有得之懷抱者，小兒心肝有餘，神氣不足，偶有所觸，風動於肝，火發於心，神不守舍，痰涎蔓衍，浸淫乘其隙而入之，據以為主，此介於可治不可治者也。有得之成人者，外感風寒，內傷飲食，逆於臟氣，閉塞諸經，鬱而生痰，膠固心肝，此無不可治者也。夫有桀驁不馴之虜，必恃斬關奪隘之才。有頑梗難化之梟，必須執銳披堅之勇。蓋負嵎勁敵，非詩書所能啟牖，仁義所能漸摩，禮樂所能陶淑，不得不挽強弓，操毒矢，以摧其鋒而搗其窟。痰之凝結心肝，亦由是也。彼挾心肝以淬其鋒，溫之而餘氛愈熾。據心肝以完其窟，和之而固壘難降，且脅心肝以成其黨而樹其敵，補之而邪焰鴟張。求其剽悍之性，直抵巢穴而能殺伐者，其惟礞石與麝香乎！可以撥亂而反正，能平肝下氣，為治驚利痰之聖藥。余於是證，胎病無論已，小兒未曾診視，稍得成人，但脈浮大，概以礞石滾痰丸、麝香丸攻之，日服六君子湯一帖，得愈者無數。有服至一月愈者，有服至兩月愈者，以痰盡為度。經曰「有故無殞」，不信然歟？《難經》訓癲為僵仆直視，與癇無異，進閱《內經》〈癲狂篇〉，亦大同小異。以為癇即癲者，非也，《內經》明有三條之論。以為癇不同於癲者，亦非也，所言癲癇兩相彷彿，故闕之以俟參考（麝香丸方：法夏、膽星、陳皮、枳實、麝香、雲苓、青皮、炙草、生薑汁為丸。一方治小兒乳哮：薑蟲伴糯米，浸與浮沫，去米焙乾，研細末，米湯調服）。

【桀驁不馴】凶暴而倔強。

【鴟張】鴟，音癡，鷂鷹。鴟張，囂張、凶暴，像鴟鳥張開翅膀一樣。

哮證脈亂無妨論

《內經》有喘、正哮，至漢，方哮喘並論。喘之源不一，哮之源止有冷痰入肺竅而已。夫肺為嬌臟，清虛之質，不容些毫芥蒂懸於胸間，其竅仰上，一有所入，則不能出。人而飲冰食果，積成冷痰，浸淫於內，是為痰母，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。一為潮上，肺竅為之閉塞，呼吸亂矣，呼吸亂而二十七脈之迭見而雜出者，無所不至。其遇寒而發者，寒與寒感，痰因感而潮上也。其遇熱而發者，寒為熱蒸，痰因蒸而潮上也。必待鬱悶之極，咳出一點如魚腦髓之形而證斯愈，脈亦隨之而平。本草所訓，性味猛烈，惟麻黃、砒石，可以開其關而劫其痰。麻黃能發汗，一到哮證，雖盛夏之月不發汗。砒石能傷人，一到哮證，雖羸弱之軀不傷人。有是證有是藥而卒不能除其根者，麻黃能通痰塞之路，而不能拔痰踞之窠。砒石能剿痰招之黨，而不能殲痰伏之魁。藥到即愈，愈而復發者，此也。余嘗見老人患癆傷咳嗽吐血，體瘦脈數，敗證備矣，詢其素有哮證，癆無可治者，以二藥治其哮，得愈者數人。又嘗見老人患上氣咳嗽，喘悶，脈急，不寐，困頓極矣，問其素有哮證，氣無可治者，以二藥治其哮，得愈者亦數人。瑤池古冰雪，為肺擬冷痰，斯言近之矣。

制砒石法：以淡豆豉曬乾研末一兩，砒石一錢，飯和為丸。

（刺史家節庵，歷宦四十年，解組歸里，年已七十矣。患哮喘不寐，服麻黃而愈，重一本之親，招諸玉，砌結三生之願，待聆金音，雅意殷殷，命著是篇）。

〈卷三〉

溫病脈論

冬月傷於寒，即病者為傷寒，不即病而伏藏於中，至春隨陽氣發見者，為溫。其證頭痛項強，與傷寒無異，惟初起不惡寒，便發熱，脈數為異耳。傷寒由表入裡，不得不先發其表，溫病由裡達表，不得不先清其裡，所以溫病有誤汗而無誤下之語。仲景著《傷寒》一書，自秋分後至春分前止，若春分後，則為溫矣。《內經》雖有「先夏至日者為溫病」之文，仲景雖有「太陽病先發熱者為溫」之論，晉、唐以來，無人剖晰傷寒、溫病，概以《傷寒》書治之，得失參半。治此證者，茫無主張，延至於金．劉河間出，始著《溫論》。有明．喻嘉言復暢其說，溫病乃有圭臬，而仲景之書亦得以昭著於世。當此韶光明媚之天，三陽出於地上（十月純陰用事，在卦為坤。至十一月黃鐘應律，為復卦，則一陽生。十二月太呂應律，為臨卦，則二陽生。正月太簇應律，為泰卦，則三陽生），日麗風和，花香鳥語，一片春溫之氣，盎盎蓬蓬（盎盎，和藹之狀。蓬蓬，司空圖《二十四詩品》「蓬蓬遠春」），故病亦名之曰「溫」。輕則白虎湯（人參、石膏、粳米、知母、炙草）、黃芩芍藥湯（黃芩、芍藥、炙草）、葛根升麻湯（升麻、葛根、芍藥、炙草），重則三承氣湯（大承氣湯：大黃、芒硝、厚朴、枳實。小承氣湯：大黃、厚朴、枳實。調胃承氣湯：大黃、芒硝、炙草），無不應驗。間亦有先惡寒而後發熱者，仍以傷寒治之。又曰「冬不藏精，春必病溫」，蓋冬主閉藏，漏泄春光（杜詩「漏泄春光有柳條」）。邪之所湊，其氣必虛。古人婚姻六禮，定在桃夭之時，良有以也。余則謂「熱蘊之極，必致煎熬腎水」，遇體之充足者，但以前湯治之。倘體之虛怯者，不問精之藏與不藏，前湯中重加生、熟二地，以培其本（生地、熟地、黃芩、芍藥、貝母、生草），則二說不相歧而相為用矣，何必如喻嘉言之分疏其說也乎？

【圭臬】圭，測日影器。臬，射箭的標的。圭臬，合指事物的準則。

【盎盎蓬蓬】盎盎，和盛貌。蓬蓬，風起貌。盎盎蓬蓬，春風和盛之象。

【漏泄春光】冬主陽氣閉藏，春主陽氣發越，冬不藏精，致陽氣發泄，稱為漏泄春光。

【婚姻六禮】我國古代婚姻成立的手續。即納采（送禮求婚）、問名（詢問女方名字和出生日期）、納吉（送禮訂婚）、納徵（送聘禮）、請期（議定婚期）、親迎（新郎親自迎娶）。

【桃夭之時】桃，桃樹。夭，樹木茂盛。桃夭之時，桃樹生長茂盛之時。《詩經》〈桃夭〉是一篇祝賀女子出嫁的民歌。用桃樹的茂盛反復比喻姑娘出嫁正合時機。後來用挑夭代指婚姻之期。

暑熱脈論

同是夏月病也。頭痛，身熱，面垢，自汗，而暑熱分焉。暑為陰邪，熱為陽邪，觀於天地可知矣。炎風翕欻，草木榮而就枯。烈日熏蒸，溝洫盈而立涸。陽氣發散於外者，底裡必然虛空。源遠之井，清冷如冰。巖谷之風，寒淒若刺。人，一小天地也。深居房室，靜坐不啻趨炎。奔走道塗，周行常思蔭暍。陽氣發泄於外者，底裡亦必虛空。舉動心艱，肢體疲倦，居恆氣短，精力衰頹。故其為病，亦因其氣而感之耳。其中暑也，感地竅之氣，陰與陰遇，頭痛，身熱，面垢，自汗，與中熱無異，而小便清利，大便溏瀉，嘔吐，少氣，安靜好眠，脈則虛怯（亦有虛數者），較之中熱，大相逕庭焉。暑必傷氣，非黃耆不足以益其氣。暑必兼濕，非焦朮不足以燥其濕。暑必積寒，非附子不足以溫其寒（經驗方：附子、焦朮、黃耆、乾薑、苡米、扁豆、雲苓、炙草）。潔古曰「靜而得之為中暑」是也。其中熱也，感天炎之氣，陽與陽遇，頭痛，身熱，面垢，自汗，與中暑無異，而小便赤澀，大便堅硬，胸滿，氣喘，煩躁，不眠，脈則洪數，較之中暑，殊隔天淵焉。熱甚發燥，非麥冬不足以清其燥。熱甚為毒，非黃連不足以解其毒。熱甚涸水，非豬苓不足以利其水（經驗方：麥冬、黃芩、澤瀉、焦朮、豬苓、茯苓、前仁、炙草）。潔古曰「動而得之為中熱」是也。五行之中，惟火有二，所以五運而有六氣也。有六氣，因有風、寒、暑、熱、燥、火六淫，熱即火病也。方書所注，有謂「暑為陽邪，心屬離火，故暑也入心」，吾不知將熱置於何地。有將暑分陰證陽證，而火則牽扯諸火，亦知火乃六淫內之火乎？有以暑為夏月之傷寒，吾不知暑又是何病。千書一律，開卷茫然，總於五運六氣，未能細心體認。余因參互考訂，力為剖別，驗之於證，實有毫髮不差者。

【炎風翕欻】炎風，東北風。翕欻，花葉捲縮。炎風翕欻，形容暑熱季節，炎熱的風一吹，草木花葉捲縮之象。

【溝洫】用以防旱排澇的田間通水道。

【惟火有二】指五運六氣中的少陰君火、少陽相火。

痢證脈論

痢有不與世相遞嬗，而名則因時而變易。方策所傳，其來有自，不容不據古以準今。《素問》謂之「腸澼」，《難經》謂之「裡急後重」，漢謂之「滯下」，晉謂之「秋燥」，至唐方謂之「痢」。即其名而繹其義，便血曰澼，痛甚曰急，壅塞曰滯，皺裂曰燥，不利曰痢，痢之情形已顯示於稱名之表。歷代以來，揚搉指陳，不啻以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治是證者，顧可孟浪從事，翻欲緘滕扃鐍（《莊子》「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，而為守備，則必攝緘滕，固扃鐍，此世俗之所謂知也。然而巨盜至，則負匱揭篋，擔囊而趨，惟恐緘滕扃篋之不固也」。註「鐍，開也」），而置之死地乎？當此暑炎方退，金颷初起，土間其中（土旺於四季，五、六得天地之中，以未土為正），熱、燥、濕匯於一時，三氣湊而為病。有時行者，從皮毛入，微惡寒，腹痛，瀉盡宿食，方轉紅白。風之所過，行於一家，則病一家。行於一境，則病一境。有傳染者，從口鼻入，不惡寒，腹痛，隨瀉宿食，即轉紅白。氣之所觸，染於一人，則病一人，染於一方，則病一方。於斯時也，撫枕席而興嗟，何分男女。如廁坑而抱痛（《左傳》「晉景公有疾，將嘗麥，如廁，陷而卒」），莫測死生。天氣陰晴，垢聞一室。燈光明滅，呻徹五更。飫膏粱者，無論已可。憐寒士當災，朋盡回車。難邀甲戍之峙（《書》〈費誓〉「甲戍峙乃糗糧」），人皆掩鼻，徒傳庚癸之呼（《左傳》「吳與魯會，吳子不與，士兵飢渴，大夫申叔儀乞糧於魯，大夫公孫有山氏對曰『糧則無矣，粗則有之，若登首山以呼曰“庚癸”，呼則諾』」。杜註「軍中不得出糧，故為隱語。庚，西方，主穀。癸，北方，主水」）。聚桑梓者，猶可也，最苦旅人遠適。今雨不來（杜甫詩「舊雨來，今雨不來」），誰恤零丁異地（文天祥詩「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裡嘆零丁」）。聞風爭避，哪管客子離鄉。儒者考古今之得失，證一己之功修，於是證而果參上乘焉。本來惻隱之心，自應以之普度也。喻嘉言曰「初用辛涼以解表，次用苦寒以清裡」，劉河間曰「調氣則後重自除，行血則膿血自止」。余於痢之時行初起者，而宗嘉言焉，疏經絡而驅邪，敗毒散（人參、羌活、獨活、柴胡、前胡、川芎、枳殼、桔梗、茯苓、炙草），克壯元老之猷。於痢之傳染初起者而宗河間焉，和營衛而導滯，芍藥湯（芍藥、歸尾、黃芩、黃連、大黃、木香、檳榔、肉桂、炙草），允佔大人之吉。及其歸宿，鬱則為熱，試診其脈，未有不數者，所以香連丸（黃連二十兩，吳萸十兩同炒，木香四兩八錢，不見火，共研末，醋糊為丸）為治痢之總方。顧在表忌用者，邪猶未入於裡也。久病難用者，恐重傷其生氣也。昔趙養葵以六味地黃湯治傷寒，人譏為趙氏之創見。而下多傷陰，余嘗以六味湯治痢，此又余之創見也。如果脈虛自汗，赤白將盡，真人養臟湯（粟殼、訶子、肉豆蔻、木香、肉桂、人參、白朮、秦歸、白芍、甘草。寒甚加附子，一方無秦歸）、訶子散（粟殼、訶子、乾薑、陳皮，為末空心服），俱可斟酌而用之。夫痢不分赤白，既出於熱，翻服辛熱而愈者（附子、肉桂、乾薑、焦朮、砂仁、炙草），此乃從治之法。蓋人之稟賦，有寒有熱，邪熱之中人，每從其類而化。辛熱藥能開鬱解結，使氣血得以宣通，特宜於以寒化熱之人，若遇以熱化熱而誤用之，其禍將不可勝言矣。存心濟世者，倘遇以寒化熱之痢，用溫補而大獲其效，慎毋執以為例。

【遞嬗】傳遞變化。

【暮鼓晨鐘】寺廟中用以報時的早晚鐘鼓。現多用以比喻令人警悟的語言。

【緘滕扃鐍】緘，器物的封口，引伸為封閉。滕，水向上湧，引伸比喻張口放言。緘滕，封閉張開的門，使其不言。扃鐍，門窗或箱篋上可以加鎖的地方。緘滕扃鐍，比喻緊閉嘴巴，不言語，猶如箱篋加鎖，不再張開一樣。

【金颷】颷，疾風。金颷，秋天的大風。秋在五行屬金，故秋風又稱金風。

【飫膏梁】飫，飽食。膏梁，精美的食品。飫膏梁，飽食精美的食品，此處指富貴之家。

【庚癸】軍糧的別稱。

【克壯元老之猷】猷，道。壯大先賢們的醫道。

瘧疾脈論

儒者讀書十年，窮理十年，自謂於醫，已通三昧。及其視病，兩相齟齬，不歸責藥肆之假，便諉咎染病之真，與之強辯，無庸也，請試之治瘧。夫瘧病之淺而顯者也，最易足以驗醫之得失。世之用劫藥而僥倖以取功者，不在此論。如果堂堂之陣，正正之師，而百戰百勝焉，庶可懸壺都市（《後漢書》「費長房者，汝南人也。為市椽，市中有老翁賣藥，懸一壺於肆頭，及市罷，輒跳入壺中，市人莫之見，惟長房於樓上觀之，異焉，因往再拜，翁乃與俱入壺中。惟見玉堂嚴麗，旨酒甘餚，盈衍其中，共飲畢而出。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『我神仙中人，以過見責，今事畢當去』」），負籠鄉邦，猶是投之罔效，屢易其方。古籍粃糠，空披萬卷。寒窗燈案，辜負十年。經曰「邪氣客於風府，循膂而下（背脊骨兩旁曰「膂」，並頂骨三椎，至尾骶骨二十四椎），其氣上行（由尾骶骨上行），九日出於缺盆（肩下橫骨陷中）」。余讀經文，而知瘧脈之所以弦也。軀殼之內，臟腑之外，屬半表半裡，而邪居之，宜脈之弦，與少陽同。是放風無常府，以所中處為府。其中頂骨也，三陽之脈皆上於頭，陽明之脈循髮際至額顱，邪氣並於陽明，令人頭痛，洒淅寒甚，久乃熱，則為陽明之瘧。少陽之脈，上抵頭角，下耳後，邪氣並於少陽，令人頭痛，寒不甚，熱不甚，惡見人，則為少陽之瘧。至於太陽之脈，從巔入，絡腦，還出，別下項，正過風府處，故頭痛，腰痛，體重，寒從背起。所以中於陽者，太陽之瘧居多。其中骶骨也，三陰之脈皆發於足。太陰之脈上膝股，內入腹，邪氣併入太陰，令人足軟，不嗜飲食，多寒熱，則為太陰之瘧。厥陰之脈入毛中，繞陰器，邪氣併入厥陰，令人足軟，小腹滿，小便不利，則為厥陰之瘧。至於少陰之脈，上股後廉，直貫膂，正當風府處，故足軟，嘔吐甚，多寒熱，熱多寒少。所以中於陰者，少陰之瘧居多。其中於陽也，陽氣漸入於陰分，日下一節，其行也遲，故其作也，日晏一日，難愈。其中於陰也，陰氣轉入陽分，日上二節，其行也速，故其作也，日早一日，易愈。治之之法，瘧在三陽，則以三陽治之（陽明經證：葛根、升麻、黃芩、芍藥、草果、炙草、薑棗引。陽明腑證：大黃、芒硝、檳榔、厚朴、炙草、薑棗引。少陽證，青皮飲：青皮、厚朴、柴胡、黃芩、法夏、雲苓、白朮、草果、炙草、薑棗引。太陽經證：麻黃、桂枝、杏仁、炙草、薑棗引。太陽腑證：焦朮、茯苓、豬苓、桂枝、澤瀉、草果、炙草、薑棗引）。瘧在三陰，則以三陰治之（附子理中湯加草果統治三陰：玉竹、焦朮、乾薑、草果、炙草、附片、薑棗引）。倘弦化脈虛有汗，但輔其正氣而邪自除，則統陰陽而溫補之（經驗方：黃耆、焦朮、附子，首烏、秦歸、玉竹、草果、雲苓、炙草、薑棗引），未有不隨手而效者。《機要》曰「瘧有中三陽者，有中三陰者，其證各殊，同《傷寒論》，知治傷寒，則知治瘧」，余謂「第知治傷寒，猶不足以治瘧。知傷寒矣，而知邪客風府，則足以治瘧矣」，所同於傷寒者，證；所異於傷寒者，脈。傷寒之脈，隨陰陽變遷。瘧證之脈，一弦字貫徹。知所以治傷寒，而於陰陽勝復之理，邪正交戰之時，臟腑行經之穴，無不灼知之矣。業醫者，欲驗一己之功修，請自試之治瘧。

【負籠鄉邦】挑著藥籠，巡行鄉里。

傷風脈論

六淫以風為首，人觸之為傷風，憎寒，壯熱，頭痛，身痛，嘔吐，口渴，脈浮而數。張元素羌活湯（羌活、防風、黃芩、白芷、川芎、蒼朮、細辛、生地、炙草、薑蔥棗引），不犯三陽禁忌，俗稱治傷風神方。且冬可以治寒，春可以治溫，夏可所治熱，秋可以治濕，為諸路之應兵。但夏月傷暑，脈虛身熱，在所禁耳。旅店山居，醫難卒辦者，皆可自檢其方而用之。論未竣，客有笑於旁者曰「世當叔季，元氣衰薄，雖傷風亦當用補，豈可概以羌活湯為治外感之總劑乎」？余勃然曰「君言時當叔季，對洪荒而言，在岐黃撰寫《靈》、《素》二經，已言叔季，何況今日。至所言元氣衰薄，謬亦甚矣。欲知今時，當觀已往。孔子刪書，斷自唐虞，唐虞之前，無論已。儒者侈言夏後殷周之盛。夏都安邑，四百四十一年，歷年多者，僅見一二。商都於亳，六百四十四年，歷年多者，僅見一二。周都豐鎬，八百七十四年。視夏商之元氣較厚，武王九十三，穆王百有四歲。信史艷稱而長壽者，尚不止二君，以及柱下吏、漆園叟、關令尹、王子晉，接踵而生，三代之元氣如是云云。經嬴秦二世，耗散殆盡。西漢都於長安，二百十有三年，高祖五十三，武帝七十一，餘無五十之壽。東漢都於洛陽，一百九十六年，光武六十三，明帝四十八，餘無四十之壽。猶幸以壽名世者，黃石公、赤松子、東方朔、魏伯陽，有數可紀。自漢末歷魏晉五代，元氣衰薄極矣。四百餘年中，在位一二年居多，享壽一二十過半。迄唐大統歸一，元氣方轉，二百八十九年，君之五十餘歲者，猶數數覯。為之臣者，許旌陽、孫思邈、鐘離權、呂巖類，皆以壽稱。由後梁五代，以致宋、元、明，元氣又寢衰矣。七百餘年中，位無五十年，壽少五十歲，其時若陳摶、張平叔、冷謙、周顛而外，壽不概見。歷代元氣，彰彰可考，天運循環，無往不復。逮及我朝，元氣大轉。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時計之，堯舜在中天之初，距今四千餘年，今正當中天之中。膺彼蒼之眷顧，代見聖人之生。鐘維岳之精靈，世徵仁者之壽。貞元會合，間氣渾涵。滌環宇之妖氛，宏開壽域。躋斯民於渾噩，普樂春臺。雨時暘若，海宴河清。五星聯珠，兩曜合璧。一時應運生者，相皆耄耋，人率期頤。廣洛浦之耆英（《宋史》「文路公彥博，結洛陽社，惟司馬溫公光，年未七十，其餘俱八十、九十老人，謂之洛社耆英會」），屢屢開千叟之宴。集香山之人瑞（潛確《類書》「白樂天年七十，以刑部尚書致任，自號香山居士。會老年宴集於履道里，合之得九人，皆年高致仕者。人慕之，繪為九老圖」），在在建百歲之坊。余家世居邵邑，資水之湄，龍山之麓，同時百歲者五人。水之北，盧老、羅老，一婦歸黃。山之南，一婦歸呂，一婦氏唐。而八十、九十者，指不勝屈。一武庠（石輯五），年已八十矣，弓著六鈞，矢穿七札，演劇猶作小旦之音。即吾門一領青衿，相傳五代（高祖諦直公，冊名周應京。曾祖元愷公，冊名周士雋。祖存仁公，冊名周良階。父誕登，冊名周道岸），俱年愈八十，詳於乘冊。外祖（黃正禮）九十七，在黌門八十有三。母舅（黃文鐸）九十三，為孝廉，六十餘二。『世上難逢百歲人』，古人語也，想古來百歲最難覯，以今觀之，當易之曰『世上隨逢百歲人』、『人生七十古來稀』，唐人詩也，想唐時，七十歲者亦稀有。今觀之，當易之曰『人生七十世間多』。元氣之足，稟賦之厚，三代以來，未有如我朝之盛者。治病者亦惟率由舊章焉耳，傷風漫云補乎哉」！

【叔季】猶「叔世」，舊指國家衰亂將亡的年代。

【艷稱】艷羨地稱頌。

【數數】屢次，常常。

【覯】音垢。遇見。

【寢衰】寢同「浸」。寢衰，漸漸衰退。

【雨時暘若】暘，出太陽，天晴。雨時暘若，謂氣侯正常，晴雨適宜。

【耆英】年高而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。

【資水之湄】湄，岸邊。資水之湄，資江的岸邊。

【青衿】衿，古代衣服的衣領。青衿，青色的衣服，是舊時學子們穿的衣服。

【乘冊】族譜。

【黌門】黌，音洪。古時學校。

傷寒脈論

《傷寒》一書，後漢張機所著，發明《內經》奧旨，啟萬世之章程，為醫門秘訣。其文佶屈，其義窔穾，其方簡峭而警辟。有志集注，適有養胎之舉，托跡昭潭（漣源黃德安，同里舊交，寄居潭市，主於其家，慫恿著論，力救時世），客舍清閑，竊舉茅廬誦讀時所心得者，提要成篇，姑從簡略（攜稿詣省垣，衡邑成子凝秀，故人新吾子也，隨謄真以補前刻）。

經曰「傷寒一日，巨陽受之（一日，一次也，不以日數拘。巨陽，太陽也。太陽，經也。膀胱，腑也。經脈從巔，絡腦，夾脊，抵腰。受之，受其邪也）」，時值觱發慄冽，有寒有風（寒為陰邪，傷營。風為陽邪，傷衛），其中風也，經先受其風，桂枝證（不以病名病，而以藥名病者，重乎其藥也）。脈浮而緩，頭痛項強而惡寒（有風不皆無寒），過時即熱，有汗，鼻鳴而惡風。倘消渴而小便不利，邪入膀胱腑之衛分矣，五苓散主之。其中寒也，經先受其寒，麻黃證。脈浮而緊，體痛（統頭痛、身疼、腰痛、骨節疼痛而言），嘔逆而惡寒，歷時方熱，無汗喘滿而惡風（有寒不皆無風）。倘如狂（淤熱衝心）而小腹急結（淤熱不行），邪入膀胱腑之營分矣，桃仁承氣湯主之。大青龍湯治風寒兩中經而煩躁（寒鬱於外，熱蒸於內，陰陽攻擊），小青龍湯治風寒兩中腑之乾嘔（小便不利，心下有水氣，乾嘔，或兼咳，兼渴，兼噎，兼喘）。

【中風經證】桂枝湯（桂枝、芍藥、甘草、生薑、大棗。服已須臾，飲熱稀粥以助藥力，溫覆一時許，取微汗。發汗，遂漏不止，惡風，小便難，四肢微急，難以屈伸，桂枝湯加附子。發汗後而喘，麻黃、杏仁、甘草、石膏）。

【中風府證】五苓散（豬苓、茯苓、澤瀉、白朮、肉桂）。

【中寒經證】麻黃湯（麻黃、桂枝、杏仁、甘草，溫服覆取汗。發汗不解，反惡寒者，虛故也，芍藥、炙草、附子，三味溫服。發汗後，身疼痛，脈沉遲者，桂枝、生薑、人參、芍藥、甘草、大棗。發汗過多，叉手冒心，心下悸，欲得按者，桂枝、炙草，二味煮去滓，頓服。未經汗下，脈沉，當溫其裡，宜四逆湯：附子、乾薑、炙草。未經汗下，心悸而煩者，小建中湯：桂枝、芍藥、炙甘草、大棗、生薑、飴糖）。

【中寒府證】桃仁承氣湯（桃仁、桂枝、大黃、芒硝、炙草。發汗，若下之，懊憹不得眠，胸中窒礙者，梔子十四枚，香豉四合，煮去滓溫服，得吐則止。大下後，惡寒痞結，桂枝湯先解惡寒，大黃、黃連，二味煮去滓，溫服以攻痞。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，附子瀉心湯：大黃、黃連、黃芩、附子）。

【風寒兩中經證】大青龍湯（麻黃、桂枝、炙草、杏仁、生薑、大棗、石膏）。

【風寒兩中腑證】小青龍湯（麻黃、芍藥、五味、甘草、乾薑、半夏、桂枝、細辛。渴去半夏加栝蔞。噎去麻黃加附子。小便不利，小腹滿，去麻黃加茯苓。喘去麻黃，加杏仁。發汗，若下之，病仍不解，煩躁者，茯苓四逆湯主之：茯苓、人參、炙草、乾薑、附子）。

「二日陽明受之」（陽明，經也。胃，腑也。經脈起鼻額，循鼻外，繫目系）。居戊土之鄉，原稟坤靜。攝離火之篆（陽明純熱），反攬乾剛。脈浮而大，煩渴，目痛，鼻乾，不得眠者，陽明經病也。脈浮而實，潮熱，譫語，腹滿，大便硬者，胃家腑病也。經病治以白虎湯，腑病治以三承氣湯，其為正陽明則然。六經雖分陰陽，而宰之者陽明，為六經之所朝宗，即為六經之所歸宿。三陽有類聚之條，三陰有轉屬之證。太陽陽明，不更衣（不大便）而無所苦（脾約丸）。少陽陽明，時煩躁而大便難（以法治之）。大實腹痛，陽明雜見太陽之篇（桂枝大黃湯）。土燥水乾，陽明混入少陰之類（急下之）。脈滑而厥（裡有熱，白虎湯），厥陰中亦有陽明。隨經而見，妙蘊無方。

【陽明經證】白虎湯（石膏、粳米、知母、炙草）、附錄錢仲陽葛根湯（葛根、升麻、白芷、炙草、大棗、生薑）。

【陽明腑證】三承氣湯（汗、吐、下後，微煩，小便數，大便硬，小承氣湯：大黃、厚朴、枳實。腹脹滿，調胃承氣湯：大黃、炙草、芒硝。不大便，發熱，汗多，大承氣湯：大黃、厚朴、枳實、芒硝。太陽陽明，脈浮而澀，麻仁脾約丸：麻仁、芍藥、枳實、大黃、厚朴、杏仁。少陽陽明，以法治之，相胃家虛實加減下。桂枝大黃湯，見後。少陰，急下之，大承氣湯）

【備錄陽明證方】（身黃如橘子色，小便不利，茵陳蒿湯：大黃、茵陳、梔子。身黃，發熱，梔子、黃柏、炙草）。

「三日少陽受之」（少陽，經也。膽，腑也。經脈循脅，絡耳）。兼木火之德（屬甲木，寄相火），司出入之門（入太陽，出太陰）。邪犯經，胸滿脅痛而耳聾。邪犯腑，口苦（膽熱上蒸）、嘔逆（膽熱上衝）而目眩（膽熱上熏）。脈之大者，變而為弦，證之熱者，轉而似瘧。居陰陽之界（半表半裡），通陰通陽。無汗下之方，禁汗禁下。邪正相持，進退互拒，小柴胡湯為和解少陽之統劑，而其變則有辨焉者。嘔逆（膽熱）而腹痛（胃寒），黃連湯分理陰陽。嘔吐而硬（胃實）煩（鬱熱），大柴胡湯雙清表裡，宜應手而解，方工勿藉口於和為套。

小柴胡湯（柴胡、黃芩、人參、法夏、炙草、生薑、大棗。胸中滿而不嘔，去法夏、人參，加栝蔞仁。渴去法夏，加人參、花粉。腹痛去黃芩，加芍藥。心下悸，小便不利，去黃芩，加茯苓）、黃連湯（黃連、炙草、乾薑、人參、桂枝、半夏、大棗）、大柴胡湯（柴胡、半夏、枳實、大黃、黃芩、芍藥、生薑、大棗）、備錄少陽證方（胸脅微結，小便不利，柴胡、桂枝、乾薑、花粉、黃芩、牡蠣、炙草。服柴胡湯已，反渴，以陽明治）。

「四日太陰受之」（太陰，經也。脾，臟也。經脈布胃中，絡於嗌，邪入陰分，經臟齊病）。陰陽變態之妙，有不見其朕兆。陽邪入陰，尺寸皆沉，腹滿，吐食，自利。有腹滿時痛之寒證（理中丸），即有腹滿實痛之熱證（桂枝湯加大黃）。有得食緩吐之寒證（理中丸通治），即有得食即吐之熱證（乾薑黃連湯）。有自利不渴當溫之寒證（理中丸通治），即有自利腐穢當下之熱證（大承氣湯）。蓋人之形有厚薄，氣有盛衰，臟有本寒本熱，每從賦稟以為轉移。如必以直中為寒，傳經為熱，其何解仲景寒熱並論，列於四日。

理中丸（人參、白朮、炙草、乾薑，搗碎蜜和為丸，如龍眼大，以沸湯和一丸，研碎溫服）、乾薑黃連湯（乾薑、黃連、人參）。

「五日少陰受之」（少陰，經也。腎，臟也。經脈繫舌本）。生人之命蒂安危繫於少陰。病則脈細欲寐，自利，發厥（手足冷曰厥），口乾，舌燥，渴欲飲水自救。無奈水火同宮，辨別最宜分曉。挾水為動，則為陰邪；挾火而動，則為陽邪。陰邪脈沉細而遲，陽邪脈沉細而數。陰邪但欲寐，身無熱。陽邪雖欲寐，心多煩。陰邪下利清穀，陽邪下利清水。陰邪面赤而裡寒，小便白。陽邪手足厥而裡熱，小便赤。陰邪口乾舌躁而帶和。陽邪口乾舌燥而至裂。陰邪渴欲飲熱水以自救。陽邪渴欲飲溫水以自救。臨證審視，只爭芒芴。

【寒證方】（身體痛，附子湯：附子、茯苓、人參、白朮、芍藥。四逆湯通治：炙草、乾薑、附子。下利，白通湯：蔥白、乾薑、附子。手足冷，煩躁欲死，吳茱萸湯：吳茱萸、人參、生薑、大棗）

【熱證方】（心煩不臥，黃連湯：黃芩、黃連、芍藥、雞子黃、阿膠。咽痛，甘桔湯：甘草、桔梗。口爛咽乾，大承氣湯。自利清水，色純青，心痛，口乾，大承氣湯）

「六日厥陰受之」（厥陰，經也。肝，臟也。經脈繞陰器，抵小腹，貫心膈）。傳經而至厥陰，在時為丑，在歲為冬，在卦為坤。脈細肢厥（厥，逆也。四肢以溫為順，以冷為逆），煩渴囊縮，證則猶是也，而治法懸絕。漏盡更殘，四望陰霾，而有純寒無熱之證。天寒地凍，滿腹陽春，而有純熱無寒之證。陰凝於陽必戰，其血元黃，而有陰陽錯雜之證。彼純寒而厥，當歸四逆湯，夫人而知之。熱愈深，厥愈深，純熱之厥甚於純寒，非急下不足以救水，醫將何以決之（脈數、咽乾、小便赤）？而況陰陽錯雜者之眩人耳目乎？當此陰盡陽回，晦朔交卸之時，仲景立烏梅丸以安蛔，其實統陰陽而治。醫而知治厥陰，醫道其庶幾乎？

【純寒證】（當歸四逆湯：當歸、桂枝、芍藥、細辛、通草、甘草、大棗。下利清穀，裡寒外熱，汗出而厥者，通脈四逆湯）

【純熱證】（急下，大承氣湯）

【陰陽錯雜證】（烏梅丸：烏梅三百枚，細辛六兩，乾薑十兩，黃連十六兩，當歸四兩，附子六兩，蜀椒四兩，桂枝六兩，人參六兩，黃柏六兩，上十味，共搗篩，合治之，以苦酒漬烏梅，一宿去核，蒸之五升米下，飯熟搗成泥，和藥令相得，納臼中與蜜杵二千下，如梧桐子大，先食飯，服十丸，日三服，稍加二十丸。禁生冷、滑物、臭食等）

【備錄】（脈滑而厥，裡有熱，白虎湯）

夫三陰三陽，班班可考，而有治表裡急，治裡表急，陰同乎陽，為兩感（太陽少陰同病，陽明太陰同病，少陽厥陰同病）。余讀經文莫治，仲景無方，不禁憮然三嘆焉。竊意表重於裡者，以裡為主，稍解其表。裡重於表者，純治其裡。管窺之見，不敢告人。壯游四方，而以此法活人居多。偶撿李挺《傷寒論閱》，亦有是說。余生也晚，安敢並駕古人？不謂理之所在，古今人所見有略同也。岐伯、仲景有知，其將許我友李梴為徒乎？若世所傳大羌活湯則吐棄之矣。至於合病、並病、壞病、勞復、食復、飲酒復、陰易、陽易、陰陽易，六經精透，舉而措之裕如。一百一十三方，采方總撮要領，三百九十七法，注法悉本原文。練就長沙（仲景為長沙太守，人稱張長沙）之明珠，化作涅槃（佛說法處。《金剛》經「入涅槃而滅度之」）之舍利（牟尼珠名舍利子）。

【佶屈】形容文句艱澀生硬，讀起來不順口。

【窔穾】形容文義深奧難懂。

【觱發】觱，音必。觱發，風寒冷。

【原稟坤靜】胃屬土，八卦中的坤卦亦屬土。坤卦純陰無陽，其德為靜，故曰「坤靜」。原稟，就其本性而論。

【攝離火之篆】伏羲先天八卦圖，坤土居正北方，文王後天八卦圖，坤土居於西南方，處於火金之間。攝，通「懾」，畏懼。篆，書體，此處引伸為卦爻。坤土近離火而從火也。卦以先天八卦為本源，後天八卦為功用。原稟坤靜，指先天。陽明純熱無寒，指後天也。

【反攬乾剛】坤屬土，為三爻陰（☷），陰之極也。物極必反，坤反為乾，三陽爻（☰）。坤主靜，主寒。乾主動，主熱。故陽明受邪之後，純熱無寒，症現脈浮大，煩渴，目痛，鼻乾等一派陽熱之象。

【兼木火之德】甲乙為木，膽為腑為陽，屬甲木。膽內寄相火，故曰「兼木火之德」。

【司出入之門】少陽為樞，入則太陽，出則太陰，司入陽出陰之門戶。

【居陰陽之界】少陽為三陽之盡，進一步發展則傳入太陰，故少陽是三陽症和三陰症的分界處。

【黃連湯分理陰陽】黃連湯功能平調寒熱，和胃降逆。主治傷寒胸中有熱，胃中有寒，升降失司所致的腹中痛，欲嘔吐。方用黃連瀉胸中之熱，乾薑、桂枝散胃中之寒，兩者同用，可使寒熱調和。配半夏以和胃降逆，參、棗、甘草以益氣和中。使寒熱調，上下和，升降復，故黃連湯為分理陰陽（寒熱）之劑。

【水火同宮】腎為水臟，命門之火亦歸藏於腎，故謂「水火同宮」。

【芒芴】恍恍惚惚。形容不可辨認或不可捉摸。

【在卦為坤】足厥陰分屬農曆十月，十月純陰用事。十二消息卦中，十月為坤卦。

【其血元黃】語出《周易》〈坤〉「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」，此為坤卦上六的爻辭。其意是，坤之上六，為陰之極，極則必反，不能不與陽爭。爻辭用兩條龍在野外戰鬥，流黑黃色的血來象徵陰與陽爭。厥陰為三陰之盡，猶坤之上六，陰極必反，故厥陰多出現陰陽錯雜之症。「元」，通「玄」，清代為避世祖玄燁之諱，故「玄」改成「元」。

【涅槃】佛教名詞。佛教所指的的高境界。佛經說，信仰佛教的人，經過長期修道，即能寂滅（熄滅）一切煩惱，和圓滿（具備）一切清靜功德，這種境界，名為「涅槃」。

瘟疫脈論

春溫、夏熱、秋涼、冬寒，及天地之正氣，人感之而病者，為正病。久旱亢暘，淫霖苦潦（〈洪範〉「一極備，凶。一極無，凶」。註「極備，過多也。極無，過少也」。唐孔氏曰「雨多則澇，雨少則旱。是極備亦凶，極無亦凶」）。雨暘寒燠之不得其正者，為四時之沴氣。氣輪歲會（五運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丁壬化木，戊癸化火。土運臨辰戍丑未，金運臨申酉，水運臨亥子，木運臨寅卯，水運臨巳午。運氣與地支年辰相會，故曰「歲會」），運值天符（六氣，子午之歲，少陰火司天，陽明金在泉。卯酉之歲，陽明金司天，少陽火在泉。丑未之歲，太陰土司天，太陽水在泉。辰戍之歲，太陽水司天，太陰土在泉。寅申之歲，少陽相火司天，厥陰木在泉。己亥之歲，厥陰木司天，少陽火在泉。大寒至小暑，司天主之。大暑至小寒，在泉主之。火運之歲，上見少陽。土運之歲，上見太陰。金運之歲，上見陽明。水運之歲，上見太陽。木運之歲，上見厥陰。歲運與司天合，故曰「天符」）。水火木金之各據其偏者，為八方之癘氣。合癘與沴，釀而為毒，人感之而病者，為瘟疫。雜見於四時，在春，謂之「春瘟」。在夏，謂之「熱病」。在秋，謂之「晚發」（痢亦名晚發）。在冬，謂之「寒疫」。《內經》著於岐伯，爰詳五疫之文（《內經》〈刺法論〉「帝曰『余聞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無問大小，病狀相似。不施救療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』？岐伯曰『不相染者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避其毒氣，天牝從來？復得其往，氣出於腦，即不干。邪氣出於腦，即先想心如日，欲將入於疫室，先想得青氣自肝而出，左行於東，化作林木。次想白氣自肺而出，右行於西，化作戈甲。次想赤氣自心而出，南行於上，化作焰明。次想黑氣自腎而出，北行於下，化作水。次想黃氣自脾而出，存於中央，化作土。五氣護身之畢，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，然後可入於疫室』」），《周禮》掌於方相，聿嚴逐瘟之令（《周禮》「方相氏掌蒙熊皮，黃金四目，衣朱裳，執戈揚盾，師百隸而時儺，以索室驅疫」。《曲禮》「季冬，大儺月令，九門磔攘尼山，於鄉人行儺」。朝服而立，阼階皆古聖節，宜燮理之義，故民無夭札，得以嬉游於光天化日之宇，誠盛事也。後世踵而行之，由是生養斯民之至意。方書之逐瘟者，其立心亦如之。良相良醫，合為一手）。其為瘟也，稱名攸異，大頭瘟、軟腳瘟、蝦蟆瘟、疙瘩瘟。其為斑也，形容各殊，赤霞斑、紫金斑、綠雲斑、黑砂斑。互相傳染，大小相似。初起，邪氣客於募原（《難經》〈六十七難〉註「五臟之募，皆在腹。五臟之俞，皆在背」，原即俞之根本。募原，軀殼之裡，經脈所繫之處），頭微痛或不痛，微惡寒或不寒，但一於熱，脈數無倫，沉沉默默，到夜尤甚。鬱遏之極，邪從表出，謂之「外潰」，或大汗鼻血，隨汗與血而解。若邪侵胃腑，則內潰矣，瀉則完穀不化，結則堅硬如石，胃枯腸腐，舌黑唇青，無所不至。是為天地之毒氣，常以肅殺而為心。激一己之心肺肝腸，魂飛魄走，捧心憔悴之形，愁雲遍野。環四境之鄉閭里黨，鬼哭神號，滿目淒涼之色，毒霧蔽空。惟不知其毒而妄治之，盈城盈野，死於非命。知其毒而善調之，沿門沿戶，立起沉疴。其在未潰之初，毒猶盤踞募原，驅伏魔，全憑草果。破堅壘，須藉檳榔（吳又可達原飲：檳榔、草果、厚朴、知母、芍藥、炙草、黃芩。嘉靖己未，江淮大疫，用敗毒散倍人參，去前胡、獨活，服者盡效。萬曆己未大疫，用本方復效。大抵毒在募原，加參於表劑，元氣不因表而受傷。以表劑而加參，毒氣不藉參而助瘧。與達原飲用知母、芍藥同參。至於內潰，兩方俱無用矣，惟有一下再下之法）。毒而外潰，漸殺其勢矣，即貝母、柴胡，可以和其事（經驗方：柴胡、生地、貝母、黃芩、銀花、生甘草、茅根引）。毒而內潰，愈縱其悍矣，非芒硝、大黃，奚能奏其功（經驗方：芒硝、大黃、檳榔、厚朴、枳實、炙草、薑棗引，下以毒盡為度）？知斯三門，病無遁形。設方攻毒，妙在一心（三門：初中募原、外潰、內潰。精透三門之奧，不過借達原飲、經驗方為之榜樣。道人自瓶缽以來，所過省垣、郡邑，遇是證，全活約計數千，並無一定之方藥。倘備錄其案，即此一證，可以盈箱）。夫瘟疫乃四時不正之氣，溫乃四時之正氣，性命攸關，最宜分別。景岳《瘟疫問》中，抄寫溫病及傷寒之經文，雜湊成章，毒害蒼生者，莫此書為甚。陽犯醫門之刑（喻嘉言著《醫門法律》），擢髮難數。陰設海底之獄，阿鼻難逃（鐵鋑錎註「大海之底，有石名燋沃，縱橫八萬四千里，厚二萬里，下有八大地獄，八名阿鼻地獄」）。若吳又可，其於瘟疫，根源雖未必解透（細閱吳又可《瘟疫論》從《內經》〈瘧論〉「邪氣客於風府，橫連募原」悟出。其撰之方，即從前人截瘧方化裁，真千古慧人也。至其所論傷寒少而瘟疫多，世醫執其說，凡偶感風寒，便曰瘟疫。一言之誤，貽禍千秋），而其治法（極為精微），劉、李、朱、張下，實為岐黃功臣。

【淫霖苦潦】霖，久雨。潦，雨後地面積水。淫霖苦潦，雨水過多，形成澇災。

【雨暘寒燠】雨，下雨。暘，天晴。寒，寒冷。燠，炎熱。指自然界的氣候變化。此處指自然界的氣候變化不正常，如久雨、久晴，過於寒冷或炎熱。

【沴氣】沴，音麗。因氣不和而生的災害。

【歲會】運氣術語。凡歲運和年支的五行屬性相同，而又應五方之正位的年份，稱為歲會。在一周的六十年中，有甲辰、甲戍、己丑、己未、乙酉、丁卯、戊午、丙子八個年份屬於歲會。歲會年份，居五方之份位，其氣屬正氣，也就是平氣，受其影響所發生的疾病也是輕微的。

【水運】應為「火運」。

【天符】運氣術語。司天之氣和歲運的五行屬性相同的，稱為天符。天符，即歲運與司天之氣相符合之意。天符之年的氣候異常，變化劇烈，受它的影響而發病的病情也較急速危重。

【厲氣】厲，通「癘」。癘氣，又稱「戾氣」。是一種有強烈傳染的病邪。

【擢髮難數】擢髮，拔頭髮。比喻罪行多到無法計算。

【阿鼻】即阿鼻地獄，佛教名詞，為八熱地獄中的第八獄。古印度迷信人在生前做了壞事，死後要墮入地獄。

【劉、李、朱、張】指劉完素、李東垣、朱丹溪、張子和等四位醫家，又稱金元四大家。

室女脈數反吉論

小兒純陽，脈常有六七至，甚有八九至者。室女血盛，脈上魚際，亦常有六七至者。《脈經》但言脈上魚際，而不言數。余嘗見上魚際之脈，未有不數者。蓋脈即血也，血盛則脈長而洪。血衰則脈短而澀。室女貞元未虧，血海充滿，其脈之數，亦固其所。但得嬌姿艷麗，體態輕盈，謂之無病，可以勿藥。惟是蘭閨寂寞，紗窗月靜，繡幕風清，時覺氣體不安，延醫調冶，但見其脈數而以為病，則誤矣。《脈經》曰「脈數惟有兒童作吉看」，余即補之曰「脈數室女亦應作吉看」。

【脈上魚際】指脈博的跳動超過寸部，上至魚際部。

月經脈論

坤，順德也，配乎乾，則萬物化醇。女，陰象也，從乎陽，則萬物化生。圖書以七為少陽之數，逢陽則化，故七月生齒，七歲毀齒，二七十四而天癸至，是乃先天一點真陽之水，《易》所謂「男女媾精」，《禮》所謂「一陽來復，水泉始動」者，此物此志也。積四千八百之期，合一大藏經，於以充於中而溢於外。其象上應乎月，三五而盈，三五而缺，周三十日而旋轉如環，故稱經焉。經者，正也，正直無私。經者，常也，經常不變。本坤之德，應月之精，以生男生女，原生生於不已。乃或為藥餌所傷，或以憂思而傷，孰為不及期？孰為過期？在前在後，無所不至矣。夫不及期為熱，過期為寒，此其常也。亦有不及期為寒，過期為熱者，總分於遲數虛實之脈而已矣。其為藥餌傷也，過服寒涼，弊為淤閼。過服溫補，備見沸騰。蓋血，陰也，喜靜而惡躁，靜則培養，躁則消亡。嘗見膏粱之家，未有妄服寒涼者。火鬱至極，不得而已，斟酌服之。在醫士擅長半屬溫補之方。胡為閨居氣滯，本非虛也，而以為脾虛，輒予以黃耆、白朮。閑坐寒生，本無寒也，而以為命門不足，輒予以附子、乾薑。至煎熬之極，或血因火動，一月數行，或血為火灼，數月一行。詎知不及期與過期之俱關於藥乎？其為憂思傷也，心地安舒，應期而至。心地抑鬱，愆期而來。蓋血，營也，好聚而惡散，聚則充周，散則奔突。縱觀閭閻之眾，未有不樂安舒者。暴怒頻加，不期然而憂悶攻之。彼女子善懷，本多抑鬱之隱，甚至掣肘於翁姑，致血上溢，非有餘也，而以為血滿。罔顧其衅起勃溪，反目於夫婿，致血橫行，非不足也，而以為血虧。罔顧其悲由葑菲，至鬱積日久，或稍如其意，行則後期，或仍拂其意，行則前期。詎知前期與後期之皆繫於憂乎？由是觀之，傷於憂思而無子者，順其心，養其神，猶可挽回。傷於藥餌而無子者，誦其經，禱其佛，難以救復。蓋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而鼓其生機者，和風以散之，遲日以暄之，雨露滋培，土膏潤澤，自然生意婆娑。一經炎風之煽，烈日之焚，土脈焦枯，英華何由發越？天地猶是也，而生機倦矣。人得天地之生以為生，而暢其生機者，靜攝乃氣，調和乃血，陰陽交錯，子宮溫暖，自覺生育綿延。一經燥熱之侵，辛溫之耗，血元羞澀，胚胎奚自結凝？人則猶是也，而生機絕矣。道人一瓢一笠，雲遊以來，見艱於嗣息求治者，盈門擁案。及閱前所服之藥，無非溫補之藥。詢前所延之醫，無非溫補之醫，比比皆然，令人萬不可解。顧考其服藥之初，亦覺與溫補相宜，氣體龐然而豐隆也，姿態嫣然而明媚也，飲食紛然而並進也。醫之用藥，即此歷之階耳。惟是瓦積之場，不堪黍植。塊存之體，安望熊占？所願蘭房淑媛，繡閣名姝，體坤之道，順月之恆，勿貪藥餌，惟葆幽閑，以副天地好生之德，庶道人救世婆心（亦不至詆為饒舌耳）。

【脈】原無此字，據目錄加。

【坤，順德也】坤，坤卦，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之一。代表地、陰、女、柔、柔順。順是坤的本性，故曰「坤，順德也」。

【萬物化醇】化醇，化生。坤與乾相配，陰與陽交，剛健與柔順相合，能化生萬物。

【圖書】指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。

【三五而盈，三五而缺】指月亮十五天而圓，十五天而缺，以陰曆一個月（三十天）為一個周期。

【淤閼】指血脈淤寒，疏通不暢。

【愆期】超過期限。

【閭閻】里巷的門，借指里巷。

【衅起勃谿】事端的意思。勃谿，家庭中的爭吵。衅起勃谿，指發生事端是由於家庭中的爭吵。

【葑菲】《詩》〈邶風．谷風〉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」。葑菲，即蔓青。下體，指根莖。兩者葉和根莖都可以食，但根莖有時味苦。詩意謂采者不可因此連它的葉也不要。比喻夫妻相處，應以德為重，不可因女子容顏衰退就加以遺棄。

【英華】草木之美者，亦指美好、精粹的人或物。

【靜攝】平靜、固攝。

【即此歷之階】隨即沿著這條路走下去。

【安望熊占】熊占，古人以夢熊為生男孩的預兆。安望熊占，哪里有生育孩子的希望。

胎前全憑脈論

憑脈為的治病，而至胎前，其看證也，歷歷錄錄。其用藥也，離離奇奇。黃芩，安胎者也。烏頭，傷胎者也。而胎當其寒結，黃芩轉為傷胎之鴆血，烏頭又為安胎之靈丹（明黨、焦朮、砂仁、附片、建薑、秦歸、炙草）。焦朮，安胎者也。芒硝，傷胎者也。而胎當熱結，焦朮反為傷胎之砒霜，芒硝又為安胎之妙品（芒硝五錢，滾水澄去滓，調蜜服）。當此兩命相關，以安為傷，以傷為安，而用之裕如者，夫亦曰權脈之遲結數促耳！膽從脈出，而膽斯大。智從脈生，而智斯圓。無藥不可以安胎，無藥不可以傷胎，有何一定之方？有何一定之藥也乎？彼《本草》之注禁服，不過為初學導之先路。夫胎證，其顯者也。由胎證而推，脈清而用得其當，信石蜈蚣，無非參苓耆朮。脈溷而用失其當，參苓耆朮，無非信石蜈蚣。拘成見者，趙括讀父書而喪師，荊公用周禮而亂宋。知變化者，孔明添灶而退兵，楚王破釜而取勝。古今來，英雄成敗，止爭此一心之妙用，又何恤乎人言。

【鴆血】鴆，音震，傳說中一種毒鳥。雄的叫運口，雌的叫陰諧。喜食蛇，羽毛紫綠色。其血極毒，放在酒中能毒殺人。

【脈溷】對脈象模糊不清。

【趙括】戰國時趙將。

【荊公】即王安石。

【楚王】即西楚霸王項羽。

【恤乎人言】憂慮別人說三道四。

產後不憑脈論

百脈空虛，瘀血留滯，二語足以括盡產後諸病。其用藥也，補則足以填虛空，溫則足以散瘀滯。溫補二字，在產後極為穩當。而見之於脈，則未可以一格拘也。有遲澀者，有沉細者，有洪數者，有弦緊者。遲澀沉細，可溫可補，若洪數弦緊，顧可漫無區別，而一於溫之補之乎？抑知瘀血填塞隧道，血脈為之沸騰，虛寒之體，轉化為實熱之脈，倘憑脈以療病，則為發為泄，為汗為涼。病證百端，藥餌肆應，非不經營慘淡，竭力彌縫，乃一病未已，一病旋生，卒至溫補難施，不可救藥，豈非專憑脈者，階之厲耶？余家世傳《月科》一卷之書，得之本邑王定所。不診脈，但問證。細閱書中，實是肚腹大脹大痛者，先治之以去瘀之本（桃仁、歸尾、胡索、靈脂、乾薑、川芎、荊芥穗、酒調服）。其於證之虛寒者，固不外肉桂、乾薑（茯苓、炙草、當歸、川芎、焦白朮、肉桂、蜜黃耆、乾薑）。即證之大熱者，亦不離肉桂、乾薑。百試百驗，世無產難之婦。遠近求藥者，日踵其門。傳至於余，參究脈理，思欲突過前人。乃憑脈罔效，憑書輒效。而後知產後憑脈，其理猶淺。不憑脈，其理方深。世之家藏秘本，粗視之，了無意義，而用之多效者，大半類此。

小兒疳脈論

道人於聖學，本無所窺，而少者懷之，雅有同志。竊於疳證，三致意焉。十六歲以後，謂之「癆」。十六歲以前，謂之「疳」。其證頭皮枯澀，毛髮焦稀，腮縮鼻乾，脊聳體削，鬥牙咬甲，煩渴自汗，口鼻溺赤，肚脹潮熱，酷嗜瓜果、泥炭等物，外則肢體生瘡，是其候也。疳之綱領有五，脾、肺、心、肝、腎。至於條目，不可窮紀，姑舉其要，曰「脊疳」、曰「蛔疳」、曰「腦疳」、曰「丁奚疳」、曰「無辜疳」、曰「哺露疳」，名有百端，理惟一致，惟見證不同，不外熱、積、蟲三者而已。考古名方，有塌氣丸、龍膽湯、蘆薈丸、木香丸、胡黃連丸及各種肥兒丸。其理正，其義深，其效神，信非仙家莫傳。因方書論證支吾，雖傳其方，無人敢用。如景岳論中，其或氣血兩虛，有非大補不可，固屬門外之揣摩。即錢仲陽為小兒科中一代名醫，而以為皆因脾胃虛損，亦是老生常談，與疳證何涉？錢氏如此，其他可知。道人不惜苦口饒舌，細為分析，病源既明，則作方者之苦心，庶得以闡明於世。楊氏曰「疳者，乾也」，道人則曰「疳者，甘也」，因奉養太過，肥甘之味，鬱而為熱，蒸而生蟲，久而成積，而疳以是名焉。惟其為熱，煎熬津液，肌肉為之消削。惟其成積，肚腹脹大，飲食為之減少。惟其生蟲，吮臟腑，則偏嗜異物。蝕肢體，則瘡癢不痛，種種證候。大半得之膏粱之家，飫藜藿者，十居一二。道人雲遊以來，每見朱門子弟，反不如居茅屋者之神完氣足。總由飲食不節之故，何關乎元氣之盛衰，脾胃之強弱，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。名方中不離黃連為君者，解其煎熬之熱毒也。用蘆薈、生地、山梔、青黛、膽草、黃柏者，清其火也。用蕪荑、君子、川楝、雷丸、鶴虱、烏梅者，殺其蟲也。用莪朮、神麴、山楂、麥芽、青皮、木香者，消其積也。用乾蝦蟆、蟾酥者，以毒攻其毒也。用夜明砂、靈脂者，去瘀而生新也。有是證則有是藥，性味之寒與毒，夫復何疑。嘗見患是證者，請一目不識丁之醫，或揣之曰「莫不是疳」？將師所傳治疳之方，隧撮一帖，猶或幸中，彼原不知黃連之寒，蕪荑之毒。請一讀書明理之醫，明知是疳，開口便曰「脾胃大虧，非峻補不可。枯瘦之軀，何堪此黃連之寒，蕪荑之毒」，主人曰「穩當」。不知熱得補而益熾，積得補而益堅，蟲得補而更多，至於不救，則曰「有命」，此非讀書之過，不善讀書者之過也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其是之謂歟？然則，非攻熱、積、蟲，遂可以治疳乎？非也。五疳有所見之證，諸疳又各有所見之證，變化生心，豈可膠柱鼓瑟。不過胸有成竹，而後能畫竹。然則，治疳一於攻而全無補法乎？亦非也。經曰「大毒治病，十去五六」，相其熱退，積減，蟲安，窮寇勿追，或調脾理胃，滋腎平肝，一任醫之運用。

【考古名方】（治腹脹大塌氣丸：白豆蔻、麥芽、五靈脂、砂仁、莪朮、青皮、陳皮、君子二錢，蝦蟆三錢，米糊為丸。下蟲丸：苦楝子皮、酒浸焙，貫眾、檳榔、桃仁、木香、鶴虱、米糊為丸。木香丸：治疳痢。黃連、木香、厚朴、夜明砂，生薑水為丸。大蕪荑湯：治小兒發熱作渴，少食，大便不利，髮黃脫落。蕪荑、山梔、秦歸、白朮、雲苓、柴胡、麻黃、羌活、防風、黃連、黃柏、炙草各二錢。四味肥兒丸：治小兒食積，五疳，目生雲翳，牙齦腐爛。蕪荑、神麴、麥芽、黃連，等分為末，豬膽汁為丸，綠豆大。蘆薈肥兒丸：治熱疳。蘆薈、龍膽草、木香、人參、君子、麥芽各二錢，土鱉去頭足酥炙、檳榔、黃連各三錢，蕪荑、胡黃連一錢，豬膽汁為丸，黍米大。龍膽丸：治疳腦熱瘡。龍膽草、升麻、苦楝根皮、赤茯苓、防風、蘆薈、油髮灰、青黛、黃連、煉蜜為丸。蟾酥丸：治小兒頭頂結核，面色黃瘦，飲食不甘，腹大發熱。蟾蜍二三個，將糞蛆一杓，置桶中，以尿浸之，即將蟾蜍打死，投於蛆食，一晝夜，用布袋盛起，置急流中宿取出，瓦上焙乾為末，入麝香少許，米為丸）

【鬥牙咬甲】鬥牙，即睡中磨牙。咬甲，喜歡咬指甲。鬥牙、咬甲，均是疳積的臨床症狀，也是有蛔蟲等腸道寄生蟲的表現。

【脊疳】病名，出自《嬰童百問》。形容小兒疳積歸久，肌肉瘦削明顯，脊椎棘突顯露如鋸齒，拍背如鼓鳴，體形羸瘦。

【腦疳】病名，出自《嬰童百問》。疳證發病過程中，合併的頭部瘡瘍，發熱，毛髮脫落，頭皮光禿，鼻乾，唇焦，目睛無神等為特點的病症。多與小兒平素受風熱，又加乳食不調，內外合熱，上衝於頭部有關。

【丁奚疳】小兒疳疾，骨瘦如柴，其形似「丁」之證。

【無辜疳】無辜，鳥名。古人對無辜疳的原因有兩種說法。一說小兒衣服晾在外面，夜間未收，被無辜鳥污染，穿了衣服後發病。一說乳母有病，傳給小兒。表現為頸部有硬結，形如彈丸，按之可以活動，軟而不痛，內有米粉樣物質等。

【哺露疳】病名，又名乳癆。哺露，指小兒乳積成疳，面黃肌瘦，筋骨顯露之證。

【飫藜藿】飫，食用的意思。藜藿，粗等的飯菜。飫藜藿，指窮苦之家。

【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】佛家用語。道，指修行達到一定的境界。魔，指影響修行為一切外界因素。佛家用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告誡修行者要時刻警惕外界不利因素的影響。

【窮寇勿追】本是《孫子》〈軍爭〉上所談的一種用兵之法。中醫學上引用為對一些亢盛的病邪，用峻猛之藥攻擊的時候，應當適可而止。如果攻擊太過，往往反而損傷正氣。

疑病、詐病脈論

本無病也，而疑之成病，積想成因，懸擬成象，則無病者真以為有病矣。彼疑之，我亦疑之，何以名之為醫？本無病也，而詐之為病，困頓其狀，呻吟其聲，則無病者，真以為有病矣。彼詐焉，我受其詐焉，何以名之為醫？而欲使疑者知其為疑，多方以解其疑，而疑者不疑。詐者知其為詐，直言以指其詐，而詐者不詐，亦惟決於脈，視其緩而已矣。蓋有莫解之證，必有莫解之脈，疑則必疑為莫解之證，而何以診其脈無恙也，其為疑必矣。有莫起之疴，必有莫起之脈，詐則必詐為莫起之疴，而何以診其脈如常也。其為詐必矣。杯中蛇影，掛弓即解，疑者無所施其疑。灸難分痛，見艾即愈。詐者無所用其詐，精與脈理者，又何疑詐之我欺也哉！

平人脈歇止無妨論

代脈關乎壽，結脈因乎寒，促脈因乎熱。平脈歇止，則不關乎壽與寒熱，亦自有說。蓋一呼一吸，脈來六寸，血營氣衛，息數一萬三千五百通，脈行五十度，是為一周。稍為痰氣所凝，則脈為之一止。非如代之止有常數，結促之止由遲數而得也。天地萬古不老，而有歲差之數。日月萬古長明，而有相食之時。歲差、相食，曾何損於天地日月也哉！

【一呼一吸，脈來六寸】古人認為，人一呼，脈行三寸，一吸，脈行三寸，一呼一吸為一息，脈行六寸。

純陰脈證

萬物之生，負陰而抱陽，陰陽調和，謂之「無病」。亦有生來脈旺，謂之「純陽」，名曰「壽脈」，此《脈經》所以言者。有純陽，則有純陰，此《脈經》所未言者。余弱冠時。常至一地，見二婦人，一婦二子，一婦三子，家皆饒裕。余切其脈，按之至骨，絲微欲絕，問其體，一毫無病。過十年，再至其地，二婦之子，皆入膠庠，家亦豐厚。再診其脈，依然故吾也。過十年，三至其地，一婦之子已登賢書，家更倍於昔日，診其脈，依然如初也。距今又十有餘年矣，二婦白髮齊眉，青衿滿眼，其發達更有未可料者。《脈經》注純陽為壽脈，不知純陰亦為富貴、福壽之脈。（一婦梅邑庠生謝襲周德配，孝廉公謝運躍母，鐘太孺人也）

【純陰脈】指脈搏極為沉細，有陰無陽之脈。

【負陰而抱陽】語見《老子》。老子認為宇宙萬事萬物都具有相互對立和相互依存的陰陽兩個方面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說明了陰陽兩個方面既相互對立，又相互依存，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。

【純陽】指脈來洪大滑數，有陽無陰的脈象。

【賢書】本意是舉荐賢能的名單。後世因稱鄉試考中為「登賢書」。

內外癰疽先變脈論

平人飲食仍舊，氣體如常而脈數者，多發癰疽。夫外感脈數，驟然而來，飲食為之一變。茲之脈數，何以飲食仍舊也？內傷脈數，由漸而進，氣體為之少減。茲之脈數，何以氣體如常也？其為癰疽也，明矣。發於外者，癰疽並稱，後猶可療。發於內者，但以癰論，務須先知。凡屬肺癰與胃脘諸癰，總是「熱毒蘊結」四字該之。其先，少發寒熱，漸隱隱作痛，斯時清其熱，解其毒，疏其氣（經驗方：桔梗、天冬、黃芩、葶藶子五分，秦歸、生甘草），易易耳。倘辨脈未清，視為他病，萬一肺腑能語則呼冤，實屬可憐，直待吐膿嘔血，而後知焉，則已晚矣。士君子窮理於平日，辨脈於臨時，一遇內毒，立剖當前，誠有不必為之試黃豆而驗紅點者。昔扁鵲視病，窺見臟腑之微結，留心脈學者，安見古今不相及也矣。

（癰疽一證，迄我朝《醫宗金鑒》及《證治全生》等書出，前代所不能醫者，皆能醫之，獨湧泉症，不出前代論定。千總劉蘭生，童稺知交，膠漆友也，患是證，流毒十有餘年。未發之前，卜其必發者，驗其脈數也。已發之後，斷其不死者，驗其脈緩也。費盡千金，總難全愈。游湘三年，不知亦有人能醫否，錄之以志，知己之感）

摘平脈三不治證論

天下事之信以為然者，必其理之無不然者也。然僅言其常然，而弗揭其偶然，非惟無以堅其信，或反益以滋其疑。即如定緩為平脈，是宜無病不瘳，詎知噎膈反胃外，不可治者，又有三焉。肌肉大脫，九候雖調，不可治者，一也。病到喘促，脈忽還元，不可治者，二也。全受而體無虧，全歸而脈不變，不可治者，三也。有理外之事，便有理外之理。第恐於理中之理，未能洞悉無疑，斯與理外之理，愈覺昧沒而雜。既於理外之理，弗克明辯以晰，遂於理中之理，轉至惝恍無憑。而緩為平脈之說，不幾於捃摭陳言，究無主宰乎？爰摘三條，明著於編，使知以緩為宗，滴滴歸原允矣。一經舊德（《漢書》「韋賢以詩書授，七十餘為相，少子元成復以明經，歷位至丞相」，諺曰「遺子黃金滿籯，不如一經」，沈詮期詩「一經傳舊德」，是編緩為平脈，本《內經》舊德），絲絲入扣，森然五字長城（《唐書》「秦系與劉長卿善為詩賦，權德輿曰『長卿自以為五字長城，系用偏師攻之，雖老益壯』」《丹鉛總錄》「司馬景王命虞松作表，再呈不可，意鐘會取草，為定五字，松悅服，以呈景王，景王曰『不當爾也』。松曰『鐘會也』。景王曰『如此可大用』」。沈詮期詩「五字擢英才」，用此事也。解者以五字為詩，誤矣）。

【脈忽還元】脈搏突然回復到無病時一樣。病到喘促，肺腎俱衰，真元將脫，此時脈搏突然回復到正常，乃迴光返照之象，預後不良。

【捃摭陳言】捃，音郡。捃摭，拾取，收集。陳言，陳腐的言論。捃摭陳言，拾取陳腐、過時的言論。

【五字長城】五字，五言詩，也指文章中最關鍵的字眼。長城，依靠。五字長城，以詩賦佳句或文章中的關鍵部分取勝。

死生章

醫者，所以治人之生者也。未知死，焉足以治人之生。實知死之無可救藥，則凡稍有一毫之生，自宜多方調治。欲辨死生，仍歸緩字。緩為一身之元氣，即為一身之生氣。有十分之緩，即有十分之生。有分毫之緩，即有分毫之生。聽緩之聲，繪緩之象，取緩之魂，追緩之魄，刺緩之骨，縛緩之神，而幽明異路，如在目前。彈石劈劈而又急，解索散散而無聚，問有分毫之緩乎？曰「無有也（彈石之脈，若堅硬之物擊於石上。解索之脈，猶解亂索，指下乍疏乍密）」。雀啄頓來而又住，屋漏將絕而復起，問有分毫之緩乎？曰「無有也（雀啄之脈，猶雀之啄食，連連湊指，且堅且銳，忽住忽來。屋漏之脈，良久一漏）」。蝦游冉冉而進退難尋，魚翔澄澄而遲疑掉尾，猶有分毫之緩乎？曰「無有也（脈已濡細矣，加以十一二至，滿指是脈，猶蝦之擁於水中，冉冉而進退難尋。脈已沉矣，加以兩息一至，猶魚之在水中，頭身貼然不動，而尾良久一掉）」。沸釜之脈湧如羹，一占此脈旦夕死，而緩全無餘影矣。修到神仙也無藥，世間何處覓醫生。復有絕處逢生，困頓沉沉，聲音劣劣，不患脈少而患脈多，不患脈無而患脈有。寸關雖無，尺沉而勻，病到無聊，脈猶有根，仔細栽培，立可回春。

【彈石】七怪脈之一。脈象沉弦而堅硬，有如劈劈彈石一樣的感覺，主腎臟真氣衰竭。

【解索】七怪脈之一。脈象忽疏忽密，快慢不勻，像解一堆亂索一樣，雜亂無端。是垂危時心律失常的一種脈象，主脾臟真氣衰竭。

【雀啄】七怪脈之一。像麻雀啄食一樣，連連三五啄一止，故謂之。是急數時止的垂危脈象，主肝臟真氣衰弱。

【屋漏】七怪脈之一。脈搏像雨後屋漏一樣，良久滴動一次，且間歇不等。是垂危時心搏欲停的一種脈象，主胃氣枯竭。

【蝦游】七怪脈之一。脈象隱約不定，忽然一躍而消失，如蝦在水中游動一樣，故名。是垂危時心搏欲停的一種脈象，主真氣衰竭。

【魚翔】七怪脈之一。脈象頭定尾擺，似有似無，像魚在清水中游動一樣。是垂危時心搏欲停的一種脈象，主心臟真氣衰竭。

【沸釜】七怪脈之一。脈象浮數到極點，有出無入，如鍋中的沸水一樣，滾湧無根，主肺臟真氣衰竭。

賦（以全求有眾皆生育為韻）

自呼夢覺（周君自號夢覺道人），人喚小癲（道人家前有周癲，人故以小癲別之）。荊楚鐘英（道人字荊威），士林望重。雷霆警眾（道人名學霆），郡志名傳。錄鉛汞於丹灶（《參同契》「夫鉛乃君，汞乃臣」。《志林》「龍者，汞也，精也，血也，出於腎。虎者，鉛也，氣也，力也，出於心」，庚信詩「自可尋丹灶」）。驅草木以赭鞭（《史記》「帝作蠟祭，以赭鞭鞭草木」。帝，神農也。以赭鞭鞭打草木，使萌動也。語云「神農嘗百草而知藥性」，蓋本諸此）。現身說法，彈指參禪（本《傳燈錄》，古有一指禪），成一家言之心裁（即機杼一家之意）。作作有芒（《史記》〈天官書〉「作作有芒，國其昌」），大率微詞奧旨（出蔡沈《尚書序》），分四庫書之體裁（甲乙丙丁分為四庫，藏經史子集諸書）。多多益善（漢．淮陰候韓信將兵事），不遺斷簡殘編（出《文選》）。藻思頻催（錢起詩「文人藻思催」），鬼神默為啟牖（道人撰《數脈解》，是夜更深，燈盞無油，光芒漸漸長至五六寸高，輝煌滿室，直達天明。撰《三焦辨》，是夜漏水，忽聽門外喧嚷，騎擁多人。瞬息間，一方巾秀士，站立身旁，良久方去）。薪傳不盡（《莊子》「指窮於為薪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」），倫物宜荷生全（病應手而即愈，人謂「手底生春」）。爾其九年面壁（《傳燈錄》「達摩祖師至少林寺，面壁九年，始悟而成佛」），六度行舟（江總《棲霞寺碑》「三乘謂筏，六度為舟」）。言庚庚而更卓（鄭元祜詩「兩徐識解更卓特，著書翼慎言庚庚」，原按，謂徐鉉、徐諧注許慎《說文》），思乙乙其若抽（陸士衡《文賦》）。《靈》、《素》、《難經》，釀花作蜜（蜂採花蕊，以釀之而成蜜）。《醫方》、《脈訣》，集腋成裘（《呂氏春秋》「天下無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取之眾白也」）。雖海上之奇方，無能為役（語出《左傳》）。彼醫門之捷徑，亦又何求（語本《周頌》）。折肱者三（出《左傳》），笑倩拈花之指（《傳燈錄》「世傳拈花，迦葉獨破顏微笑。世尊云『吾正法眼藏，分付於汝』」）。拍案者再（拍案稱奇，謂文章之奪目），點憑頑石之頭（梁高僧講經於虎邱寺，聚石為徒，頑石為之點頭）。蓋學不殊於半豹（《晉書》「謝靈運云『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，則文才不減班固』」），斯技無愧乎全牛（《莊子》「庖丁曰『始臣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』」李商隱「文學殊半豹，技愧全牛」）。是以仰體三無（《禮記》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」），兼包萬有。不恤傾囊，有孚盈缶（二句本《易經》）。《白蓮集》於齊己，源紹木公（《浩然齋雅談》「唐僧齊己有《白蓮集》，為《風騷旨格》」）。《紅藥傳》於謝庚，諦參金母（《西清詩話》「末僧謝庚，詩多清麗，有《紅藥詞》傳於世」。《西王母傳》「仙人得道升天，當揖金母而拜木公」）。契前三之語（《傳燈錄》「問佛法如何？住持曰『龍蛇混雜，凡聖同居』。師曰『多少』？眾翁曰『前三三，後三三』」），意在筆先（陶宗儀說郛王維畫學秘訣，凡畫山水，意在筆先）。留丈六之身（蘇軾詩「問禪不契前三語，施佛空留丈六身」），方垂《肘後》（孫思邈有《肘後方》）。慈航慧海（梁昭明太子詩「慧海渡慈航」），輪王委通慧之心（開通智慧）。寶筏迷津（李白詩「金繩開覺路，寶筏度迷津」），梵帝伸指迷之手（指引迷津。宋之問詩「果漸輪王族，緣超梵帝家」）。神針暗渡（本薛靈蕓刺繡事），錄合號以《傳燈》（《宋史》僧道原景德《傳燈錄》三十卷）。明鏡高懸（用陳良翰虛堂懸鏡事，言心眼之朗明也。六祖慧能云「明鏡亦非臺」），書林疑其覆瓿（用楊子雲語，謂是書之必傳也）。乃知鹿苑婆娑（珠林母鹿生鹿女，形極美，金仙養之。後佛母生於鹿女，因名鹿苑），雞園舞弄（《楞嚴經》「我在鹿苑及於雞園，觀如來最初成道」）。尋玉版以談元（用蘇東坡訪玉版禪師談元事。玉版禪師，筍也），設蘭盆以餞送（釋氏中元節，設盂蘭盆以追薦鬼神）。奇超白石之糧（《神仙傳》「白石先生，常煮白石為糧」），妙入黃梁之夢（呂純陽遺蘆生事，夢寤而黃梁猶未熟也）。攤寶書之玉軸（用黃山谷詩），鯨尚可騎（仙人每跨鯨魚）。吸仙露與金莖（漢武帝金莖承露，取而飲之得仙），鶴飛難控（周．王子晉，緱山乘鶴）。窗舒意蕊，僉躋壽寓福林（出《文選》）。室度心香（梁簡文帝《相國寺碑銘》「窗舒意蕊，室度心香」），那借汗牛充棟（言書籍之多，直使汗牛充棟）。種菩提之樹（神秀詩「身是菩提樹」。六祖慧能詩「菩提本無樹」），濃披美蔭以庇人（《莊子》「睹一禪方得美蔭」）。泛般若之舟（梁簡文帝倡導文泛般若之舟），大樣恩波而濟眾。彼夫騷人寄興，諸子遣懷。采漢儒之學海（《拾遺記》「何休為學海」），鬥唐室之詩牌（《雲仙雜錄》「李白游慈恩寺，僧用水松牌乞詩」）。詞瀉老莊，信是周家著述（老莊、莊周皆周人）。學宗陳邵（陳希夷先生摶，邵康節先生雍），羞同晉代恢諧（如樂廣之流）。天文地理之精，任摩挲於玉腕（摩挲，神物。玉腕，言手腕之貴也）。魚躍鳶飛之趣（此二語，詩詠之。子思引之程子，以活潑潑地贊之。朱子於書，捨書而懸之，其悟道也皆然），供吐納於肖齋（《國史補》「梁武帝造寺，令肖子雲飛白大書肖字，至今一肖字存焉。故時有肖寺、肖宮、肖齋之稱」）。鼓吹成群（孔稚圭以蛙聲當兩部鼓吹），鄙官娃之閣閣（晉惠帝問蝦蟆事。閣閣，鳴聲）。推敲得意（賈島與韓愈商量詩中推敲字，愈曰「敲字佳矣」），羨儀鳳之喈喈（鳳鳴喈喈）。絳雪元霜（《漢武帝內傳》「仙家上藥有絳雪元霜」），參觀即是慈雲法雨（《雞跖集》「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」。王維《六祖碑》「大興法雨」）。觸處孔皆，則有丹經益壽（《宋史》〈皇甫坦傳〉「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，坦曰『丹經萬卷，不如守一』」）。綠字留名（梁簡文帝大法頌綠字擒章），逢凶化吉。起死回生，字挾風霜（《西京雜記》「淮南王安著《鴻烈》二十一篇，自云『字中皆挾風霜』」）。一字媲開天之畫（伏羲作卦，一畫開天），文光日月（《魚隱叢話》「淮西功德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」）。千文喧擲地之聲（梁．周興嗣作《千字文》，孫綽作《天臺山賦》，既成以示范榮期，期曰「此賦擲地當作金石聲」），想入非非（《涅槃經》「無非想，無非非想」）。刺膏肓而病將神爽（《左傳》「二豎子避膏之下，肓之上」），作針砭而聞亦驚心（鐵針磁砭，可以治病，謂藥石也）。歡喜丸，躊躇滿志（《法苑珠林》「五百鹿車栽種種歡喜丸」）。清涼散，慘淡經營（《侯鯖錄》「劉子儀三入翰林，稱疾，不出朝，士候之云『虛熱上攻』，石中立云『只消一服清涼散』」，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，此借用。「躊躇滿志」，本《莊子》。「慘淡經營」，本杜詩）。緊惟有腳之春（唐．宋璟惠澤遍施於民，人謂為「有腳陽春」），帡幪者廣（本楊子）。是以如椽之筆（晉．王珣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，其後文思日進），濡染而成（濡毫染翰）。然則，因善病而廢書（道人世習詩書，自幼應童子試，輒冠軍，後因病搜方，遂明醫理，應延請而廢書），乃業醫以邀福（道人之病，自立新方治之，而病以全愈）。綜儒釋道淵源之教，統會禪醫（道人深悟禪機，故醫書亦號禪）。萃天地人參贊之才，胥歸化育（范文正公曰「不為良相，當為良醫」。原謂其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）。圓通頓悟（《楞嚴經》「若能於此悟圓通根」），納芥子於須彌（《維摩詰經》「以須彌山之高廣，納芥子中而不迫窄」。崑崙山，西方曰須彌山）。方便隨行（《維摩經》「摩詰以無量方便，饒益眾生」），識廬山之面目（廬山以匡廬隱居得名，故云「始識廬山真面目」）。庋手澤於高閣，私虧樝梨（《南史》「張敷，小名樝。父，小名梨。帝戲曰『樝何如梨』？答曰『梨，百果之宗，樝何敢比』。道人先世皆讀書掇科，故云）。引眾生於慧門（佛經通慧為門），共銘饘粥（《左傳》「正考父之鼎，銘曰『饘於斯，粥於斯』」）。曼倩之桃有核（馬臻詩「饑懷曼倩桃」。庚信詩「漢帝看桃核」），處處延齡（啖之延年益壽）。安期之棗如瓜（《史記》「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食巨棗如瓜」），人人果腹（《莊子》「其腹果然」）。非關剿襲（凡盜人之文章以為藍本，曰勦襲。是書，語語出自胸裁，毫無此弊），豈拘弓學箕而治學裘（《禮記》「良弓之子必學為箕，良冶之子必學為裘」）。儻事品題（一經品題，便成佳士），定屬豐年玉而荒年穀（劉義慶《世說》「庚文康為豐年玉，玉樨恭為荒年穀」）。

【作作有芒】形容光芒四射。

【藻思】指作文章的才思。

【薪傳】薪，柴也。柴雖燒盡，火種仍可流傳。比喻道術學業之師弟相傳，沒有窮盡。

【六度】佛教名詞。一譯「六到彼岸」。佛教用為「由生死此岸度人到達涅槃（寂滅）彼岸的法門」之稱。共有六類：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（即禪定）、智慧（即般若），故稱六度。

【言庚庚】庚庚，謹慎貌。言庚庚，指著書作文，言詞謹慎，言之有據。

【思乙乙】乙乙，音「軋軋」。指作文時，苦苦思索，若草木萌動受到壓抑而難出之狀。

【拈花】即「拈花微笑」。相傳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說法，大梵天王獻上金色波羅花，佛即拈花示眾，大眾不解其意，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。佛說「這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別傳法門，今付於迦葉」，因此，後世禪宗推尊迦葉為始祖。

【點憑頑石之頭】即「頑石點頭」。佛家傳說，道生法師入虎丘山，聚石為徒，講《涅槃經》，群石皆為點頭，見《蓮社高賢傳》。後用來形容，道理講得透徹，使人不得不心服。

【有孚盈缶】見《易》〈比．初六爻辭〉「有孚盈缶，終來有他，吉」。「缶」，是盛酒的瓦器。「孚」，是誠信。此卦代表相親相輔，擇善依附的意思。但相親相輔應從誠信開始，只有誠信得像甕裝滿酒一樣，就會有人前來依附，而得到意外的吉祥。

【《白蓮集》於齊己】齊己，唐詩僧，本姓胡，名得生，益陽（今屬湖南）人。有《白蓮集》十卷。另撰有詩論《風騷旨格》一卷。

【《肘後》】即《肘後方》。晉．葛洪（稚川）撰於三四一（？）年，八卷。作者摘錄其自著《玉函方》中有急救價值的單驗方和簡單灸法編成此書。現存本是經梁．陶宏景和金．楊用道二人先後整理補充過的。是一本類似急救手冊性質的著作。文中自注「孫思邈有《肘後方》」，有誤。

【輪王】印度古代神話中的國王，亦稱「轉輪聖王」。此王即位時，自天感得輪寶，威伏四方。佛教也采用其說。

【覆瓿】《漢書》〈楊雄傳〉下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，受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焉。劉歆亦嘗觀之，謂雄曰『空自苦，今學者有祿利，然尚不能明《易》，又如《玄》何？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』」，後以「覆瓿」形容著作沒有價值，只能用來覆蓋盛醬的瓦罐。

【心香】舊時謂中心虔誠，就能感通佛道，同焚香一樣。後也用指真誠的心意。

【般若之舟】般若，佛教名詞，指如實瞭解一切事物的智慧。泛般若之舟，即乘坐智慧之船。

【一字媲開天之畫】媲，比得上。伏羲畫卦，以「一」為陽，代表天。此處用以形容本書可與伏羲畫「一」開天媲美。

【有腳之春】又謂「有腳陽春」。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》〈有腳陽春〉「宋璟愛民惜物，朝野歸美，時人謂璟為有腳陽春。言所至之處，如陽春照物也」。舊時用「有腳陽春」稱頌官史行德政之辭。

【帡幪】音平萌，帳幕。在旁的稱「帡」，在上的稱「幪」。此處引申為覆蓋。

【饘粥】饘，音氈。饘粥，稠厚的粥。厚粥曰饘，稀粥曰粥。

【弓學箕而冶學裘】舊謂世傳之業。語出《禮記》〈學記〉「良冶之子，必學為裘。良弓之子，必學為箕」。良冶，善於冶鑄的人。學裘，指善冶之家，其子弟見其父兄，世業陶鑄金鐵，使之柔合，以補冶破器，皆令全好，故此子弟仍能學為袍裘，補續獸皮，片片相合，以至完全。良弓，善於制弓的人。學箕，善制弓之家，使乾角撓屈，調和成其功，故其子弟亦睹其父兄世業，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兒子往往繼承父業。

後記

是書未刻之先，夜夢一道人，談禪精奧，問其姓名，曰「吉祥順」。明日遇夢覺道人於貢院西街，行止異常，與夢中所見適合，一笠一缽外，袖中止藏《三指禪》三卷，因請而梓之。道人周姓，始悟不言周而言吉者，乃仙家隱語，省一圍也。名吉祥順者，道人本慈祥之念，順天地好生之德，以濟人也。梓成因錄數語，以志其異。